

歷史步道系列之三

能高越嶺道 人文史蹟調查報告

委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受託單位：南島文化工作室

計劃主持人：楊南郡

協同主持人：王素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歷史步道系列之三

能高越嶺道 人文史蹟調查報告

委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受託單位：南島文化工作室

計劃主持人：楊南郡

協同主持人：王素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目 錄

能高越嶺道地形與路線圖·····	1
一、 前言·····	3
二、 調查範圍與研究方法·····	7
三、 能高越嶺道的沿革·····	11
四、 能高越嶺道的族群·····	19
五、 太魯閣戰爭與霧社事件·····	35
六、 能高越嶺道現況、重要史蹟點與沿線遺址·····	51
七、 總結與建議·····	68
能高越嶺道沿革與族群動態年誌·····	76
田野調查訪問紀錄·····	117
參考文獻·····	142
能高越嶺道(1925~)與舊道(1916-1925)概念圖·····	144
台電木瓜溪發電計畫施工道路與水壩位置概念圖·····	145
圖版·····	146

能高越嶺道地形與路線圖

圖例：部落遺址* 日本駐在所遺址 ⊕ 其他 ○

大正6年能高越嶺舊道 - - - - - 大正14年能高越嶺警備道 - - - - - 登山步道 ····· 台電施工道 ————

本圖採用1957與1967聯勤1/50,000等高線圖為底圖，參考1996經建版1/25,000等高線地圖繪成



一、前言

有一條步道，通過台灣中央山脈的心臟地帶，沿途可以欣賞高山草原、花海、白木林、高山群峰橫列、雲海、檜木原始林、雲瀑、斷崖峭壁、深邃的溪谷清流、瀑布、吊橋、豐富的野生動物，以及泰雅族原住民多采多姿的編織藝術、番刀製作。只要二天一夜的行程，最高點僅為海拔 2,800 公尺，全部步程僅 27 公里，路程和緩，走起來輕鬆安全，連小學生都可以來走。

這一條步道，不僅在日治時代已經是全台灣最受歡迎的高山健行步道。光復後，也是大學社團與登山人士必走之路，甚至名揚國際，每年都有許多外籍人士慕名而來。

這一條路是能高越嶺道，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警備道路中，路況及風景最好的一條。目前台電每年都編列預算維護道路。每逢大節日，都有數以百計的登山人士湧入，如能做好相關的交通、食宿設施以及遊客人數控管，能高越嶺道不僅是提供國人最好的視野與健康的國家步道，也是爭取國外喜好大自然遊客的利器。

本人有幸在進行能高越嶺道人文史蹟調查的同時，意外發現另一條能高越嶺路線，也就是現在位於花蓮吉安鄉榕樹的「東西橫斷道路紀念碑」所紀念的「初音奇萊橫斷道路」，現在以能高越嶺舊道稱之。這是大正 6 年（1917）所開，能高越嶺道的最初路線，現在的新路線是大正 14 年（1925）改修的。

能高越嶺舊道上，大部分路段仍保持良好的規模，聯帶山警官駐在所、森中警官駐在所、朝日警官駐在所遺址上，仍有許多史蹟物，沿途所見皆是巨大的鐵杉林與檜木林。它的路線從天池到奇萊溪畔，恰可與目前的能高越嶺道，形成一個 O 型的路線。（請參考本報告所附地圖及第六次田野調查記錄）對登山界來說，這將是一個天大的消息。（目前尚未宣布）

另外，在此次調查中，也將能高越嶺道路旁被遺忘的屯原警官駐在所、富士見警官駐在所、舊尾上警官駐在所、松原警官駐在所等遺址找到，以及日治時代的武器彈藥庫、警官駐在所的炭窯等史蹟物，都將增添步道健行的歷史趣味。

本報告共分七章：第一章為前言，簡介能高越嶺道，第二章為調查範圍與調查研究方式，第三章為能高越嶺道的沿革，第四章為能高越嶺道的族群，第五章為太魯閣戰爭與霧社事件，第六章為能高越嶺道現況與史蹟點解說，第七章為總結與建議。此外並整理出能高越嶺道沿革與族群動態年誌，以及相關的歷史照片與田野調查紀錄供讀者參考。

能高越嶺道人文史蹟調查期間，得到地方人士的鼎力相助，埔里的鄧相揚先生，花蓮的金尙德先生，霧社的葉繡清女士、沈明仁校長，以及台電總管理處、東部發電處、台中供電處、南投超高壓變電所提供有關能高保線路的珍貴史料。

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埔里工作站、花蓮林管處、南華工作站協助調查工作，並獲得泰雅族原住民石恆柱、高金賢、何影順、張建忠、艾海寶、林武丁、盧詩詠、高枝文、石萬木、李正一、邱建堂、邱長治、拉拜工作室、魯畢工作室、銅蘭鐵匠店等，或口述見證，或親自帶領調查隊到史蹟地現場，使調查工作能在短短一年內獲得豐碩成果，在此敬致最深謝忱。

能高越嶺道簡介

日治時代所開的橫越中央山脈主脊的越嶺道中，能高越嶺道是一條最平易近人的步道。它的越嶺點，能高主山北鞍，雖然海拔高度達 2,802 公尺，但是地形平緩，不像其他越嶺道那樣陡峻。

大正 6 年（1917）9 月起，日人分東西兩段開通能高越嶺道，於次年 1 月完工。其中，西段由霧社起，經赫哥、櫻（春陽）、富士（廬山）、屯原、富士見、尾上（雲海）、松原、能高（天池）到海拔 3,307 公尺的州廳界（紀念標）。

東段由初音起，經銅門、瀧見、巴托蘭、曲水、万兩林、天長山、奇萊溪、朝日、森中、聯帶山到奇萊南峰東邊的州廳界紀念標。這一條路也就是目前在花蓮縣吉安鄉西寧寺路旁所見到的「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所記載的：自初音至奇萊主山道路。這是能高越嶺最初的路線，又稱能高越嶺舊道。

大正 14 年（1925），能高越嶺舊道東段大幅修改路線，越嶺點改為能高北峰（南華山）與能高主山之間的鞍部，雖然路線較長，且須架設多座吊橋，但其越嶺點比原有的越嶺點低 500 公尺，路線較平緩易行。這就是現在一般登山隊伍所知道的縣界（光被八表碑）、東能高（檜林）、奇萊、坂邊（磐石）、桐里、瀧見（龍澗）、烏帽、銅門，到初音的路線。

能高越嶺道從西端霧社算起到東端初音，道路全程共計 76.8 公里。西段沿濁水溪上游支流塔羅灣溪北岸山麓，順等高線以緩坡上升。東段翻過中央山脈主脊後，順木瓜溪北岸而東，道路開闢在陡直的峭壁上，深谷吊橋、檜木森林交錯，在日治時代是最熱門的高山健行路線，以高山草原、野花、森林、瀑布、斷崖峭壁、雄渾壯麗的景觀以及全由檜木建造的豪華警官駐在所著稱。

昭和年代曾經研議將能高越嶺道整修為台灣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車道），並且於昭和 16 年（1941）開始動工，自霧社開闢車道到屯原。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省公路局也曾經考慮，利用能高越嶺道拓寬成橫貫公路（後來因其他因素，路線改為現在的中橫），可知能高越嶺道在地形與定線上的優越。

昭和 18 年（1943），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開始興建東西聯絡線路，將台灣東部木瓜河流域，新近完工的清水、初音、銅門等水力發電廠所產出的電力，輸送到

西部來。民國 34 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才剛開始基礎工程的東西輸電線工程因而中斷。

民國 35 年 3 月，國民政府裁撤能高越嶺道上的派出所，使道路有將近 4 年乏人維修。直到民國 39 年，國民政府獲得美援經費，延續日治時代未完的工作，利用東部豐沛的水利資源發電，並將剩餘的電力，利用橫越中央山脈的高壓輸電線路，輸送到亟需用電的西部。這一組二條，促進台灣西部工業發展、提高生活品質的重要輸電線路，就是利用日治時代所修的能高越嶺道架設的。

東西向輸電線路完成後，能高越嶺道成爲現成的保線路，台電爲了維護線路，每年編有大筆預算，維護能高越嶺道的暢通，同時，各保線所都駐有工程人員，並雇工照顧工程技術人員的食宿。當時車道西端可到屯原，東端可到龍澗發電廠，步道里程爲 48 公里。非常適合作爲 2~3 天的登山健行路線。

既有暢通的道路，又有方便的食宿，民國 50 年代起，能高越嶺道健行，成爲大學生心目中的必修課程。除了走能高越嶺道，更可視隊伍體力順登能高主山、能高北峰、奇萊南峰等高山。看似危機重重的天長斷崖，更是學生津津樂道的試膽之路。

多年來，能高越嶺道作爲台電「東電西送」輸電線的保線路，以及登山健行的熱門路線，路況一直保持良好。其沿線景觀如：能高、奇萊群峰展望、高山草原、天池風光、日出雲海、檜木原始林、能高雲瀑、天長斷崖、柴田溪、奇萊溪、巴托蘭溪、龍澗瀑布、能高吊橋觀瀑、上檜林、檜奇、奇萊吊橋附近豐富的野生動物等，吸引無數登山健行者，成爲全台灣最受歡迎的越嶺道。

不僅是台灣，能高越嶺道的聲名更遠傳到國外，許多外國人都知道台灣有一條 National Scenic Trail（國家級的景觀步道）。從民國 40 年代起到 70 年代，經常可以看到外國人的隊伍，在能高越嶺道上享受亞熱帶的高山景觀。

民國 66 年起，台電開發木瓜溪水力發電計劃，興建檜溪壩、林溪壩、奇萊壩、天長壩、磐石壩、小龍澗壩、龍鳳壩等 7 個水壩，施工道路破壞古道東段的奇萊保線所前至龍澗之間的步道，使得天長斷崖只能遠觀而難於接近。

由於五甲崩山不斷崩坍，使得目前能高越嶺道的步道，只剩屯原到五甲崩山前的 27 公里。這樣短的路程，僅需中途在天池山莊過一夜，即可輕鬆走完，反而成爲適合大眾健行的國家步道。

即使能高越嶺道僅有屯原到五甲崩山西側之間保持完整，沿途的高山深谷、飛瀑流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與自然景觀，以及泰雅族原住民的文化，都讓能高越嶺道成爲中外人士心目中最佳的高山健行路線，也將成爲國家步道中最具代表性的高山步道。

二、調查範圍與研究方式

調查範圍

本計劃的調查範圍為「能高越嶺道」沿線的原住民部落、日治時代警備道路的史蹟與台灣電力公司東西向輸電線的保線路。

地理上為中央山脈中段，能高北峰（南華山）西稜，濁水溪上游支流塔羅灣溪流域與能高北峰東稜，木瓜溪流域。

歷史上為自清代、日治時代至現代，外來人口與治權對本區的影響。

族群上為泰雅族霧社群、托洛閣群、道澤群、太魯閣群、木瓜群與巴托蘭群。

行政區域為南投縣仁愛鄉與花蓮縣吉安鄉、秀林鄉。

調查方式

調查方式為文獻蒐集判讀、田野調查訪問、實地踏查，並綜合以上所得資料，作成結論與建議。

1. 文獻蒐集與判讀

有關此區域之所有歷史文獻、古地圖的研究與解讀。

*使用日治時代明治43年出版的原始地形圖與昭和年代出版的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用於了解古道與原住民部落的形成與遷移，以及警備道路的確實路線與沿線駐在所的位置。

*使用民國42-44年美國陸軍航測圖，為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圖。

*使用聯勤測繪調製的五萬分之一及二萬五千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

*使用航照圖及衛星航測圖，協助判斷遺址的位置。

*日治時代軍方、警方對「太魯閣討伐戰」與「霧社事件」始末的報告。

*使用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原住民部落人口、慣習調查資料，整理並解讀其義涵。

*整理、比較日治時代早期學者調查與收錄的泰雅族各部落的口傳史。

*日治時代「台灣山岳會報」的登山、健行記錄、官員巡視與記者的報導。

*台灣電力公司提供的東西向輸電線路興與建維修檔案文件、照片，以及木瓜溪水力發電計畫工程圖等。

*台灣省公路局民國40年間，闢建東西橫貫公路的籌建與踏勘報告。

*了解先進國家對於古道的利用及對古道上自然生態、史蹟保護的做法。

2. 田野調查訪問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春陽、廬山、馬赫坡、平靜、靜觀、清流、埔里，以及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文蘭、榕樹、重光等村落，訪問耆老、公職人員、台電員工、林班工作人員數十人，以下為重要的報導人。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永樂巷 4 鄰 25 號的 Walis Suyen (漢名張添財, 77 歲), Walis Suyen 曾為日治時代「勤勞報國青年團」成員, 3 次走過能高越, 並參與廬山至屯原的開路工程。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平和清靜巷 26 號的 Iyon Wasao (漢名石恆柱, 80 歲), Iyon Wasao 在日治時代曾擔任隘勇, 後來成為出色的獵人, 曾在能高越嶺舊道一帶活躍。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高峰巷 7 號的 Walis Pawan (漢名何影順, 74 歲), Walis Pawan 從民國 39 年進入台電工作, 參與東西向輸電線路架設工程與能高保線路(能高越嶺道)開關工作。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中興巷 9 號的 Nobuo Tadau (漢名劉進治, 66 歲), 劉先生曾為台電電塔維修工人。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 72 號的 Ruby Nabu (漢名施高瑞蘭, 66 歲), Ruby Nabu 成立「魯畢工作室」, 致力於泰雅文化編織、服飾、傳統樂器的教學與製作。
- * 訪問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仁愛國中校長沈明仁(42 歲), 沈校長致力於採集、研究泰雅族老口傳史。
- * 訪問南投縣仁愛鄉廬山部落 Tapas Bawan (漢名沈卓琇梅, 74 歲), Tapas Bawan 曾受雇搬運台電輸電塔器材, 自廬山背負至奇萊段。
- * 訪問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山農巷 49-1 號葉繡清(77 歲), 葉女士是日治時代少數住在霧社的漢人, 提供許多日治時代的珍貴照片。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人和路 79 號的 Walis Taule (漢名高金賢, 85 歲), Walis Taule 為馬列巴社人, 霧社事件發生時正參加運動會, 親眼目睹事件。
- * 訪問住在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川中島)的 Walis Dakun (漢名邱長治, 72 歲) 有關霧社事件後遷村至川中島的歷史。
- * 訪問南投縣仁愛鄉農會總幹事, 霧社鄉情報發行人邱建堂先生。
- * 訪問花蓮縣吉安鄉博愛新村, 歐菲力颱風銅門村災民 Shobai Mona (漢名鍾月英, 66 歲), Shobai Mona 是村裡有名的女獵人, 常在檜林附近打獵。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榕樹 Hato Tailon (漢名彭德勝, 69 歲), Hato Tailon 從 16 歲起擔任能高保線路開路工, 整修銅門至檜林段。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榕樹 Robiak Akan (漢名陳玉女, 73 歲), Robiak Akan 曾受雇為搬運工, 自銅門搬運器材至奇萊保線所。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榕樹 1 鄰 1 號 Wumin Pada (漢名林武丁, 66 歲), Wumin

Pada 的姊姊嫁到霧社，結婚與探親皆走能高越嶺道。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榕樹 Siro Piso (漢名盧詩詠, 68 歲), 其父曾在日治時代, 在東能高駐在所伐木製作電信線桿。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重光社區 Poli Dahan (漢名艾海寶, 90 歲), Poli Dahan 的父親是立霧溪沙卡亨社頭目, 太魯閣戰爭時率族人翻山至木瓜溪北岸定居, 成為沙卡亨社 (日人音譯為坂邊, 台電改稱為磐石)。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 Kawas Mumau (漢名張建忠, 83 歲), Kawas MuMau 年輕時參加「高砂族青年團」, 2 次行軍能高越嶺道。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 Ibai Bayen (漢名鄭鳳嬌, 82 歲, 張建忠之妻), Ibai Bayen 的祖父即是能高越嶺道上殉職的郵差 Awui Watan。
- * 訪問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銅蘭鐵匠店」Mumah Yulau (漢名許有祥, 66 歲), 有關著名的「銅門刀」的來歷、特色與製作過程。
- * 台中縣霧峰鄉甲寅村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訪問林茂山經理與楊儒溝股長。
- * 南投縣名間鄉箬下村台電南投超高壓變電所, 訪問王健良線務段長、李秀川總領班, 有關能高越嶺道西段的維修與使用實況。
- * 花蓮市自由路訪問台電東部發電處, 訪問張木生土木課長, 有關台電東西向輸電線與能高保線路初關情況。
- * 花蓮縣秀林鄉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訪問陳得均分隊長、楊文彬總領班, 有關能高越嶺道東段的維修與使用實況。

3. 能高越嶺道實地踏查

本計畫經過 8 次實地踏查, 確認所有與能高越嶺道有關的重要史蹟, 其中能高舊道路線, 以及屯原、富士見、舊尾上、松原、聯帶山、森中、朝日等駐在所遺址, 是本調查計劃踏查時首度發現。以下為主要踏查點與重要發現:

- * 日治時代「櫻台」與「櫻旅館」位置 (能高越嶺道西端起點)。
- * 霧社事件爆發地, 霧社公學校遺址 (現為台電電力電源保護中心)。
- * 霧社事件的日本殉難殉職者之墓遺址 (在霧社西南邊巴蘭社舊址)。
- * 日治時代霧ヶ岡神社遺址。
- * 日治時代「赫哥」駐在所、「櫻」駐在所遺址, 與「櫻」溫泉 (春陽溫泉)。
- * 花崗一郎、花崗二郎及家族自殺的「花崗富士山」。
- * 蘇庫吊橋遺址與雲龍橋遺跡。
- * 馬赫坡社舊址與莫那魯道故居遺址。
- * 博阿倫社舊址與霧社事件日軍砲台遺址。
- * 屯原駐在所遺址。
- * 富士見駐在所遺址。
- * 尾上駐在所 (台電雲海保線所) 檜木房舍與彈藥庫。

- * 舊尾上駐在所遺址。
- * 松原駐在所遺址與附近的石砌木炭窯遺跡。
- * 能高駐在所（台電天池保線所）遺址。（現為天池山莊）
- * 日治時代東西向郵件交換所，天池小屋遺址。
- * 能高越嶺舊道「州廳界」紀念標遺址。
- * 聯帶山駐在所遺址。
- * 能高越嶺舊道 60 公尺長浮築橋。
- * 森中駐在所遺址。
- * 朝日駐在所遺址及其附近的兩座木橋遺跡。
- * 能高鞍部，日治時代 3 座殉職者紀念碑遺跡。（碑體已被破壞，只剩碑座）
- * 能高鞍部的「光被八表、利溥民生」台電東西向輸電線路完工紀念碑。
- * 上檜林吊橋、檜奇吊橋吊橋現況。
- * 東能高駐在所（檜林保線所）檜木房舍現況。
- * 五甲崩山崩塌與台電保線路改道現況。
- * 聯帶吊橋（柴田溪吊橋）現況。
- * 見返斷崖與見返隧道現況（媲美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九曲洞景觀）。
- * 銅門駐在所、蕃童教育所遺址與銅門衛生所檜木房舍現況。
- * 「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能高越嶺舊道）與「殉職者之碑」。（三級古蹟）
- * 初英發電廠旁的西寧寺與日治時代的地藏王菩薩、不動明王兩尊神像。
- * 初音火車站遺址（能高越嶺道東端起點，現為鐵路局南華道班房）。

三、能高越嶺道沿革

口傳史時代

三百多年前，原本居住在濁水溪中上游，南投縣仁愛鄉的泰雅族原住民賽德克亞族，因為人口繁衍，土地及獵物不足養活全體族人，於是開枝散葉，向四處另尋生活天地。

其中道澤群、托洛閣群，翻越中央山脈奇萊北峰，順托博闊溪，下到立霧溪流域定居，成為太魯閣群。另一支霧社群，翻越中央山脈能高鞍部，東下木瓜溪流域定居，成為木瓜群。

原本，東、西部泰雅族原住民是親戚關係，祖先越嶺的路線也成為親戚互相往來的社路。後來因獵區的爭奪，雙方漸漸成為敵對狀況，彼此不再交通。

根據日治時代人類學者的調查：此地區原是泰雅族的居住地，中央山脈西側為泰雅族霧社群，如馬赫坡社、屯原社、博阿倫社、赫哥社等。而中央山脈東側有從內太魯閣遷來，逐走木瓜群而形成巴托蘭群的沙卡亨社、馬黑洋社、巴托蘭社、銅門蘭社等。但是，因為兩大族群互相敵對，並無部落間道路相通，以中央山脈為獵區界線，兩側均有獵路。

清治時代

清治時代，稱泰雅族原住民為「王字番」，官吏與人民畏懼凶悍的泰雅族，情願保持距離。除了在淺山地帶因開墾及伐樟熬腦，不得不與泰雅族妥協或戰鬥。對於位在埔里以東，中央山脈深處的高山泰雅族，很少接觸，也不知道山上的狀況。清代《彰化縣志》將此山區稱為「致霧社」，後來簡稱為霧社。致霧社的得名，來自於外族對當地的稱謂“Tebuo”的閩南語譯音，其原意不詳。有人說是因為此地每天下午都會起霧而得名，這是後人穿鑿附會的說法。霧社雖然名稱裡有「社」字，但是並不是指哪一個「番社」。

日治時代

明治 28 年（1895）4 月，日本在馬關條約中取得台灣的治權。5 月，日軍從鹽寮登陸，開始展開平地的掃蕩工作，花了半年時間，以武力平定各地的抗日行動（大部分是清軍殘留的官兵結合漢人鄉勇組成的）。

明治 29 年（1896）4 月，台灣總督府決定在全台「蕃界」11 處，設置撫墾署。7 月，埔里撫墾署成立，開始與泰雅族原住民接觸，這是「理蕃事業」的開始。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政策是對於原住民採取寬大、懷柔的態度。

明治 29 年（1896）7 月，日本陸軍開始展開全台灣山地的大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地形、天然資源、物產與原住民的民情、部落位置。陸軍中尉長野義虎

最先展開震驚當時各界的，清國八通關古道與關門古道的實地踏查。當他到東部時，順便觀察了當地的「木瓜蕃」和「太魯閣蕃」，這是日本人對於能高越嶺道東端泰雅族原住民最初的了解。但是，對於能高越嶺道西段濁水溪中上游，及東段木瓜溪中上游的泰雅族原住民，則因尚未深入而不了解。

深堀大尉事件

明治30年(1897)1月，日本陸軍大尉深堀安一郎一行14人，包括森林調查、地圖測繪技師、士官、日人腳伏等，在漢人通事及「蕃女」陪同下，由埔里出發，準備調查地形、森林與原住民部落分布，並研擬開鑿橫貫鐵路或公路的可行性。

他們經過霧社，進入道澤群(Tauda)與托洛閣群(Toroko)的地界後，漢人通事趁機逃走。當時，泰雅族原住民部落沒有人願意帶路。後來，Sado社的頭目總算在利誘下答應帶路。但是上山時是2月，山上積雪，Sado社眾無法忍受寒冷，不願繼續走，因此與深堀起衝突，憤而將他們全部殺光。

事後，日本總督府派人前來調查。Sado頭目詭稱：深堀一行人是自己上山而在中央山脈以東，奇萊溪上游失蹤的。但是，日方的調查人員後來卻在部落內找到探險隊員的遺物，以及四個日人的頭顱。

這是日本領有台灣後，第一個探險調查隊被殲滅的事件，震驚了台灣總督府，也深深地影響日本官方對於泰雅族的觀感。這就是後來太魯閣戰爭，日本官方未經招撫，即派大軍攻打「太魯閣蕃」和「巴托蘭蕃」的原因之一。

事後，台灣總督府爲了紀念深堀因公殉職的事蹟，將能高越嶺道天池西側的一座高山，命名爲深堀山(標高3,311M)。

第一次「五年計畫理蕃事業」

深堀事件後，又發生了好幾次日軍與泰雅族霧社群衝突的事件，泰雅族仗著人止關天險，不但讓日軍久攻不下且傷亡慘重，因此在明治31年(1898)1月，台灣總督府下令全面封鎖霧社山區。禁止日本人進入，同時也杜絕供應泰雅族原住民日常必需品。

到了明治36年(1903)12月，霧社地區的泰雅族原住民因缺乏鐵器，無法維持生計，只好向日本警方表示願意和解，希望恢復交易。

直到明治38年(1905)11月，日本警方才答應和解，並趁此機會要求泰雅族服勞役，構築自埔里伸向霧社的第一條隘勇線。

明治40年(1907)1月，有「理蕃總督」之名的佐久間左馬太，揭示「蕃地經營方針」，又稱爲第一次「五年計畫理蕃事業」。準備在全台各地，開闢10條橫貫隘勇線深入中央山脈，另外再開一條縱貫隘勇線，以連接各橫貫線，形成一個魚骨形的隘勇線系統。

在這個計畫裡，霧社將成爲通往花蓮港方向，東西橫貫隘勇線的起點，也是南北縱向隘勇線的中心點，兩條主要隘勇線在此十字交叉，同時也使霧社成爲整個地區交通網的中心。

能高越嶺道的初探與隘勇線的推進

明治 40 年（1907）1 月至 2 月，有「台灣蕃通」之稱的森丑之助，從埔里經霧社到能高主山，並從能高主山東下到花蓮。9 月，綽號「生蕃近藤」的近藤勝三郎，奉佐久間總督之命，自埔里起，採能高主山線橫越中央山脈到花蓮。這兩個人是最早穿越能高地區的日本人，也是除了泰雅族原住民之外，「外人」第一次越嶺能高。

明治 41 年（1908）5 月，台東廳新設「巴托蘭隘勇線」，由銅門起，溯木瓜溪開路 3 里 2 町（約 12 公里）。將由此繼續向霧社方向推進，這是能高越嶺道東段的前身。

另一方面，在能高越嶺道西段則是歷經無數次的「隘勇線推進」戰役，每次都動用上千兵力，大量火砲。到了明治 43 年（1910）12 月，托洛閣群頭目出面請求終止砲擊，才在次年 3 月停戰。並強制收繳 1,210 支各式槍枝，使得泰雅族原住民失去抗爭的武器，但也失去打獵維生的重要工具。此時，隘勇線已經推進到 Hogo（赫哥）社、Mahebo（馬赫坡）社地界（現在的春陽與廬山溫泉）。

此後台灣總督府安排霧社地區的泰雅族原住民代表到日本國內參觀飛機、大砲、兵工廠及日本陸軍的操練。一連舉辦四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每團 4~50 人（後來霧社抗日事件的首領莫那魯道也曾參加）。藉軍容、武器的展示，嚇阻原住民。果然，參加過觀光團的泰雅族原住民回到部落後，紛紛告誡族人說：「日本人多得像樹葉一樣數不清，我們全部子彈加起來，也沒有日本兵那麼多。」暫時維持了一段和平的日子。

太魯閣戰爭的能高越嶺舊道行軍路線

「五年理蕃計畫」中，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的「太魯閣討伐戰」登場之前，大正 2 年（1913）9 月，台灣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率領武裝探險隊，由馬赫坡社出發，登上能高主山，觀測木瓜河流域地形、繪製地形圖和部落位置圖，之後再北進到奇萊主山山頂觀測立霧河流域地形、繪製地形圖和部落位置圖。此行所走的都是「蕃路」。上山是經過安達山的獵路，下山則是走天池到屯原，也就是後來能高越嶺道的路線上方的稜線。

爲了討伐「太魯閣蕃」，台灣總督府事先鋪設埔里至眉溪的輕便鐵路，再將行軍用道路延伸到博阿倫社（後來改稱富士社，今廬山部落）。

大正 3 年（1914）5 月，「太魯閣蕃討伐戰」正式展開，日本警方兵分數路，除了從立霧溪上、下游兩邊夾攻外，因爲「太魯閣蕃」向南逃到「木瓜蕃」的地

界，日警也從木瓜溪攻擊。

能高越嶺道東部由松山隆治警視率領日本警察部隊，從銅門蘭（文蘭，當時稱為多摩南分遣所）沿著能高越嶺舊道的前身向西進軍。西部陸軍第二聯隊鈴木分隊，則從霧社經博阿倫社，沿著能高越嶺道的前身，進軍到能高天池與奇萊南峰間。再翻過中央山脈到巴托蘭社上方，在沙卡亨社發生激戰，雙方死傷慘重。之後，與自銅門蘭攻上來的松山部隊會合。東西兩個部隊所走的路線，就是後來在大正 6 年（1917）開闢的能高越嶺舊道的前身。

能高越嶺舊道的開闢

太魯閣戰爭結束後，台灣總督府開始研議正式開鑿能高越嶺警備道路。

《理蕃誌稿》說明開鑿此東、西方向越嶺路的目的如下：

「台灣總督府決定開鑿能高越嶺道路，從霧社支廳所在地的霧社起，上升至博阿倫社上方稜線，沿著稜線旁邊向東伸至奇萊南峰鞍部，由此向花蓮港廳木瓜溪上游下降，經由巴托蘭蕃占居地到木瓜溪口，全長 20 日里（約 78.5 公里）。本道路橫互於「南蕃」（布農族）與「北蕃」（泰雅族）之間，對於蕃地開發與蕃人撫綏有利。東、西部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以調動警備員從東部或從西部馳援。東部資源的開發，自古以來因為交通不便而停滯不前，本線的開鑿對於東部的開發裨益良多。」

大正 4 年（1915）先開闢自初音警戒所，到木瓜溪中游的巴托蘭警官駐在所，全長 4 里 30 町（約 16.2 公里）。

大正 6 年（1917）9 月 15 日，花蓮港廳正式開闢能高越嶺道初音駐在所到中央山脈主脊路段，全長 12 日里 14 町（48.6 公里），於大正 7 年 6 月 30 日完工（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記載為 1 月完工）。另外，台中州廳於 10 月 11 日起，開闢霧社至州廳界段，全長 8 日里 11.5 町（32.6 公里），於大正 7 年 5 月 8 日完工。東西段總長 81.2 公里，沿線設 16 個駐在所，皆為檜木建築，這就是能高越嶺舊道。

能高越嶺舊道東段路線的高度，比後來的能高越嶺道高約 200~500 公尺，所經過的溪流較少，不須架設太多鐵線橋（吊橋）是其優點。道路由警部梅澤樞率領日本職工與警察、漢人隘勇及泰雅族雇工所開，共用警備員 8,500 人工次、職工 14,000 人工次、挑夫 36,000 人工次，總工程費 42,478.78 日圓。

西段道路則與目前幾乎完全一樣。唯一的不同是，在能高警官駐在所（今天池山莊）之後，是向北經天池再往北，到中央山脈主脊聯帶山（今稱奇萊裏山）鞍部州廳界，再順其東稜下到木瓜溪北支流奇萊溪（今稱天長溪）旁。總工程費 37,327.92 日圓。

關於施工情形，《理蕃誌稿》有下列記載：

「能高越嶺道開鑿工程艱難。花蓮港方面，工程的三分之一，係在岩壁上鑿開道路，而且 11 月中，山區降雪，風雪中勞役的蕃人，很多患了凍傷，在作

業中 3 個人凍斃，因此工程進度受到影響，但是開路人員奮力趕工，才得以如期完工。」

完工後在東段道路入口不遠處（初音發電廠附近），設立「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及「殉職者之碑」，並建西寧寺，奉祀地藏王菩薩以保佑亡靈及能高越嶺舊道行人的安全。（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及殉職者之碑已被指定為三級古蹟。）此外，也在木瓜溪旁建了一個小神祠，供奉不動明王以保護道路的安定。（不動明王祠目前已被沖毀，不動明王神像則被移到西寧寺供奉。）

10 月，總督府命令相關各部、局以及相關機構、報社，聯合組成視察隊，走通剛完成的第 1 條中部橫斷道路，讓這一條貫穿南投廳與花蓮港廳的能高越嶺道路沿途情況供施政參考，並公佈給社會大眾知道。

能高越嶺舊道的巡視、行軍與郵遞

大正 7 年（1918）10 月 1 日，能高越嶺道開始郵遞業務，這是橫斷中央山脈的首次通郵。由銅門駐在所與霧社分室分別派出郵件遞送人，在巡查的護送下，徒步背負郵件至能高天池，在池畔小屋互相交換郵件後再分別返回。郵件遞送人，都是擔任警丁的泰雅族。

大正 9 年（1920），台灣軍司令官柴五郎率大批隨從霧社走能高越嶺舊道到花蓮視察。途中在中央山脈分水嶺，海拔 3,307 公尺的廳界種樹紀念。

大正 11 年（1922）5 月 3 日，台灣軍司令官福田雅太郎率大批隨從霧社走能高越嶺舊道到花蓮視察。途中在能高駐在所及朝日駐在所各宿一夜，也在廳界紀念標旁種樹紀念。

同年 10 月 25 日，花蓮港步兵分屯大隊在能高越嶺舊道行軍以展示軍威。

大正 12 年（1923）3 月 27 日，台灣軍佐藤參謀長，由花蓮走能高越嶺舊道到霧社，途中在途中在朝日駐在所及能高駐在所各宿一夜。

大正 13 年（1924）4 月 26 日，台灣軍司令官鈴木莊六巡視能高越嶺舊道及沿途的蕃社。

由於高級長官的往來巡視，能高越嶺舊道上的駐在所，規模較後來新道上的駐在所更大，且留下上百個高級清酒瓶，可知當時的陸軍大將等要員陸續前來巡視的盛況，以及當時良好的路況。

能高越嶺舊道的路線改修，開闢能高鞍部新路線

大正 14 年（1925），鑒於能高越嶺舊道所經過的聯帶山鞍部海拔太高，冬季積雪難以通行，由花蓮港廳將能高越嶺道東段，定線為向南經過海拔 2,802M 的能高主峰北鞍。大幅降低越嶺高度達 500 公尺。

另外，將原本開在較高處的路線，向下降低到後來能高越嶺道的位置（現在

的台電施工道路又恢復到能高越嶺舊道原本的高度)。將曲水、萬兩林、天長山、奇萊溪、朝日、森中、聯帶山等警官駐在所廢除，新設東能高、奇萊、坂邊、桐里等警官駐在所。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能高越嶺道。沿線道路里程如下：

霧社 2.6K 赫哥(春陽) 1.8K 櫻(春陽) 5.4K 富士(廬山) 5.3K 屯原
5.1K 尾上(雲海) 3.2K 松原 5.3K 能高(天池) 2.6K 能高鞍部 5.1K
東能高(檜林) 9.1K 奇萊 7.2K 坂邊(磐石) 4.6K 桐里 5.8K 瀧見(龍
澗) 5.3K 烏帽 4.7K 銅門 3.7K 初音 2.3K 初音火車站

總計里程 76.8 公里

之後，台灣總督府每年編列預算整修，使道路保持暢通，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大眾化的健行路線，沿途尾上、能高、東能高、奇萊、坂邊駐在所都能借住，其中尤以能高警官駐在所，近百坪的大型日式檜木房舍，被稱為「能高御殿」或「檜の御殿」，規模之大，與當時的能高郡警察課霧社分室不相上下。

霧社事件戰火延燒能高越嶺道

昭和 5 年(1930)爆發霧社事件。10 月 27 日凌晨，起義的馬赫坡社人、蘇庫社人和赫哥社人，兵分三路，循能高越嶺道，逐一襲擊越嶺道西段沿線的警官駐在所，殺死留守的警察，搶奪槍枝彈藥，並焚毀駐在所。

其中馬赫坡社勇士率先發難，於凌晨 4 點半襲擊馬赫坡駐在所及山上的造材地，然後潛入霧社分室後方山中，等候起義時機。赫哥社隊當天早上 6 點襲擊櫻駐在所、6 點半襲擊赫哥駐在所，然後與馬赫坡社主力會合，潛伏於霧社公學校附近。蘇庫社隊於 6 點襲擊博阿倫駐在所(廬山)、8 點襲擊屯原駐在所、中午 12 點襲擊尾上駐在所、下午 3 點襲擊能高駐在所。除了霧社分室與馬赫坡駐在所之外，其餘駐在所均被焚毀。

事後日警重建各駐在所，為加強山地控制，增設富士見駐在所與松原駐在所，並將尾上駐在所移到西邊約 1 公里的尾上山南稜上(即現在的雲海保線所)。只是新建的能高駐在所，雖然仍能提供食宿，卻已無當年的豪華講究，當時台灣山岳會的成員每當健行到此，都緬懷往事，不勝唏噓。

大太魯閣國立公園的兩大明星

日治時代昭和 6 年(1931)起，花蓮港廳官員和民間士紳，倡議成立的大太魯閣國立公園，包含了立霧溪與木瓜河流域，除了此地區獨特的大理石峽谷與高山溪流壯麗的景觀外，合歡越嶺道與能高越嶺道，這兩條最受歡迎的高山越嶺健行道路，是國立公園兩顆耀眼的明星。

昭和 11 年 (1922),「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候補地」正式成立,木瓜溪與能高越嶺道均涵蓋在內,東部官民熱中於景觀調查與能高越嶺道的健行活動。

由於登山健行隊伍眾多,規模較小的駐在所實在沒有能力接待。在能高越嶺道方面,警務局因此特別指定屯原、尾上、能高、東能高、坂邊等 5 個駐在所為「指定宿泊地」,這 5 個駐在所都附設有「俱樂部」(或稱為酒保),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的飲食與用品。

昭和年代曾經研議將能高越嶺道拓修為台灣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車道),並且於昭和 16 年(1941)開始動工開路到屯原。昭和 18 年(1943),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開始興建東西聯絡線路,將台灣東部木瓜溪流域,新近完工的清水、初音、銅門等水力發電廠所產出的電力,輸送到西部來。民國 34 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東西輸電工程中斷。日本警察撤離。

國民政府時代

東西向輸電線與台電保線路

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初期仍保留能高越嶺道上的各駐在所,改稱派出所,並不時巡邏、維護道路。

民國 35 年 3 月 11 日,國民政府撤除富士見、尾上、松原、能高、東能高、奇萊、坂邊、桐里、瀧見、烏帽等派出所,能高越嶺道成為荒廢狀態。

直到民國 39 年,國民政府獲得美援經費,延續日治時代未完的工作,利用東部豐沛的水力資源發電,並將剩餘的電力,利用橫越中央山脈的高壓輸電線路,輸送到亟需用電的西部。這一組二條,促進台灣西部工業發展、提高生活品質的重要輸電線路,就是利用日治時代所修的能高越嶺道架設的。

由於東西向高壓輸電線所經之地皆為高山深谷,所有器材必須以人工搬運。每一捲重達 2,000 公斤的電線,每一根長達 14 公尺、重達 1,000 公斤的注油電桿,都要靠數十個人合力搬上高山。能高越嶺道上,泰雅族原住民與客家人苦力所組成的搬運隊伍,一列列地負重緩緩前進,壯觀的場面令人佩服他們吃苦耐勞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民國 40 年 11 月,東西向輸電線第一回路完工。民國 42 年 8 月,第二回路竣工,台灣電力公司特別在能高鞍部建造紀念碑,碑上有當時的總統蔣中正題字「光被八表、利溥民生」,並有銘文述說輸電線路工程的艱辛:

……橫越三千餘公尺之中央山脈,時而懸崖絕壁攀援莫達,或崩山陷地飛走絕跡,時則暴風驟雨,時則冰封雪蓋,跋涉之艱,施工之險,不可殫述……

東西向 66KV 高壓輸電線(後來提高為 69KV),共分甲乙二線,乙線在北,共有 200 座電塔,甲線在溪流南岸,共有 130 座電塔。並將能高越嶺道當作保線路,原本的日本駐在所改為保線所,平均各保線所駐有線路維修人員 3 名,搬運工人 3 名。每週都要巡視維修線路一次。另外,每年編列 200 萬元預算,雇工負

責保線路的維護與砍草工作，使能高越嶺道保持暢通。

登山健行隊伍絡繹於途

民國 40 年代後期，台灣的高山攀登活動漸漸萌芽，能高越嶺道成爲登山隊最喜愛的路徑。不僅道路狀況良好，沿線的雲海保線所、天池保線所、檜林保線所、奇萊保線所、磐石保線所，都能提供登山者親切熱情的住宿招待。其中天池保線所更成爲攀登奇萊連峰與能高連峰的登山基地，以溫暖的榻榻米房間和熱水澡，成爲登山者最感恩難忘的高山之家。

民國 39-42 年，台電架設東西向輸電線路時，有許多美國工程師參與（輸電線架設經費爲美援），他們將能高越嶺道的美景傳佈到海外，使得能高越嶺道成爲國際知名的高山景觀健行步道。不僅在台的美軍與外商職員，經常組隊來此健行，美國大使館及後來的美國在台協會，每年固定舉辦能高越嶺健行活動時，都有數十人參加。

近年來東部用電增加，無多餘電力可輸出，東西向輸電線路改爲西電東輸。經七彩湖的大觀——鳳林線 345KV 超高壓輸電系統完工後，能高越嶺道的重要性已大爲降低。但爲了保持備用線路暢通，目前仍有少量電流輸送。能高越嶺道的維修工作也繼續保持，但天池保線所已在民國 75 年被包工因燭火不慎而燒燬。

民國 82 年，交通部觀光局指定能高越嶺道爲「國際健行越嶺道」之一，特別撥款 400 萬元，交由林務局在天池保線所遺址上重建山莊，以利登山健行者住宿。

現在的天池山莊由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埔里工作站管理，最大容客量爲 60 人，派有巡山員 2 人，於假日上山清潔管理，並收取費用每人 165 元。

民國 66 年起，台電東部發電處開始進行木瓜溪水力發電計劃，興建檜溪壩、林溪壩、奇萊壩、天長壩、磐石壩、小龍澗壩、龍鳳壩等 7 個水壩，45 公里長的施工道路破壞古道東段，奇萊保線所前至龍澗之間的步道。

目前能高越嶺道步道部分，僅存屯原到五甲崩山前的 27 公里，之後，須從台電新開的保線路便道翻過五甲崩山，再利用台電施工道路，步行或以車接駁下山。

雖然步道僅有 27 公里，但這是能高越嶺道全程的精華，沿途的高山深谷、飛瀑流泉，9 座景緻各異的吊橋，樹姿優美的鐵杉林、巨大的檜木林、色彩繽紛的高山野花群落與楓槭等落葉樹，豐富的動植物生態與自然景觀，以及泰雅族部落的生活文化藝術，都讓能高越嶺道成爲中外人士心目中最最佳的高山健行路線。

能高越嶺道從最早的「獵人小徑」，演變成「軍事道路」、「理蕃道路」、「保線路」、「登山健行路」，最後成爲國家步道中重要的「歷史步道」(Historical Trail) 與最具代表性和國際知名度的高山景觀步道 (Alpine Scenic Trail)。

四、能高越嶺道的族群

族群與來歷

根據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年)，泰雅族依其傳說的祖先起源地，可分為三大亞族，或稱為三大群：

(一) 以賓斯布干 (Pinsabukan) 為發祥地的泰雅族賽考列克亞族 (Saqolek)

泰雅語 Pinsabukan (賓斯布干)，是『岩石裂開之處』的意思，位於台中州山地 Masitobaon 社 (瑞岩) 附近，高二丈餘巨岩，裂開生出祖先。子孫繁衍後，很多人近親結婚，引起神明發怒，造成一場大洪水，住民避難於大霸尖山 Papak-waqa (Papak，雙耳的意思 waqa，裂開的意思)，他們將近親結婚者投入洪流中，因此洪水消退，以後部分族人從大霸尖山返回 Pinsabukan，其餘的人則越過卑亞南鞍部，分為向東與向西兩支前進。

向東前進者，在大濁水溪及蘭陽河流域定居，成為台北州蘇澳郡南澳群 (Kalaisan) 及羅東郡溪頭群 (Manebo) 的祖先。

向西前進者，在新竹州大溪郡大料崁河流域定居，成為卡奧灣群 (Gaogan) 美里巴群 (Malipa)、馬卡那吉群 (Makanaji，又稱基納吉群 Kinaji) 與馬里闊灣群 (Marqoan) 的祖先。之後，再繼續西進，翻過霞喀羅大山北稜，進入竹東上坪溪 (頭前溪主要支流) 流域，成為霞喀羅群 (Syakaro)、上坪後山群的祖先。

他們在服飾色彩方面，喜歡紅色，織布時夾織的紅線較粗。

臉上的刺青，男子在額頭上刺一條縱向粗線，女子的紋面，從唇間刺向耳際，線條是向上彎曲成 U 字形的。

(二) 以大霸尖山為發祥地的泰雅族澤教利亞族 (Tsaole)

他們並未把賓斯布干當作發源地，而宣稱祖先是直接由大霸尖山山頂巨石裂開所生。他們是定居於新竹州汶水溪旁的汶水群 (Marerax)、上坪溪下游的加拉排群 (Makarapai，又稱上坪前山群)、大安溪流域的北勢群 (Mapanox)。

他們在服飾色彩方面，比前述賓斯布干群更喜歡紅色，織布時夾織紅線的情況更顯著。

女子紋面的樣式與賓斯布干群類似。

(三) 以白石山為發祥地的泰雅族賽德克亞族 (Sedeq)

他們宣稱祖先是從中央山脈主脊，萬大北溪 (Karali) 源頭白石山上的一株叫做 Posho-Kafuni (「原木」之意) 大樹的枝椏間出生的一對男女。後來，紅嘴鳥 Pucha 為他們帶來火種，使他們生活無虞而漸漸繁衍子孫。

子孫繁衍成群後，一部分翻越中央山脈到東部木瓜溪流域，一部分向西北下到塔羅灣溪旁的塔羅灣 (Tarowan) 台地居住，成為霧社群的祖社。另一部份人更往北到濁水溪上游三角峰對岸的山麓居住，成為托洛閣群 (Toroko) 與道澤群 (Tauda, 又譯塔烏查群)。之後，一部分托洛閣群翻越中央山脈奇萊北峰到立霧溪流域定居，成為太魯閣群 (Taroko, 又稱德魯固族)，而部分道澤群也翻越中央山脈南湖大山北稜，進入立霧溪支流陶塞溪流域定居，成為陶塞群 (Tausai)。

他們在服飾色彩方面，很少用到紅色，而是夾織藍、黑等顏色，其線條也較細。

臉上的刺青，男子在額頭上刺一條或二、三條縱向粗線，女子的紋面，從耳際刺向唇間，線條是直的，成 V 形，或者向下彎曲成  形。其網狀的刺青也較寬。

說起來，霧社群、托洛閣群、道澤群，以及東部木瓜群、巴托蘭群，都是同一個祖先所傳，同屬於以白石山、牡丹岩為祖先發祥地的後代，彼此有長遠的血緣關係，但是後來為了獵區的爭奪，逐漸成為敵對的狀況。到了日治時代，日本警察更利用族群的矛盾，擴大彼此的仇恨，使他們互相殘殺。

族群的特色

泰雅族是台灣高山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民族性強悍，族內成群雄割據的局面，同社部落往往分數處散居，並因此形成新的部落。所居之地為埔里至秀姑巒溪一線以北，因此在日治時代被稱為「北蕃」。因有紋面習俗，早年被稱為「王字蕃」或「有鯨蕃」。獵首之風最盛，素為外族所畏懼。

各群之間定有攻守同盟，一旦有事，同盟者崛起對抗外敵，而且具有相當濃厚的排他性。日治時代，被官方視為「最獍猛的凶蕃」，受到最密集的圍堵與討伐，族人受到的殘害也最慘烈。

頭目並非世襲，而是由能力強者自然產生，因此同社裡可能有二個以上的頭目。部族中有 Gaya (共食、共祭團體) 組織，共同行獵或共同舉行祭祀活動，Gaga 的首領就是頭目。

賽德克亞族稱為 Gaya 的共食、共獵、共祭團體，含有部落規範、禁忌、禮俗、道德等維持部落社會安定與倫理的意義。

泰雅族是父系社會，由長子繼承父親的家族地位，幼子則繼承父親的財產。採用父子連名制，本名在前，父親的名字列在後面，因此可藉由這種方式追溯到數代之前的祖先。

地理形勢、部落位置與人口分布

【霧社群】

霧社群 (Tak-Daya) 由塔羅灣台地的祖社塔羅灣社分出，起初建立巴蘭社 (Parlan)、蘇庫社 (Suk)、赫哥社 (Hogo)，後來又建立馬赫坡社 (Mahebo)、東眼社 (Tougan)、西堡社 (Shipao)，然後再建立塔卡南社 (Takanan)、卡茲克社 (Katsuk)、羅多夫社 (Rodox) 等 12 個部落，分別定居在霧社台地四周，包含現在的春陽、清境農場及廬山溫泉一帶。但是現在我們所稱的霧社 (行政中心)，當時並無部落。

霧社群因為占居的地盤環境良好，土地肥沃，日照充足，族群人口眾多，成為鄰近地區的霸主，北邊的道澤群，南邊的布農族干卓萬群，都被霧社群壓制。

由於霧社群的居住地與平地之間，有「人止關」天險，日治時代初期，日本軍警屢攻不下，傷亡慘重，使霧社群一度輕視「紅頭」(指日本人，因其帽子上飾有紅帶，霧社群稱其紅頭表示輕蔑)。

明治 31 年 (1898)，台灣總督府對霧社地區下達「封鎖令」，禁止食鹽、火柴、布匹、毛線、檜枝、火藥及其他民生用品運進霧社地區。使霧社群的生活遭受很大的不便。

明治 36 年 (1903)，在日本警察的幕後導演下，原本為泰雅族霧社群死對頭的布農族干卓萬群，主動向霧社群示好，願意提供霧社群食鹽等民生物資，以求化解兩族長久以來的仇恨，並邀約霧社群派人到濁水溪畔，兩族交界的「姊妹ヶ原」會飲立約和解。

因長期封鎖而缺乏食鹽等民生用品的霧社群聞言大喜，10 月 5 日，霧社群毫不懷疑地派出 150 名壯丁與會，這些壯丁主要是來自赫哥社、羅多夫社與巴蘭社，都是部落內的勢力者與年輕的勇士。

會飲前，泰雅人聽信布農人的說辭，解下武器放心吃喝，布農人端出鹹魚與大量的米酒，鹹魚佐酒，使長期缺鹽的泰雅人無法自制地大吃大喝。

當泰雅人醉得不醒人事時，原本埋伏在會場外的 200 名布農人突然一湧而入，舉起番刀像切西瓜一般地斬殺泰雅人，包括赫哥社頭目之子，泰雅第一勇士烏康巴望，都難逃被滅首的命運。當天僅有 20 人僥倖逃回，泰雅族霧社群菁英被殘殺 130 人，使得族群聲勢大減。日本人也趁機加緊隘勇線的推進，進一步箝制霧社群的活動。

不堪長期遭封鎖而生計困難的霧社群，不得不屈從日本警方的要脅，協助日警構築自埔里經守城大山彎向霧社的隘勇線，這一條隘勇線沿線設有監督所、分遣所，並配置山砲、野砲、臼砲、地雷、機槍與帶電鐵刺網，派武裝警察與隘勇嚴密警戒。霧社群明知一旦隘勇完成後，等於束手被縛，但因無法抗拒生計的艱困，只得幫著敵人縛綁自己的雙手。

明治 39 年 (1906) 5 月 31 日，隘勇線完工之日，也是霧社群「歸順之日」。日警在隘勇線的中央監督所，舉行「霧社蕃歸順埋石立約儀式」，將立過誓的石

頭證物，半埋於隘勇線上的一個山頭（標高 1,484M），此山後來就稱為埋石山。

明治 41 年（1908）12 月，日本警方埔里支廳在霧社設立「埔里支廳霧社分室」（所謂分室，是指警察分署），同時派遣一支以 590 名警員與 660 名腳伕組成的隘勇線推進隊，由埔里出發，溯眉溪，上稜沿著埋石山、關頭山稜線，經巴蘭社、霧社、南東眼山，到霧社東北方，現在中橫霧社支線的立鷹、三角峰，在那裡居高臨下架設砲台，瞄準下方的泰雅族托洛閣群與道澤群各部落，使霧社地區完全掌握於日警手中。

明治 42 年（1909）2 月，從埔里經由霧社伸向立鷹、三角峰的南北方向大隘勇線，全長 36.7 公里完成配置，日警將霧社地區劃為「線內蕃」，意思是日本治權可以直接掌控的地區。

明治 44 年（1911）4 月，日警選派霧社地區各社勢力者到日本觀光，向他們展示軍威與國力，希望使他們不敢與日人為敵。後來霧社事件的首領莫那魯道，也參加了這一梯次的「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

以下為明治 44 年（1911），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有關泰雅族霧社群各部落的人口調查統計資料。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1 年調查

部落	拼音	日譯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巴蘭社	Parlan	パーラン	132	210	199	409
塔卡南社	Takanan	タカナン	22	31	25	56
卡茲克社	Katsuk	カツク	39	66	83	149
布拉羅社	Bularo	ブラロー	27	65	62	127
博阿倫社*◎	Boalun	ボアルン	20	41	32	73
西堡社	Shipao	シーパオ	16	24	26	50
赫哥社*◎	Hogo	ホーゴ	62	95	112	207
羅多夫社*	Rodox	ロードフ	38	69	72	141
蘇庫社*	Suk	スック	41	75	79	154
塔羅灣社*	Tarowan	タロワン	13	16	11	27
馬赫坡社*	Mahebo	マヘボ	39	83	83	166
東眼社	Tougan	トオガン	26	52	48	100
總計			475	827	832	1,659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說明：*代表後來參加霧社抗日事件的部落。

◎代表能高越嶺道通過的部落。

霧社事件後，日警將「反抗蕃」6 個部落的殘存者，強制遷移到眉原溪旁的「川中島」（清流）定居，把部落的土地分給有功的「味方蕃」道澤群。巴蘭社雖然沒有參加抗日行動，但是後來因為日本政府要建萬大水庫，唯恐居住在水庫上方的巴蘭社因耕作破壞水土保持，於昭和 15 年（1940）將他們強制遷村到川中島的隔鄰「中原」。

霧社群抗日 6 社在事件前、後及二次事件後人口變化表

部落	事件前		事件爆發交戰結束後				第二次霧社事件後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男	女	戶數	人口	男	女
羅多夫社	57	285	35	145 (2)	66 (1)	79 (1)	29	96 (2)	47 (1)	49 (1)
赫哥社	58	269	21	63 (2)	34 (1)	29 (1)	14	39 (2)	19 (1)	20 (1)
蘇庫社	55	231	40	120	56	64	7	25	10	15
博阿倫社	48	192	39 (2)	137 (43)	71 (17)	66 (26)	18 (2)	54 (42)	34 (17)	20 (25)
塔羅灣社	8	28	5	21	9	12	10	21	8	13
馬赫坡社	54	231	27	75 (1)	43	32 (1)	22	63 (1)	35	28 (1)
總計	280	1,236	167 (2)	561 (47)	279 (19)	282 (78)	100 (2)	298 (47)	153 (29)	145 (29)

資料來源: 1. 《霧社事件の顛末》台灣總督府祕件, 1930

2. 《第二霧社事件概要》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1

說明: 1. () 內數字是抗日部落中, 和道澤群或托洛閣有親戚關係的人, 在霧社事件爆發後, 被收留於親日部落, 未受到襲擊, 也沒被送到川中島的人。
2. 抗日部落原本共有 280 戶、1,236 人, 最後只剩下被送到川中島的 98 戶、251 人。

霧社事件中 日本討伐隊死傷人數統計表

類別	陣亡	負傷
陸軍	22 人 (軍官 1, 士官 7, 兵 14)	25 人 (軍官 3, 士官 4, 兵 18)
警察	6 人 (警部 1, 巡查 5)	4 人 (警部補 1, 巡查 3)
漢人	3 人	3 人
泰雅人	37 人	8 人

資料來源: 《霧社事件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以下為 1930 年霧社事件前，霧社地區泰雅族霧社群、道澤群、托洛閣群各部落位置圖。



霧社群、道澤群、托洛閣群部落位置圖

【道澤群】

道澤群 (Tauda) 居住在霧社東北方，濁水溪北源流的東岸（現在的地名為平靜、平和、屯原），土地崎嶇瘠薄，日照不足，氣候寒冷，原本生活就很艱困。與南方的霧社群因獵區的爭奪而結仇。（霧社群經常憑恃族群強大，越區到道澤群傳統獵區打獵，且譏笑他們「赤貧如乞丐」。）

道澤群下分為 5 個部落：屯原社 (Tonbarah)、七卡社 (Tsika)、鹿沼社 (Lutsao)、布給望社 (Bugebon)、路克達雅社 (Luk-daya)。

明治 30 年 (1897) 的深堀大尉探險隊 14 人失蹤事件，與道澤群北方的托洛閣群有關聯；明治 35 年 (1902) 的人止關之役，是道澤群南方的霧社群和日軍的交戰。但是，當時日本政府理蕃當局對霧社地區泰雅族的「封鎖令」是一視同仁的，使得道澤群對霧社群的怨恨加深。

明治 42 年 (1911)，日警隘勇線推進，在立鷹與三角峰架設砲台，砲口朝向下濁水溪對岸的道澤群各部落。由於立鷹與三角峰是霧社群的地盤，道澤群不知道霧社群已遭日警壓制，根本無力反抗日方的隘勇線推進計劃，認為霧社群是故意讓日警架設砲台，使自己暴露在射程之內，對霧社群的仇恨再加深一層。

昭和 5 年 (1930) 爆發的霧社事件，是由霧社群馬赫坡社、赫哥社所發動的，當時日本警察已能掌握霧社地區各族群的動態與矛盾，於是採取「以蕃制蕃」的方式，大量提供新式武器讓道澤群追殺霧社群，後來又縱容道澤群殘殺 195 名拘留於收容所的霧社群 6 社俘虜。

事後日本官方為獎賞道澤群，將原為赫哥、羅多夫、蘇庫、塔羅灣等 4 社的土地，送給道澤群，並建立了櫻社（原赫哥社，現稱春陽）。

以下為明治 44 年 (1911)，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有關泰雅族道澤群各部落的人口調查統計資料。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道澤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1 年調查

部落	拼音	日譯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屯原社	Tonbarah	トンバラ	31	65	62	127
七卡社	Tsika	チッカー	21	50	38	88
鹿沼社	Lutsao	ルツアア	36	78	75	153
布給望社	Bugebon	ブゲボン	27	53	49	102
路克達雅社	Luk-daya	ルックダヤ	44	87	115	202
總計			159	333	339	672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說明：霧社事件後，倖存的赫哥社人被強制遷移到川中島（清流）。昭和 7 年（1932）8 月 19 日，在日警的主導下，道澤群 5 社共 105 戶，455 人，開始遷居到赫哥社舊址，成立櫻社（今稱春陽部落）。遷居行動於同年 12 月 15 日完成。

【托洛閣群】

托洛閣群 (Toroko) 居住在霧社東北方，濁水溪北源流的東岸（現在的地名為平生、靜觀。），位在道澤群分布地的北邊，海拔更高，土地崎嶇瘠薄，氣候寒冷，生活更加艱困。

托洛閣群與道澤群有血族與攻守同盟關係，族群分為 5 個部落，分別是：沙度 (Sado)、塔洛灣 (Tarowan)、布希西卡 (Busi-sika)、布希達雅 (Busi-daya)、布拉耀 (Budayau)。其中，沙度社牽涉到明治 30 年的深堀大尉探險調查隊失蹤事件，雖然沙度社頭目詭稱，深堀一行人是被中央山脈東邊的太魯閣群所殺。但是，部落裡卻出現深堀探險隊員的遺物及 4 個日人頭骨。

塔洛灣 Tarowan 社，則是東部立霧河流域太魯閣群的祖居地。(Tarowan 之意為「原鄉」、「祖居地」，托洛閣群範圍內的 Tarowan 社，與霧社群的塔羅灣社同名但不同地，為了區分，將之音譯為塔洛灣。泰雅族太魯閣群現在又稱為德魯固族。)

由於托洛閣群生活艱困，易被統治者收買，大正 3 年 (1914) 的「太魯閣戰爭」，雖然日方攻打的是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太魯閣群，托洛閣群卻願意充當先鋒，攻打自己的親戚。

昭和 5 年 (1930) 爆發的霧社事件，是由敵對的霧社群馬赫坡社、赫哥社所發動的，當時，托洛閣群與道澤群，帶著日警提供的大量新式武器追殺霧社群，砍下頭顱報功領賞。後來又隨著道澤群殘殺 195 名拘留於收容所的霧社群 6 社俘虜。

事後日本官方為獎賞托洛閣群，將原為霧社群博阿倫社與馬赫坡社的土地，送給托洛閣群，並建立了富士社（現稱廬山）。

以下為明治 44 年 (1911)，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有關泰雅族托洛閣群各部落的人口調查統計資料。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托洛閣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1 年調查

部落	拼音	日譯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沙度	Sado	サード	35	73	72	145
塔洛灣	Tarowan	タロワン	52	110	114	224
布希西卡	Busi-sika	ブッシーシカー	44	79	95	174
布希達雅	Busi-daya	ブッシーダヤ	25	52	43	95
布拉耀	Budayau	ブラヤウ	42	94	93	187
總計			198	408	417	825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說明：昭和 7 年 (1932) 8 月 19 日，托洛閣群 5 社共 78 戶，321 人，開始遷居博阿倫社舊址，成立富士社（今稱廬山部落），和廬山溫泉上方馬赫坡社舊址。遷居行動於隔年 2 月 15 日完成。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事件前後部落族群變動表

霧社事件前	霧社事件後	今 名
霧社群 赫哥社	道澤群 櫻社	春陽村 春陽部落
霧社群 博阿倫社	托洛閣群 富士社	精英村 廬山部落
霧社群 馬赫坡社	托洛閣群遷入使用	精英村 廬山溫泉
道澤群 路克達雅社	道澤群 路克達雅社	精英村 平靜部落
道澤群 鹿沼社	道澤群 鹿沼社	精英村 平和部落
道澤群	部分遷出	春陽村
托洛閣群 塔洛灣社	托洛閣群 塔洛灣社	合作村 平生部落
托洛閣群 沙度社	托洛閣群 沙度社	合作村 靜觀部落
托洛閣群	部分遷出	親愛村 松林部落 精英村 廬山部落 精英村 廬山溫泉
川中島	霧社群抗日 6 社	互助村 清流部落
中原	霧社群 巴蘭社	互助村 中原部落

【木瓜群】

木瓜群居住在中央山脈東邊，木瓜河流域中游，相傳是早年由霧社群的發祥地翻過中央山脈向東移居的。明治 44 年（1911）的調查統計資料顯示，木瓜群只有 4 個部落，人口也不多。

大正 3 年（1914），太魯閣戰爭時，原居住在立霧溪上游的內太魯閣群巴托蘭社與沙卡亨社，翻過南邊稜線到達木瓜溪中游占居，使木瓜群受到壓迫而遷移到下游。

到了大正 6 年（1917）能高越嶺舊道開鑿時，木瓜溪的木瓜群，只剩下下游的木瓜社。

能高越嶺舊道東段所經過的部落，全部都是巴托蘭群。

以下為明治 44 年（1911），以及大正 6 年（1917）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有關泰雅族木瓜群各部落的人口調查統計資料。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木瓜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1 年調查

部落	拼音	日譯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萬里勿社	Malipasi	マリバシ	7	14	11	25
長漢社	Tagahan	タガハン	26	55	38	93
沙輝記社	Sabiki	サビキ	11	22	11	33
花腦社	Barnao	バーナオ	6	8	8	16
總計			50	99	68	167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能高越嶺道泰雅族賽德克亞族木瓜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7 年調查

部落	拼音	日譯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
木瓜社	——	木瓜社	21	42	41	83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說明：大正 3 年（1914）太魯閣戰爭時，南下避難的內太魯閣群，趕走原本住在木瓜溪中游的木瓜群，使木瓜群受到壓迫而遷移到下游。

早於戰爭以前就有內太魯閣群開始南下，木瓜群被迫遷到下游及更南方的壽豐溪口、萬里橋溪口、以及馬太鞍西南側居住。

到了大正 6 年（1917）能高越嶺舊道開鑿時，木瓜溪的木瓜群，只剩下下游的木瓜社。木瓜社位於木瓜溪南岸鯉魚山西南坡。

【巴托蘭群】

巴托蘭群 (Vatoran) 是原本居住在立霧河流域的內太魯閣群，在較早年代開始南下。大正 3 年 (1914)，太魯閣戰爭中，為躲避日警的追殺，翻過居住地的南稜，到木瓜溪中游支流巴托蘭溪邊，巴托蘭山南側定居，因此被稱為巴托蘭群。

巴托蘭群共有 8 社，分別是：沙卡亨社 (Sakahen)、巴沙灣社 (Vasawan)、馬黑洋社 (Maheyan)、巴托蘭社 (Vatoran)、古魯排西社 (Qotox-Pais)、摩古莫給社 (Mak-kumuge)、摩古多用社 (Mak-doyon) 及摩古伊波社 (Mak-ibox)。

其中巴托蘭社在能高越嶺舊道開通後，設有駐在所及乙種蕃童教育所、養蠶所及農業改良所，部落昌盛，有「東部的霧社」之稱。

沙卡亨社的來歷是立霧溪南岸的沙卡亨，沙卡亨的意思是「中央」，日本人音譯為「坂邊」，設有坂邊駐在所，後來，台電將此地改名「磐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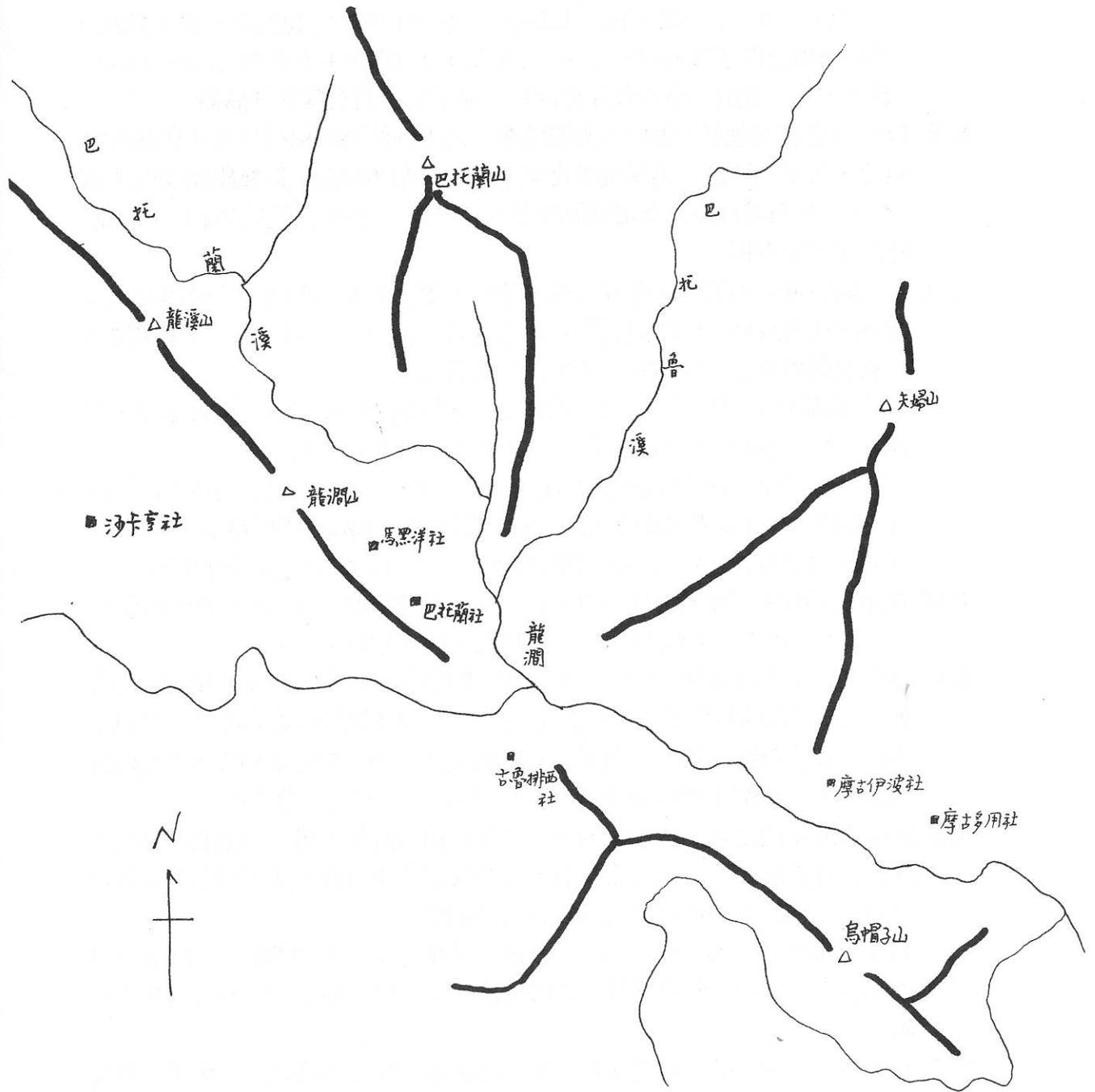
Mak 的意思是「來自」，例如 Mak-doyon，意思是來自立霧溪畔的 Doyon 社。

Qotox-Pais，Qotox 的意思是獵得頭顱，Pais 的意思是指地點，Qotox-Pais 意指當時內太魯閣群到此斬殺木瓜群，佔居其地。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巴托蘭群部落人口統計表 1917 年調查

部 落	拼 音	日 譯	戶 數	男	女	總人口
沙卡亨社	Sakahen	サカヘン	22	66	61	127
巴沙灣社	Vasawan	バサワン	12	26	29	55
馬黑洋社	Maheyan	マヘヤン	22	48	57	105
巴托蘭社	Vatoran	バトラン	26	61	70	131
古魯排西社	Qotox-Pais	コロバイシ	47	112	120	232
摩古莫給社	Mak-kumuge	モクムゲ	39	95	90	186
摩古多用社	Mak-doyon	モクドヨン	13	42	38	80
摩古伊波社	Mak-ibox	モクイボ	40	101	92	193
總 計			221	551	557	1,108

資料來源：《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年出版



木瓜溪流流域巴托蘭群部落位置圖

明治45年(1912)蕃地地形圖所標示位置

生活習俗

日人於明治後期（20世紀初期）從「蕃地探險」和「隘勇線前進」，窺知泰雅族原始型生活樣貌。

食物 以小米、玉米、芋頭爲主食，採集野菜、樹果爲副食，也從事漁撈及狩獵，取得肉類作爲營養補給，但不是與主食一起吃的。主要獵物有山鹿、山豬、猴子、羌、飛鼠。小米收成後計算一年所需，若有餘糧則釀酒。

衣著 以苧麻皮浸水泡出纖維撚成麻線織布，用不同植物的樹根染色（如薯榔染黃色、茜草染紅色、山胡桃果實染黑色。）有些婦女可以織出精美的「蕃布」，以織布的技術評斷婦女的賢愚。白天將「蕃布」披裹於身上，夜晚打開即可當作被子。

居住 依住處附近的環境，選擇以竹或木建屋，屋舍不大，但內部十分潔淨，屋簷下常掛著長串的野獸頷骨作爲裝飾以誇示英勇。行室內葬，當家中地下已無空間再埋新的屍體時，就另建一間新屋。

霧社地區的霧社群、道澤群、托洛閣群的住家，主要是半穴居式木屋，爲橫寬、單室構造，屋頂是直線型，用茅草或檜木皮修葺。

其住屋最大的特色是牆壁的做法，稱爲「積木式」。先豎立兩排木柱，再將剖開的木材堆積在木柱之間，使成爲厚重的木牆，厚度達 30-60 公分，有很好的禦寒效果。屋內四周設有木床，不僅供睡眠也當椅子使用。

火爐 在睡床與睡床之間，將高約 30 公分的三個石塊圍成三角形，半埋入地下固定，作爲炊煮食物的爐子，夜晚也用來烤火禦寒。

出草 出草的理由有許多種：1. 男子成年需出草帶回一個首級表示已晉身成人階級。2. 當部落內發生爭端無法斷定是非時，以出草的結果來判定。3. 作錯事時，以出草取回首級來謝罪。4. 部落內發生不祥事故時，以出草來驅除厄運。5. 報復敵對部落的出草行爲，而展開大規模的出草行動。

紋面 紋面是成年的記號，女子必須有被認可的織布技術，男子必須有出草的成果才有資格紋面。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紋面刺青圖樣，除了可以分辨敵我之外，也相信死後可以藉紋面的圖樣找到祖先。

霧社群與東部的木瓜群，男人在額頭上最多可能有 5 條刺青，道澤群、托洛閣群，以及東部的陶賽群、太魯閣群，男人只在額上刺一條半吋寬的粗線。

穿耳 在耳垂上打洞，並用竹管穿過，慢慢撐大至直徑 1 公分以上，男女都有穿耳的習俗，耳飾爲長約 10 公分，直徑約 1 公分的雕飾竹管。

從表面上看來，族人過著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原始生活，除了食鹽、鐵器、火柴需自外地輸入，其餘生活必需品皆能自行生產。男人行獵之時，同時找尋新獵場與新耕地，女人負責育兒、耕作、採集與織布，儼然世外桃源的理想世界。

然而現實生活是嚴酷的。山地最大的威脅來自大自然的威猛，族人經常遭受

天災、飢饉、疫癘所帶來的困苦。而獵區與耕地的爭奪，更是敵對部落間經常發生大規模「出草」的主因。

明治 42 年（1909）起，日警的隘勇線已經深入霧社地區，並在制高點立鷹與三角峰架設砲台，將山下的霧社群、道澤群、托洛閣群各部落，置於射程之內。

明治 43 年，南投廳發動霧社討伐戰，大量砲彈射向下方的泰雅族部落，泰雅人無法抵抗砲火攻擊，只好交出 1,210 支槍以求和解。

明治 44 年（1911）起，日方已能完全控制霧社山地，將霧社地區劃為「線內」，設置全台灣第一所蕃人公學校、養蠶指導所、農業改良所、公園、神社、旅館等，並教導原住民從事經濟作物生產，儼然成為蕃地經營成功的樣板。

經濟活動

根據昭和 12 年（1937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發行的《高砂族調查書》生活篇與進化篇，得知日治時代後期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的經濟生活如下：

農作物：小米、陸稻、甘藷、芋頭、玉米、花生、豆類、蔬菜

經濟作物：蓮草、苧麻、泡桐、草花木、桑樹、柑橘、桂竹

採集物：魚藤、木耳、草花木、鹿茸、鹿鞭、黃藤

獵物：山羊、山鹿、山豬、猴子、山羌、鳥類、山貓、黑熊、石虎

養殖：蠶、牛、羊

加工：藤器編製、苧麻蕃布

輸出：蕃布、蓮草、魚藤、木耳、苧麻、花草木、蠶繭、鹿茸、鹿鞭、猴骨

輸入：酒、鹽、鹹魚、火柴、蕃刀、鉛（製造打獵用的散彈）、平地衣服、豬、毛線、棉線、煤油（點燈用）

日治時代後期，日本政府特別加強「高砂族授產」，除了開鑿水圳，以利水田耕種外，並設置「養蠶指導所」、「農業指導所」，所有駐在所人員，必須兼任農業指導員（特別至琉球招募農人來台任職於駐在所），此外，南投廳所屬的各駐在所及「蕃童教育所」，都要示範栽培新農作物，並定期舉辦農產品「品評會」。

台灣光復初期，原住民從事段木香菇、溫帶水果（蘋果、梨、水蜜桃）及高山蔬菜（高麗菜、蘿蔔）的栽植。

近年來大量平地人進入霧社地區，與原住民合作種植高價溫帶水果（水蜜桃、日本甜柿、水梨）以及多種高冷蔬菜（青椒、青蒜、四季豆、高麗菜、蘿蔔）、香菇、高山茶、高級花卉（蘭花、西洋百合、風信子、鬱金香、牡丹花）等，經濟大為改善。

此外，春陽部落特別加強泰雅族傳統工藝，成立 7 個各有特色的編織工作室，將泰雅族傳統的織布、藤編技藝，作成符合現代生活的用品，深受歡迎。另

外，東部文蘭村銅蘭鐵匠店的銅門刀，數十年來享譽岳界，登山者以擁有一把真正的銅門刀而自豪。

霧社山區除了在霧社車站附近有櫻花、水庫、莫那魯道紀念公園等名勝外，也是奧萬大賞楓、廬山溫泉、清境農場、合歡山的入口。近年來居民經營民宿、旅遊服務、販售山產等行業，經濟力比起平地毫不遜色。

四、太魯閣戰爭與霧社事件

發生在日治時代大正3年(1914)的太魯閣戰爭，以及昭和5年(1930)的霧社事件，是與能高越嶺道息息相關的兩件大事。太魯閣戰爭上萬名軍警所過之處，是後來開鑿能高越嶺舊道的路線。太魯閣戰爭也改變東部泰雅族的分布，原本住在立霧河流域上游的內太魯閣群，向南避難到木瓜河流域，使原先在此定居的木瓜群，只好讓出地盤，遷移到下游平地。

霧社事件更是震驚國際的大慘案，昭和5年10月27日，事件爆發之日，能高越嶺道西段所有的警官駐在所，全部被攻擊，留守人員被殺害、武器彈藥庫被搶奪、駐在所房舍被焚毀。而當天上午10時，在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上的大屠殺，激起日本官方強烈的報復，以近乎趕盡殺絕的方式，用猛烈的炮火及飛機投下燒夷彈、神經毒氣彈、糜爛性化學彈。

事件後，參與抗日的霧社群主要6社，老弱俘虜被強制遷離居地，而將其部落地盤，送給幫助日方的敵對部落，也使能高越嶺道西段的泰雅族族群分布，產生巨大的變化。

換句話說，因為這兩次戰爭，能高越嶺道上的族群，完全不再是100年前，世居在此地的原住民。

太魯閣戰爭

被誤解的民族

日治時代，在台灣最大的作戰計畫，投入最多人力，包含警察、軍隊、測量技術員共11,075人，以及隘勇與挑夫共12,000人的長程運補，花費最多時間打的一場戰爭，起因祇是因為誤解而已。

明治29年(1896)日本治台第二年，陸軍方面派遣了許多武裝探險調查隊，深入當時外界完全不了解的山區，進行各項資源、地形與原住民分布調查。這些由軍官組成的探險隊，沒有獲得確實的現況資料，且往往態度輕忽而粗暴，造成原住民反彈，甚至有整隊被殲滅的事件發生。其中最令統治當局震怒的是「新城事件」與「深堀大尉失蹤事件」，

兩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很近，更加深了「內太魯閣蕃是最凶惡獐猛」的印象。

新城事件

發生在花蓮立霧溪口的新城事件，又稱「結城事件」，起因是明治29年(1896)12月23日，率領名武裝探險隊員，準備由新城溯立霧溪向上游勘查的結城亨少

尉一行 20 人，受到當時居住在當地的得其黎社蕃熱誠的接待，在酒酣耳熱時，某個隊員當眾調戲泰雅少女，激怒了原住民，於是藉著酒意，在半夜將整個探險隊全部斬殺。

事後，日本官方派員來調查時，得其黎社頭目詭稱是「山上的凶蕃」——內太魯閣蕃人下山來犯案的。

深堀大尉失蹤事件

另一方面，明治 30 年（1897）1 月底，陸軍大尉深堀安一郎率領 13 個探險隊員，抵達霧社地區，請求原住民帶路往東邊中央山脈方面勘查。由於原住民認為這是日人侵犯、窺視他們地盤的舉動，無人願意帶路，幾經折衝後，托洛閣群沙度社（Sado），頭目終於答應帶路。

深堀大尉一行 14 人上山後就失去音訊。事後，日本官方派員來調查時，沙度社頭目詭稱：由於天氣寒冷，他們只帶路到半途天池附近就折回，深堀一行人，是自行向東方探險，而被中央山脈東邊「凶惡的太魯閣群」所殲滅。

雖然 3 年後，日方在沙度社內發現深堀一行人的遺物，以及 4 個日本人頭骨，推測真相應該是天氣寒冷，沙度社蕃人不願再走而與深堀大尉起衝突，憤而將他們殺光，並搶奪財物。

但是，「內太魯閣蕃是全台灣最凶惡的生蕃」這個污名，已經深深烙印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連素有「台灣蕃通」之稱的森丑之助，雖然已跑遍全台灣大部分的蕃地，也不敢貿然進入「內太魯閣蕃」地盤，進行調查訪問，更遑論一般日本人對「內太魯閣蕃」被誇大的恐懼。

其實，300 多年前，內太魯閣群自西部濁水溪上游的塔洛灣，遷移到東部立霧溪中上游一帶定居，一直與外界保持著隔絕的狀況，這樣與世無爭、自給自足、和平安定的民族，竟因為被誤解而遭受空前的大劫難。

龐大的備戰計畫

縝密的多方向測量調查

大正 2 年（1913）台灣總督府爲了「廓清太魯閣蕃地」，進入探險、測量的準備階段。

3 月，蕃務本署奉佐久間總督之命，派出 1 支合歡、奇萊探險測量隊。探險隊長是測量技師野呂寧。這支隊伍由 117 名武裝警察、5 名測量人員、46 名隘勇、100 名漢人挑夫與 64 名「蕃人」嚮導組成，南投廳和埔里支廳支援，從埔里出發，經由霧社、立鷹警戒所，以及三角峰、追分（翠峰）、櫻峰等 3 處分遣所到合歡山山頂。3 月 22 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大隊遭遇寒流吹襲，冷雨與氣溫急降，導

致一夜之間 89 人凍死，轉往奇萊探險的計劃挫敗。探險隊退回霧社與埔里。

9 月，蕃務本署再奉佐久間總督之命，同時派出 2 支探險測量隊，分別從霧社前往奇萊北峰方面與能高主山方面，由陸軍第二守備隊和南投廳支援。

合歡山、奇萊北峰隊仍以武裝警察為主力，部分陸軍軍官參加。佐久間總督也率領大島警視總長、石橋南投廳長到合歡山頂，並且在前進指揮所督導野呂技師和搜索隊的作業。290 名探險隊登上合歡山觀測後，於 10 月 3 日攻上奇萊北峰，完成地形測量與內太魯閣群部落群偵查。

能高主山隊由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指揮，探險隊由武裝警察與陸軍混合組成，於馬赫坡社完成編組後出發。陸軍第 2 守備隊荻野司令率領參謀，與探險隊一起行動。10 月 1 日登上能高主山頂，進行木瓜溪流域的觀測與製圖。之後，於 10 月 3 日登上奇萊主山測繪地形圖，最後沿能高越嶺道（仍是蕃路狀態），經馬赫坡社和霧社返回埔里。

10 月，武裝警察隊從東部探險木瓜溪巴托蘭群的意圖失敗。10 月 17 日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率領府內 1 名警部、蕃務本署測量技手財津久平、花蓮港廳蕃務課長，以及 1 名花蓮港廳警部，在木瓜溪口川中分遣所，與來到隘勇線外的巴托蘭群代表會面，日本警方請對方頭目下山談判，並准許警察人員進入巴托蘭群地盤，但是被巴托蘭群頭目拒絕。（木瓜溪中游巴托蘭群頑強抗拒日人侵入，因而日人對該地的部落分布與形勢仍不明。）

大正 3 年（1914），東部和平溪姑姑子（Gukul）方面、木瓜溪巴托蘭群方面的探險，以及攀登南湖大山，從山頂觀測立霧溪、陶塞溪的各梯次活動，業已完成。而集中於明治 43 年（1910）至大正 3 年（1914），在合歡、奇萊、能高、南湖

大山方面的地形測量相繼完成，東部山區部落分布，也大致上明瞭了。

3-4 月，總督府蕃務本署陸續發行《太魯閣方面調查事項》及《太魯閣方面氣候概要》等綜合地理形勢、蕃情分析與各梯次探險報告的書（限於部內列管流通），同時也製作、發行一套《台灣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成為總督府軍警向東部立霧溪和木瓜溪山區進軍的利器。至此，佐久間總督發動所謂「太魯閣蕃討伐戰」的態勢已就緒。

以霧社為前進基地

台灣西部霧社佔有戰略地位，已成為從西部朝向立霧溪和木瓜溪進軍的基地，也是後勤基地。東部則以花蓮為策動基地，前進部隊則部署於木瓜溪口多摩南分遣所（文蘭）和立霧溪口南岸新城。

5 月，討伐行動開始。警方事先鋪設埔里、眉溪（地名）間的輕便鐵軌、拓修眉溪至霧社「櫻台」的道路，以及從霧社鞍部北伸至櫻峰的道路（今稱合歡越嶺道，即中橫霧社支線）、從霧社伸向博阿倫社、馬赫坡社的區間道路，同時在蘇庫社（Suk）下方，架設全長 60 間（108 公尺）的大鐵線橋，給軍、警部隊

和物資輸送隊通行。

太魯閣戰爭中，71 高齡的佐久間總督親自到設於合歡山谷森林中的西部陸軍指揮所督戰。貫穿埔里、霧社、立鷹至櫻峰的隘路上，陸軍部隊與漢人輸送隊絡繹不絕。

激烈的戰事

兵分七路，東西兩面夾擊

討伐軍分為立霧溪方面討伐軍與巴托蘭方面討伐軍。西部陸軍部隊在佐久間指揮下，分為 4 路向東部立霧溪進攻，東部由武裝警察隊分成 3 路向西夾攻。木瓜溪巴托蘭方面，也一樣地分別由西部陸軍和東部警察隊從兩邊夾攻。

木瓜溪方面，東部警察部隊從多摩南分遣所，沿著能高越嶺道前身的舊道西進，西部鈴木聯隊則從霧社和博阿倫社，沿著能高越嶺道的前身（舊道）進軍。結果鈴木聯隊佔領了能高天池與奇萊南峰一帶，進而越過中央山脈到達巴托蘭社上方，與從東部銅門攻上來的松山隆治警視率領的警察部隊會合。

木瓜溪沙卡亨之役

6 月，當警察部隊準備從木瓜溪下游攻向中游的馬黑洋社（Maheyan）和沙卡亨社（Sakahen）時，鈴木聯隊派 1 名中尉帶領斥候隊到沙卡亨社附近高地，在激戰中沙卡亨社戰士 5 名被擊斃，6、7 名被擊傷，沙卡亨社屋舍被日軍放火燒毀。之後，沙卡亨社人突襲駐紮其地的日軍小隊，擊斃 2 名士兵、3 名腳伕，擊傷 1 名中尉和 9 名士兵。大高佐三郎中尉重傷後不治身亡。這 1 支日軍小隊幾乎被殲滅，世稱「沙卡亨之役」。

另外，在木瓜溪下游近河口處的摩古莫給社（Mak-kumuge）、摩古伊波社（Mak-ibox）和摩古多用社（Mak-doyon）原是來自立霧溪的族群，當警察部隊從多摩南準備要進攻時，表明不反抗的態度，避開了兵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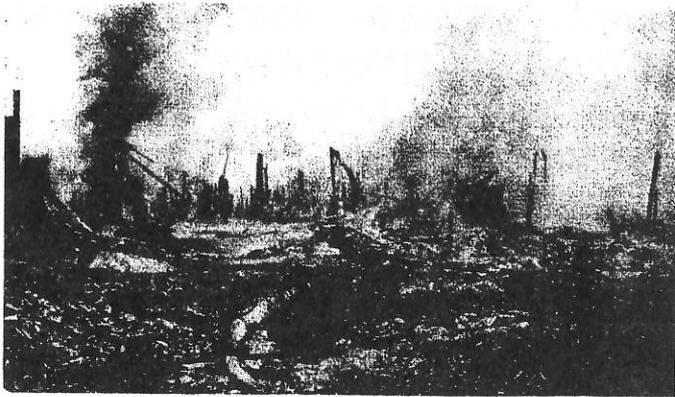
位於能高越嶺道東段木瓜溪南岸高地的古魯排西社（Qotox-pais），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當日軍從西部攻進巴托蘭地區時，鄰近部落相率避難於本社陡峻之地。（後來日方在古魯排西山設置砲台，控制能高越嶺道東段部落群。）

位於木瓜溪北岸的巴托蘭社則頑強抗戰。總頭目 Kalau Watan 率領 60 多名戰士出擊時，胸部中槍而陣亡。

西部的進軍

日軍第 1、2 聯隊和 2 個砲兵中隊共 3,180 名兵員，從霧社、博阿倫，分別沿後來的合歡越嶺道路線和能高越嶺舊道路線，向立霧溪和木瓜溪進軍，由台灣總督擔任指揮。

慘烈的「太魯閣蕃討伐戰」戰爭中所拍攝的照片



托博灣社被討伐軍放火焚燒的情景



討伐軍砲兵第二中隊的野砲準備向「敵蕃」開火



爲日軍統御的「蕃人隊」，提著西拉歐卡夫尼社「敵蕃」的首級

擔任西部戰線尖兵的泰雅族道澤群與托路閣群，應允參加所謂「蕃人隊」的原因，是從明治 30 年（1897）此兩群的人殲滅深堀大尉一行 14 人以來，一直受到日人敵視，隨時擔心日人的報復。另一方面則是此兩群一向生活艱困，只要日軍稍加利誘，即甘願參加此一屠殺自己血親的戰爭。（被討伐的東部太魯閣群與陶塞群，原由托洛閣群及道澤群分出，彼此有很深的血緣關係。）

主戰場是中央山脈屏風山、奇萊連峰以東，日軍沿立霧溪往東直下，一路砲轟、焚村，逐一殲滅沿途所經過的部落。立霧溪的沙卡亨祖社、托博闊社、開晉社、卡拉寶社、西拉歐卡尼社、古白楊社、魯翁社、西寶社、庫莫黑爾社、瓦黑爾社、陶塞社……等等部落，都受到慘烈的攻擊。

比較起來，木瓜溪流域所遭受的攻擊還少一些，部份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群於是翻越他們居住地的南稜，進入木瓜溪流域避難，並使木瓜溪的原住民族木瓜群，受到壓迫而遷離。

誇示戰果

戰爭從大正 3 年 5 月底展開，直到 8 月底才撤軍。陸軍和警察部隊總共出動 11,075 人，加上 12,000 名漢人挑伏與人數不詳的「蕃人隊」，再加上南投廳派出的「道路開鑿作業隊」數百名，所以總共 2 萬多名人員，分別從霧社、立霧溪口和木瓜溪口進出。長達 3 個月討伐戰中，太魯閣群與木瓜溪巴托蘭群英勇抵抗，日軍以 10 倍兵力鎮壓大約 2,350 名泰雅族抗軍。

統計傷亡人數，日方軍警總共陣亡 84 人，受傷 154 人，其中包括在西拉歐卡夫尼墜崖重傷的佐久間總督，另外病死 42 人。（親日原住民與漢人挑伏的傷亡沒有統計。）東部立霧溪與木瓜溪原住民族群的傷亡雖然沒有統計，相信是超乎想像的大滅絕。

佐久間總督回到台北，受到盛大的凱旋歡迎儀式，他誇耀五年理蕃計畫事業圓滿達成，從此台灣山地「普沾皇澤」，再也不會有反抗的行動，近山村落可以安心從事產業，日本人也可以放心進入山地開發各種天然資源。

霧社事件

被壓抑的英雄

一向稱雄於台灣中部高山，霧社地區的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群，在日治時代以前，清朝官府根本不敢接近他們的地盤。即使日治時代初期，陸軍、警察數度想要進攻他們的地盤，都傷亡慘重敗戰而歸。這樣一個強悍英勇的民族，竟因為受到封鎖令的制裁，缺乏食鹽、火藥等生活必需品，而遭受南方布農族在「姐妹ヶ原」設下的陷阱而使年輕精英 130 人慘死，部落聲勢大跌，最後不得不接受日人要脅，協助敵人構築壓迫自己的隘勇線。

霧社群因而長期生活在極端的苦悶中。其中，以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ao）受到的壓抑最大。

莫那魯道出生於清光緒 8 年（1882），18 歲時已經長成一個魁偉的勇士，他的身高 186 公分，站在同族人之中，有鶴立雞群的感覺，因此自然成爲眾人的領袖。他的父親，馬赫坡頭目魯道排（Rudao Pai）因此提前交棒，讓年輕的他擔任頭目。

明治 44 年（1911），30 歲的莫那魯道，在日本警方的安排下，與其他部落的頭目及勢力者，參加「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被招待前往日本國內參觀。參觀團的用意是讓這些日人眼中桀傲不馴的蕃人頭目，親眼看到日本壯盛的國力和強大的武器，心生畏懼而不敢再反抗統治者。

這一招果然收到成效，歸國的頭目們紛紛告誡族人子弟：「日本人像樹葉一樣多得數不清。」「把我們全部的子彈加起來，也沒有日本人多。」

莫那魯道也告誡族人：「日本人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一旦起義反抗，就要有必死的覺悟。」

但是日本人對於霧社群的壓迫日甚一日，莫那魯道於大正 8 年、9 年、14 年（1919、1920、1925），曾經三次秘密召集各部落頭目，商議反抗的行動，都因事跡不密而中斷。因此，在日警眼中，莫那魯道是一個必須嚴密監控的恐怖份子頭目。

不斷累積的怨恨導火線

昭和 5 年（1930）能高郡霧社分室轄區內大興土木，霧社群強制性的出役增加，威脅到正常的農耕生活。土木工程包括伊那哥（Inago）鐵線橋架設、霧社產業指導所建築、馬赫坡鐵線橋架設、櫻駐在所建築、托洛閣駐在所改築、馬赫坡駐在所修繕、埔里蕃人宿泊所建築。

7 月起開工的，包括霧社小學宿舍建築、霧社公學校宿舍建築、道澤教育所改建、伊那哥療養所建築等，加上每月 3 次出役補修道路，使族人疲於奔命，這是霧社事件爆發的導火線之一。

霧社分室刻意壓迫屢次密謀叛變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故意指定建築用材，要在馬赫坡社背後安達山那裡伐採，而且讓霧社群的人從事搬運勞動，同時故意延遲支付工資，直到事件發生前都沒有支付，這是導火線之二。

9 月 9 日總督府以總警第 404 號令，命各州廳開始「蕃地開發調查」，同時在總督府理蕃課設置蕃地調查專設機構，進行「蕃族調查」與「蕃族所有地調查」，作爲五年理蕃計劃的後續事業。目的是讓部落人集體遷往山麓地帶與山地資源的開發，完成土地的掠奪，這是導火線之三。

長期積怨引爆霧社事件

多年來積怨已久，族人再也無法忍受，莫那魯道與赫哥社等人密謀，決定於 10 月 27 日霧社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之日，集體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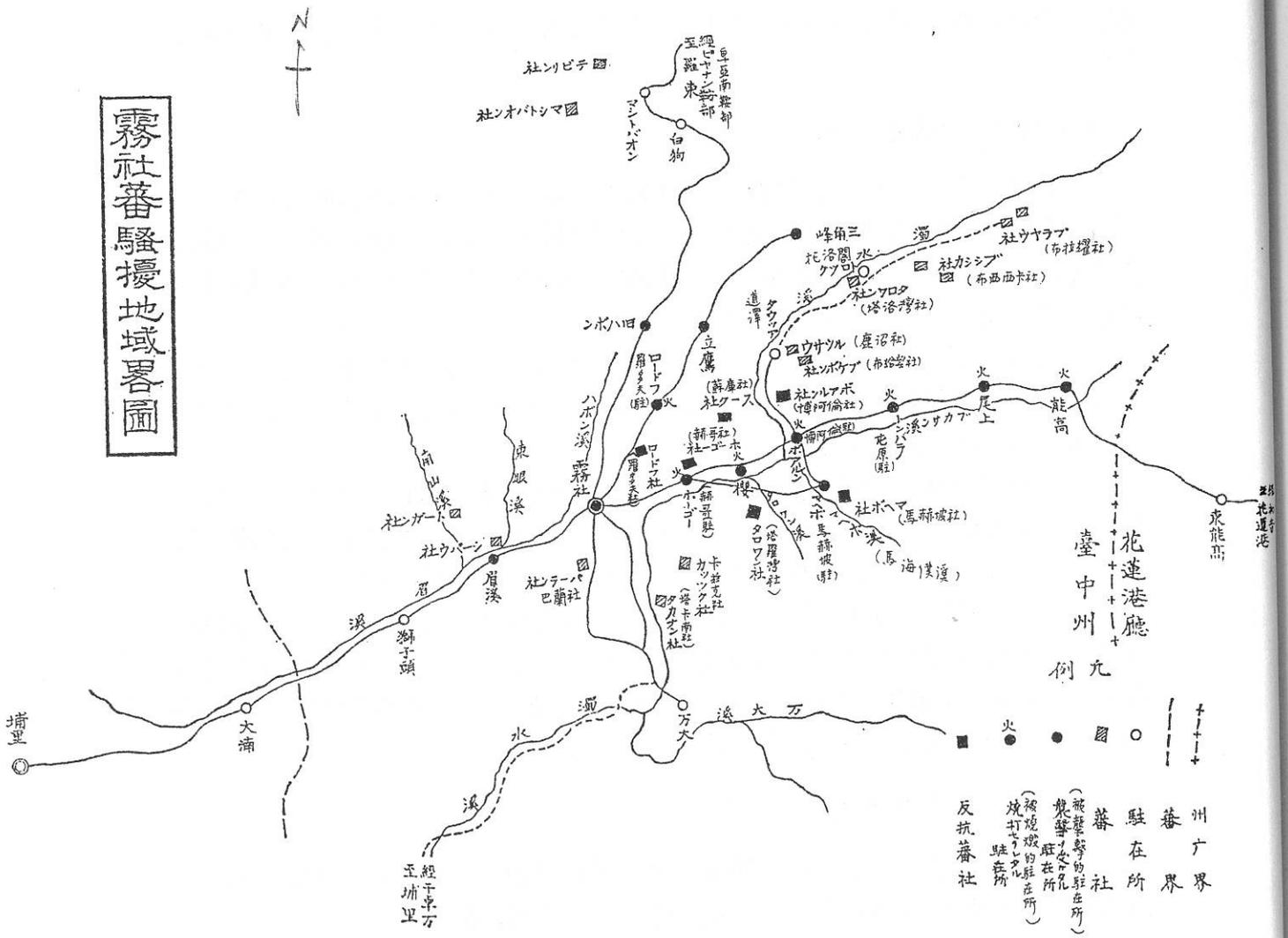
10月27日，天未亮時，莫那率先砍下馬赫坡駐在所杉浦巡查的頭，馬赫坡、博阿倫、斯庫、赫哥、塔羅灣及羅多夫的6社（均屬霧社群）同時崛起抗暴。

莫那魯道的長子率先衝上「馬赫坡造材地」，砍殺吉村巡查；次子的隊伍攻擊馬赫坡駐在所；博阿倫社的人攻擊博阿倫駐在所；斯庫社人攻擊屯原駐在所和以東尾上和能高各駐在所；塔羅灣社和馬赫坡社人攻擊櫻駐在所和赫哥駐在所，同時切斷各駐在所間的電話線，封鎖道路。

莫那魯道率領的「老年組」和次子率領的「青年組」兵分兩路，闖入霧社分室和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砍殺能高郡守小笠原敬太郎、霧社分室主任佐塚警部等日本人134人，輕、重傷者26人（另有2名漢人因穿和服，被當作日本人而誤殺）。

起義隊攻擊對象，只限於日本人和理蕃設施，重點是霧社分室和13個駐在所，奪取了村田槍等各式步槍180挺、22,859顆子彈，以及黑色炸藥24包。

以下為1930年台灣總督府祕件《霧社事件の顛末》內的「霧社蕃騷擾地域圖」



慘烈的鎮壓攻擊

事件爆發以後，政府軍調動了陸軍、砲隊、飛機支援警察隊。部隊從埔里和花蓮兩地開進霧社地方。花蓮地方步兵中隊與警察隊沿著能高越嶺道向博阿倫社攻擊。

英勇抗日的赫哥、羅多夫、博阿倫、馬赫坡各社社眾，自己焚燒部落、砍斷斯庫吊橋，以示徹底戰鬥下去的決心，各社婦女紛紛自縊，以使父兄能全心作戰。

開始鎮壓時，軍、警部隊同時投入第一線，但是實際上由陸軍主導，台灣軍司令部投入 1,320 名兵力，包括步兵 988 人，山砲兵 106 人，飛行員 38 人，憲兵 22 人。激戰之地包括：塔羅灣社南方高地、馬赫坡社，以及馬赫坡社東方安達山一帶。

11 月 5 日，馳援的日本陸軍台南大隊與馬赫坡社勇士，在馬赫坡社東南方，日軍稱為「一文字高地」的地方，展開激烈的戰鬥。當天日軍陷入苦戰，陣亡 15 人、負傷 11 人，使陣亡總數一下子升高到 18 人。

不公義的戰爭

「一文字高地」之役，使日本官方得到很大的教訓，知道叢林中的近身戰鬥，日本人絕不是泰雅人的對手。戰爭又似乎進入持久戰的態勢，日軍於是採用下面狡猾的戰術：

- (1) 開始使用糜爛性炸彈（當時軍部用暗號稱為「特殊彈」，中央研究所在廣島灣內叫大久野島的一個小離島上隱密工廠製造），用飛機投下。後來被證實是神經性和催淚性毒瓦斯彈。
- (2) 「以蕃制蕃」，徵用道澤群和托洛閣群，發給槍枝，讓他們充當前鋒，搜索並攻擊起義的霧社群。同時帶路協助軍、警作戰。日軍所謂的「味方蕃」（友軍）大約 450 人，都是霧社群的敵對部落，他們幫助日方，除了得到槍枝及民生用品外，每獵獲一個「叛蕃」的人頭，都有不同價目的賞金。
- (3) 後期戰爭中，日軍規避散兵戰與白刃戰，固守陣地，用山砲和白砲砲轟叛軍集結處。
- (4) 利用道澤群密探，探出莫那魯道的族人約 5、60 名，已退守馬赫坡岩窟，其他抗軍大約只剩 100 名戰鬥員，分布在易守難攻的據點繼續作戰。（莫那魯道已於 10 月 29 日在岩窟上方斷崖樹林中舉槍自盡，但是當時除了他的兒子外，並無人知道。莫那魯道自盡前，已將指揮反抗軍的責任交給兒子。）
- (5) 11 月 19 日，對馬赫坡岩窟正面攻擊，道澤群泰雅人 150 名在前，安達少佐的步兵一個中隊在後，砲隊從兩翼支援，攻擊岩窟一帶的抗軍。所用的砲彈，包括榴彈 200 發，山砲用「甲一彈」100 發（暗號，催淚

瓦斯彈，又稱綠彈）及「甲二彈」10發（暗號，燒夷彈）。

(6) 飛機升空，向馬海僕溪、哈汶溪投下6千張傳單，勸告叛軍立即投降。飛機也投下毒瓦斯炸彈。

(7) 警方命令莫那魯道的女兒馬洪莫那等24名馬赫坡社婦女，帶著酒食前往岩窟附近據點，勸告族人投降。

死守在那裡的莫那魯道的長子達達澳莫那與其他4名戰士，是霧社群最後的勇士，其他戰友，不是陣亡，就是受不了毒氣攻擊而跳崖或上吊自殺。達達澳莫那以決死之心喝下妹妹帶來的酒後，交代後事，叫妹妹回去。之後，最後的戰士們集體自縊於馬赫坡岩窟附近的森林，這裡的樹枝已經掛滿了一百多名先前自盡的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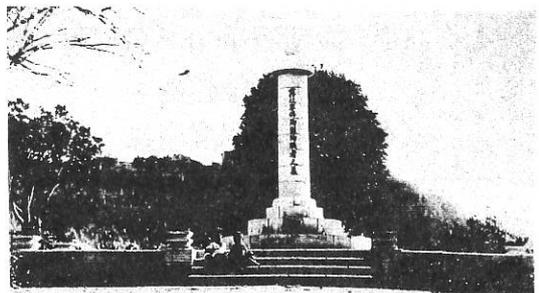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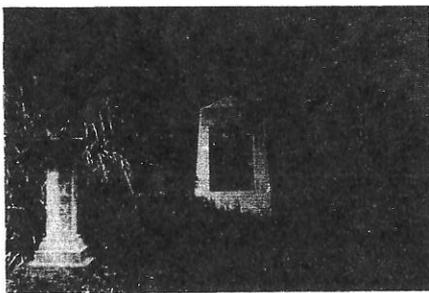
使用了各種狡猾及無人性的戰術後，腥風血雨的討伐戰終於結束。12月20日，警方在霧社「櫻台」上舉行部隊解散儀式。同時開始搜捕及勸降起義6社的殘餘部眾。

慘重的死傷

根據總督府統計，起義者陣營中的六社總人口是1,236人，交戰中陣亡者85人；被飛機炸死者137人；被砲彈炸死者34人；被日人友軍滅首者87人、自縊死亡者290人；用刀或槍自殺者6人；被燒死者1人；並亡者4人。這一場戰爭中，起義六社死難者高達644人，超過人口的一半。

陣亡者之中，包括2個頭目—赫哥社頭目Tadao Nokan和博阿倫社頭目Watan Ropai；以及博阿倫社勢力者Ino NoMin。（首領莫那魯道則是用步槍自戕。）

自縊身亡者包括花岡一郎（Dakkis Nobin），歷任霧社分室乙種巡查，事件發生時在博阿倫教育所擔任教職才4個月，當天帶兒童來霧社參加運動會；以及花岡二郎（Dakkis Nawui），當時擔任霧社分室警丁。兩人和家族共24人自盡於於春陽附近，日人稱為「小富士」的小山頭，事件後被改稱「花岡山」或「花岡富士山」。



（左）上為花岡二郎，下為花岡一郎。

（中）建於川中島（清流）的餘生之碑，紀念抗日六社的倖存者。

（右）建於霧社的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紀念死難的194個日本人。

總督府也發表已投降，或被俘的抗軍共 564 人，其中包括 3 名頭目。

能高越嶺道的戰況

10 月 27 日上午 8 點爆發事件，花蓮港方面警察救援部隊，於 28 日下午 6 點集結於銅門駐在所，然後循越嶺道往霧社方向。

部隊於 29 日下午 4 點半抵達位於天池的能高駐在所，發現駐在所已於 27 日下午 3 點半被襲擊，3 名巡查被殺，1 名負傷。至 28 日警方已獲更進一步的狀況報告：位於雲海的尾上駐在所，以及屯原、博阿倫、櫻、馬赫坡、羅多夫、立鷹、道澤及托洛閣各駐在所駐警與家族已於同一天（27 日）幾乎全部被殺害了。

賞罰功過

霧社事件震驚日本國內，輿論紛紛指責台灣總督府不當的理蕃政策與各地警察高壓的管理，是造成霧社群抗暴的主因。認為官方利用飛機大砲轟炸原住民的做法過當。（當時大家還不知道日軍違反國際法，使用各種毒氣彈與化學彈，否則反彈會更大。）同情抗日部落俘虜的人也很多，官方只好順應民意，由日本國內司法省和台灣總督府，宣佈對起義者不適用嚴厲的「匪徒刑罰令」，免除唯一死刑之罪。

昭和 6 年（1931）1 月，台灣總督石塚英藏引咎辭職，總督府總務長官、警務局長、台中州知事、總督府秘書官，全部被撤職。

事件中，日方最大的立功者，是樺澤巡查部長。他冒死帶領莫那魯道的女兒馬洪莫那等人接近岩窟規勸投降，而且找出被抗軍搶奪的一挺機槍，因此，他升任警部補，負責博阿倫監視區。

第二次霧社事件

鎮壓戰爭結束後，警方繼續查出曾參加起義但沒有被發覺者，同時將被俘的起義者監禁於「櫻」駐在所附近的「西堡收容所」與「羅多夫收容所」，準備擇地集體遷地監禁。

同時，警方爲了治安的必要，向道澤群及托洛閣群，索回戰爭中發給他們使用的槍枝。

道澤群因爲他們的總頭目 TaiMu Walis 與其他 18 個族人，在追捕「叛蕃」時中伏全部被殲滅，極欲報仇，加上不滿日本政府「保護」起義者，因此拒絕交回因爲參戰而領到的槍枝與彈藥。

4 月 24 日，台中州警務部長、能高郡警察課長前往勸告道澤群繳出武器失敗。寶藏寺課長透過道澤駐在所巡查部長小島源治，向道澤群頭目暗示，准許道澤人攻擊被俘的霧社群報仇，再歸還槍彈。

4 月 25 日凌晨，道澤群兵分 2 路，183 人衝向西堡收容所；另 53 人衝進羅多夫收容所，攻擊殘殺手無寸鐵的霧社群俘虜。514 個霧社群俘虜中，195 個男

丁被殺（另外 6 人失蹤，19 人自縊身亡），並割下其中 101 人的頭顱準備去領賞。

事後，三輪警務部長順利地從參加報復的道澤群突擊隊手中，收回 85 挺槍、2,100 顆子彈，連同談判時收繳的部分，一共回收 107 挺步槍、3,100 顆子彈，以及割下的 101 個霧社群首級。

強制遷移

此時，警方在霧社西北方山下，北港溪與眉原溪會流所夾的河階地（今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價購漢人耕地，獲得附近泰雅族眉原群的同意，將其地指定為「川中島移住地」。

5 月 6 日，參加起義的霧社群 6 社的倖存者（大部分是婦女和小孩，只剩下起義前人口的五分之一，被日警對外佯稱為保護蕃）278 名和病人、護理人員共 298 名，受到戰俘般的待遇，在一天之內，被強迫帶到陌生的平地劃地監禁。

「移住」後次日，總督府森田理蕃課長向「保護蕃」的訓詞，現在引用下來凸顯台灣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所受的不人道待遇：

1. 你們還沒獲得官方批准歸順，現在不是准許歸順的時機。
2. 要在警察指定的田地專心耕作。
3. 絕對不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
4. 要和眉原社鄰人和好相處，不得威脅附近平地人的生活。
5. 禁止狩獵。
6. 交出藏匿的武器。
7. 禁止與移住地附近的平地人接觸。

「川中島」顧名思義，就是位在河川中的孤島，對外的交通，只能靠一座吊橋。在 50 名警力監視下，278 名「保護蕃」過著幾乎是與世隔絕，被監禁的生活，寸步也不能離開形同監獄島的移住地。

警察與被監禁者人數比例是 1 比 6。總督府警務局接著把移住地改稱為「川中島社」，意味著他們要永遠放棄故鄉。

警察嚴禁他們講述與故鄉有關的話題，否則重罰甚至處死，於是故鄉 6 社的名稱瞬間消失了，對於祖先之地的記憶也在日人蠻橫、非人道的措施中，逐漸模糊。

霧社群起義部落殘餘的老弱婦孺，集體移住於川中島（清流）後，除了遭受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外，最初幾年對平地生活發生水土不服，無法適應水田耕作，而且因為水田地帶瘧疾流行，很多人因為感染瘧疾而死亡。生病、處罰，以及因思念死亡親友，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殺……等災難接連發生，似乎沒有休止。

再度清算

昭和6年(1931)5月16日，能高郡警方召集霧社群未參加起義的5社、萬大群、白狗群、托洛閣群及道澤群代表624名，於霧社舉行埋石宣誓大和解儀式。總督府警務局長、理蕃課長都應邀出席。

10月15日，被軟禁於川中島社的起義霧社人，被迫參加在埔里「能高郡役所」召開的「移住保護蕃歸順儀式」。席間，警方逮捕被密告為曾參加起義的嫌犯23名。

10月16日，未參加事件的巴蘭社，塔卡南社和卡次庫社各戶家長，被召集於霧社，參加所謂「家長會議」。席間警方逮捕被懷疑曾參加起義殺日本人的15名嫌犯。這些在川中島和霧社遭檢舉而被逮捕的38人，先後於拘禁中被處死，可說是警方餘怒未消的報復行動。

12月15日，警方又在埔里虎仔山能高神社，在眉原群立會之下舉行霧社事件關係人，包括互相敵對的川中島霧社群，與投靠日本官方，與霧社群起義者為敵的道澤群之間的「埋石宣誓和解儀式」。

分封土地

昭和7年(1932)8月。霧社群抗暴者被強制集體遷到川中島以後，官方開始將原來的部落土地分配給道澤群和托洛閣群。

1. 舊赫哥社、羅多夫社、塔羅灣社及斯庫社的全部土地，無條件交給道澤社的人，共105戶遷入接近霧社的赫哥社和櫻溫泉(春陽)。
2. 舊博阿倫社、馬赫坡社的全部土地，交給托洛閣群(以Budayau社為主)78戶遷入。總共183戶，789人遷入於「反抗蕃的土地」。
3. 原來被強制遷入伊那哥社(親愛村松林)，但事件中遷回托洛閣老家者，以及其他托洛閣群共30戶，一起遷入伊那哥社。
4. 將哈汶溪沿岸一帶的舊羅多夫社土地，交給巴蘭社使用，作為巴蘭社交出鄰近伊那哥社部分土地的補償。

以上措施的目的是：解決了道澤群與托洛閣群土地不足的問題。讓服從日本官方的兩群，佔用反抗群的土地，徹底瓦解反抗者再起的機會。宣佈這些土地為官有地，廢除各部落傳統的土地私有權。總督府把霧社周邊廣大的土地不但收歸為官有地，也改為實驗林、造林地以涵養水源。

川中島移住地也依照「川中島土地管理規則」變成官有地，官方命令移住者只能在所分配到的土地上共同耕作、共同分配收穫農作物，只准做農業生產，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以上強硬措施，是官方有計劃的將歧視為「蕃地」的原住民土地，視同「無主土地」，接著片面宣佈為「官也地」，利用不流血的手段，剝奪原住民的原始所有權，同時規定原住民在自己分配到的土地上，只能從事定耕農業，不准狩獵或從事其他行業——限制了「生業權」。

其他善後

霧社事件戰火平息後，能高郡役所重建被焚燬的各駐在所。同時，在能高越嶺道上，屯原與尾上之間，新設「富士見」駐在所，以及尾上與能高之間，新設「松原」駐在所，加強沿線的戒備。

此外，事件中從花蓮沿能高越嶺道向西進軍的警察部隊，通過奇萊溪斷崖（天長斷崖）時，隊長柴田一警部從斷崖墜落身亡；丸田榮太郎巡查則在奇萊駐在所附近攀上電信桿修護電話線時，電信桿倒下，人飛出掉入溪谷死亡。因此，總督府將木瓜溪上游的 2 條支流分別命名為柴田溪與丸田溪，並且分別在天長斷崖西側與能高鞍部立碑紀念他們。

昭和 7 年（1932）總督府在霧社西南山坡，建造「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圓柱形石碑高 4 公尺，碑下埋著殉難、殉職日本人象徵性的小部份骨灰。（此碑已於 1972 年被公路局某一工務段不明人士破壞，現在只剩基石與石階。）

另外，在霧社東方山坡建「霧ヶ岡神社」，用以保佑及撫慰這一片曾為殺戮戰場的土壤。

事件發生時，警方估計參加的 6 社，共有 180 戶、1,236 人，其中男子 629 人、女子 607 人，但事實上，參加的部落似乎更多，除了保持觀望態度的巴蘭社和道澤群、托洛閣群各社未參加外，實際參加作戰者，並非所估計的 295 人，據推測人數約 500 人。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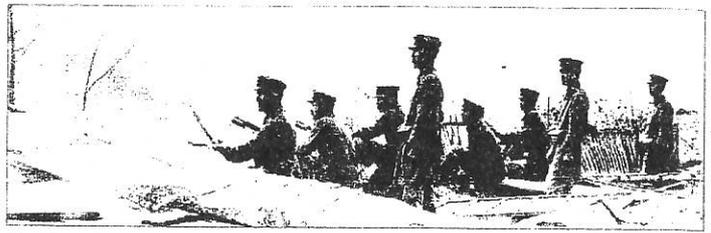
太魯閣戰爭是野心勃勃的佐久間總督片面引起的戰爭。太魯閣群一直到大正 3 年以前，仍保持著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對官方沒有做出重大的挑釁行動，卻無端地被大軍征伐。

而霧社事件，是霧社群 6 社崛起抗暴的戰爭，是族人自己引燃，遭受日人強烈報復的一場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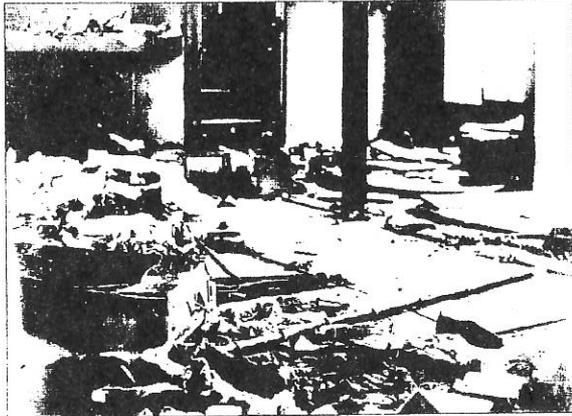
霧社事件的首領莫那魯道深知日本的國力，絕不是泰雅族霧社群小小的 6 個部落所能抗衡。他常告誡族人，一但起義抗日，必定難逃一死。因此在霧社事件爆發的第三天，10 月 29 日，就把指揮權交給兒子，自己率領女眷，自殺於馬海僕岩窟後方。

由此也可以知道，日本警察對霧社群的迫害，已經到了令人寧願一死也要反抗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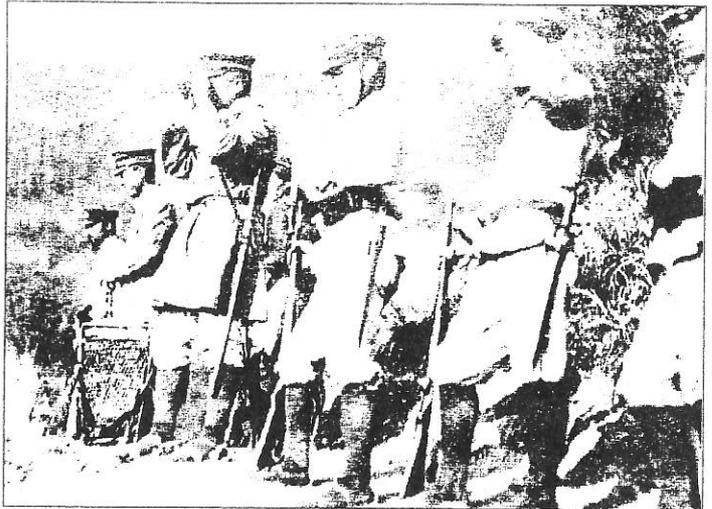
霧社事件爆發後，抗日的泰雅族義軍，意外地得到日本國內輿論的同情與支



事件爆發後，震驚了台灣以及日本，台中州廳派遣警察部隊前往霧社應援，台灣軍司令部亦在台灣總督府的請求下，派遣大量兵力往霧社集結。



從運動場逃離的日人，擠進了霧社公學校校長的宿舍，抗日勇士隨後攻入，此地計有 47 名日人被抗日勇士殺害。



「東部進出部隊」，係自花蓮港廳經能高越道路翻山越嶺而抵霧社戰區，圖為花蓮港廳警察部隊的幹部，以望遠鏡偵察戰況。



日人為了號召抗日族人棄械投降，製作了六千張招降傳單，其內容為「快快棄械來歸，回來馬赫坡社……」。此批傳單由飛機空投在抗日族人的據點。



日人的精銳武器和大量武力，皆難以讓抗日族人投降，最後以飛機投擲心戰招降傳單和「特種彈藥」，這種彈藥係實驗性之彈藥，亦曾被認為是毒瓦斯彈。圖為日人堀川醫學博士，正在解剖一位抗日族人的屍體，以檢驗其效果。

六、高越嶺道現況、重要史蹟點與沿線遺址

能高越嶺道依其開鑿的年代，可分為舊道與新道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西段，自霧社至能高駐在所（天池山莊）的路線幾乎一樣，而東段則為兩條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開鑿於大正 6 年（1917）的能高越嶺舊道，路程較短、地形較單純、架橋工程少是其優點。但是越嶺點高達 3,307 公尺，冬季積雪期時很難通過，是最大的缺點。開鑿於大正 14 年（1925）的新道，改正了這個缺點，是一直使用到現在的路線，卻因台電木瓜溪發電計畫而破壞了一半的步道。

茲將兩條道路的現況及其沿途史蹟地、重要據點的狀況分述如下。

能高越嶺道西段

【路況：霧社——屯原】

能高越嶺道西段，霧社到屯原的路段，在日治時代末期昭和 18 年（1943）時，已拓寬為車道，昔日負重從富士社（原博阿倫社，今稱廬山部落）辛苦的爬上九拐十八彎的情景已成往事。現在路面都鋪設柏油或混凝土，由於屯原舊社一帶，目前有原住民在那裡栽種溫室花卉，這一條道路的路況維修良好。

【霧社】

霧社位於濁水溪上游與眉溪上游所夾的狹長山稜上。海拔 1,148 公尺，是能高越嶺道的起點，也是合歡越嶺道的起點。

霧社當地，原本並無任何部落，泰雅人稱此地為 *Parlan*，意思是苦楝樹 *Parla* 很多的地方。另外有一個不知其意的名稱 *Tebuo*，清代漢人通事以閩南語譯音為「致霧社」，後來簡稱霧社。日治時代沿用漢人名稱，但因其地高亢，有時以「霧社高地」稱之。

明治 42 年（1909），日本人來到霧社後，陸續在此地設置各項行政、治安機構，包含：霧社支廳、霧社分室、霧社郵局、霧社公學校、霧社小學、交易所、公醫診療所、雜貨舖、旅館「櫻」、霧ヶ岡神社等，形成街道整齊的山中小鎮。

霧社是日治時代東西方向與南北方向隘勇線的樞紐，日本官方大力建設，並自認為已將當地原住民照顧管理得很好。當時，霧社地區是台灣所有蕃社中，唯一的「一等蕃地」，日人在此設置公學校而非一般的蕃童教育所，也是認為霧社地區的原住民可當作平地漢人一樣看待。

昭和 5 年（1930），霧社事件爆發時，霧社台地有日本人 36 戶，157 人，漢人 23 戶，111 人。漢人主要都是台灣製腦株式會社的工人，當時，霧社一帶有數百處腦寮。另外，有一些漢人擔任警丁或旅館工人，以及其家眷。

霧社的史蹟遺址如下：

【櫻台】

目前霧社的最高點，原為日治時代「勤行報國青年團」、「女青年團」、「警察動員集會所」的所在。霧社事件時日警在此架設野炮 2 門，砲口射向對岸下方的塔羅灣台地。櫻台的視野極佳，可展望南邊的濁水河流域與北邊的北港河流域。櫻台上現在有救國團的「霧社山莊」和仁愛鄉公所。

【莫那魯道墓園】【霧社抗日紀念碑】

位在櫻台南邊下方。霧社事件爆發後，莫那魯道舉槍自盡於馬赫坡岩窟上方懸崖的密林裏，日本警方再三懸賞都找不到他的蹤跡，因為不見屍首，不能確定他的生死，始終惴惴不安。

昭和 8 年（1933），兩名櫻社的獵人無意間發現一具仰臥的屍骨，旁邊有一枝三八式騎槍和一把番刀。經過前去查看的齋藤警部補測量其高大的骨骼，初步判定是莫那魯道的屍骨。後來將衣物、臂環等遺物讓其女兒指認，終於認定莫那魯道已死而放心了。

後來南投廳能高郡警方，將莫那魯道的遺骸，放在埔里武德殿公開展示。之後再送到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解剖室，以鋼絲穿聯作成骨骼標本，然後送給台北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研究。

民國 42 年，政府在霧社建立霧社抗日紀念碑。直到民國 62 年，當時的仁愛鄉長高永清（霧社事件自殺的花崗二郎的遺腹子）與族人代表，才從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標本展示館，將莫那魯道的遺骨，迎回霧社安葬。

墓園前方立有有碧血英風牌坊與霧社抗日紀念碑，每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紀念日，各界人士都在此地舉行紀念儀式。

【霧社公學校】

霧社事件爆發的地點，當時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運動會，能高郡守以及鄰近各地駐在所的日本警察、日本官員與製腦會社的日本職員都群聚於此，這也是莫那魯道選擇這一天起義的理由。（當天各駐在所留守人力單薄，易於攻擊及搶奪武器彈藥。既已抱定必死決心而起義，能多殺幾個日本人更好。）

事件發生後，日警將死難的 138 具屍體，堆放在霧社公學校操場上，命令警丁砍木柴焚化屍體。據當時住在霧社的葉繡清女士所述，她的父親在霧社駐在所擔任警丁，為了焚化屍體，三天三夜沒有休息。

發生慘案的霧社公學校，目前成為台灣電力公司電力電源保護中心，位置在霧社收費站旁。

【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

位於霧社台地西南方，原屬於巴蘭社小山丘上，死於霧社事件的日人屍體焚化後，所有骨灰混合在一起，一部分埋在此地，一部分放在埔里的佛寺供奉，大

部分攜回日本。

原本有高大的圓柱形墓碑及護欄、階梯等，後來被不明人士故意破壞，目前僅剩幾級殘破的石階，以及呈八角形的部分碑座遺跡。

【霧ヶ岡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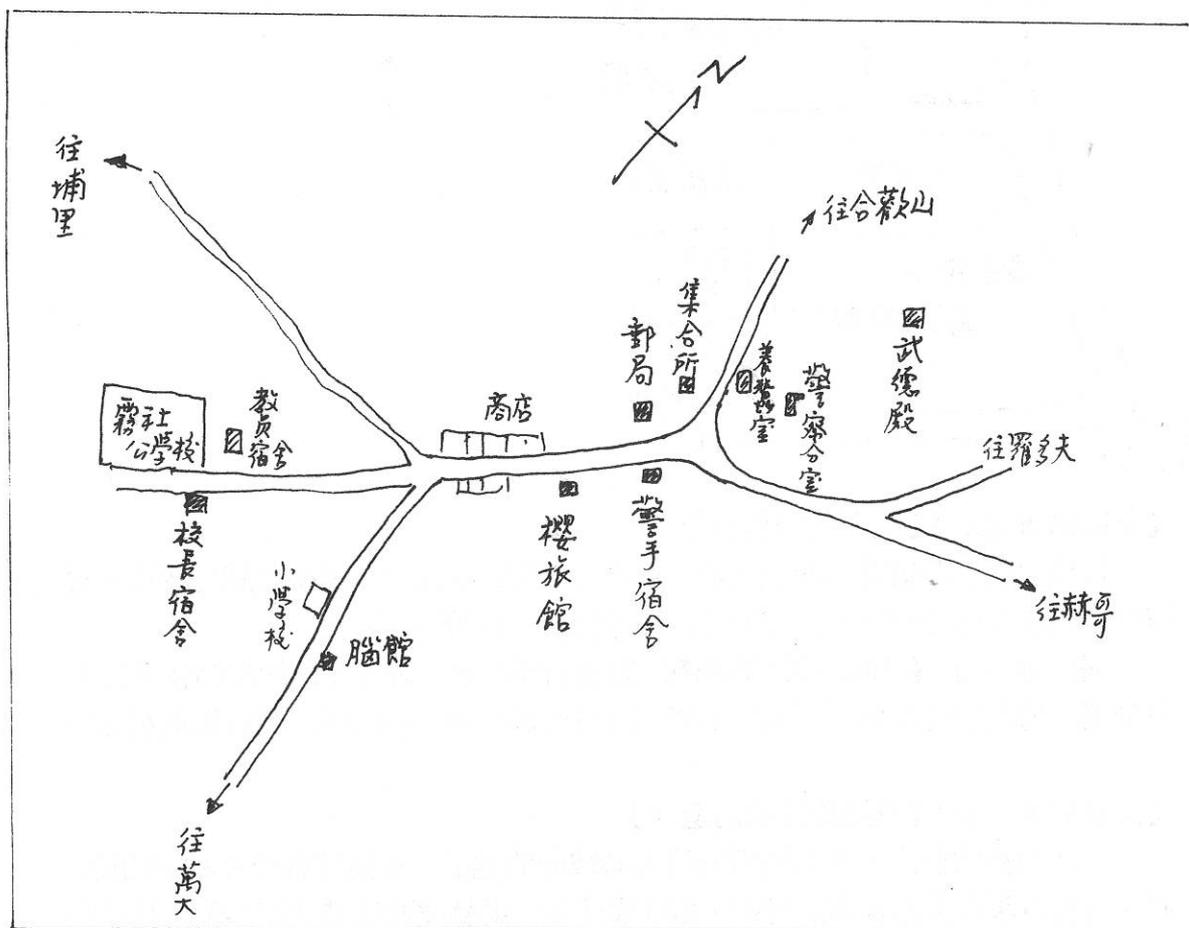
位於霧社東邊山坡上，昭和7年10月，各界釀資在霧社東方山坡建「霧ヶ岡神社」，用以保佑及撫慰這一片曾為殺戮戰場的土。

原有日式神社及鳥居、石燈籠等，目前被改為土地公廟，周圍環境髒亂，已無舊照片中的清幽模樣。

【櫻旅館】

現在霧櫻飯店對面，林務局辦公室旁的商店街，日治時代都是櫻旅館的範圍。櫻旅館為檜木造高級旅館，可容納100多名旅客，住客可展望現稱碧湖的萬大水庫風景。當時是霧社唯一的旅館，客人都是軍官、高級警官與日本商社的高級職員。光復後國民政府將其拆除，把土地分售給商店做生意。

以下為日治時代的霧社街市圖



【赫哥駐在所遺址】

設立於明治 41 年（1908）7 月，位在公路南側小支稜上，編制巡查 4 人、警手 4 人。駐在所旁有小徑可下到溪底的「櫻」溫泉。霧社事件時遭到焚毀。遺址上目前沒有明顯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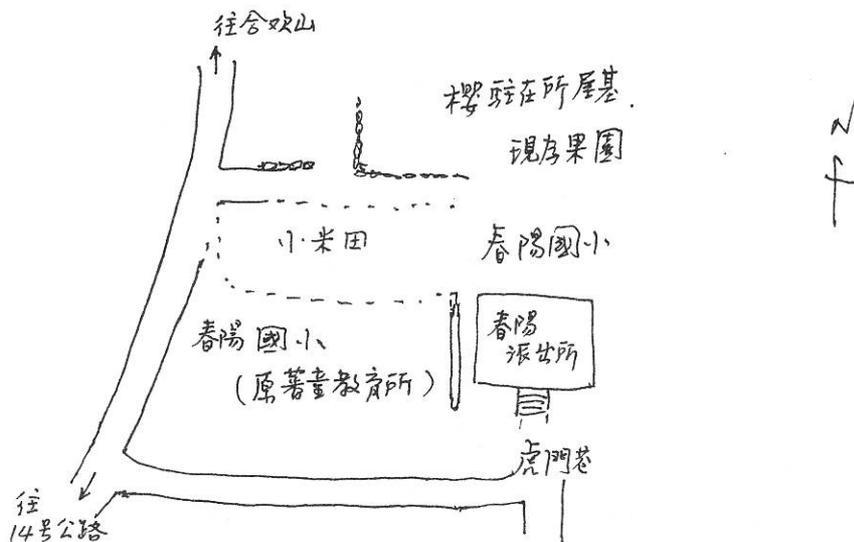
【花崗富士山】

位在春陽部落，公路南側，是一個圓錐形的小山崗，原本稱為小富士山。霧社事件爆發後，當時擔任巡查的花崗一郎與擔任警手的花崗二郎（兩人非兄弟），因面臨兩難立場，而選擇全家自殺於此山頂。（只有花崗二郎的妻子 Obin Tadao 高彩雲因懷孕而沒有一起自殺。）後來，日人將此山改名為「花崗山」或「花崗富士山」。

【櫻駐在所遺址】

設立於昭和 4 年（1929）6 月，位在現在的春陽派出所後上方小米田後方。編制巡查 3 人、警手 2 人。霧社事件時被焚毀，後來改建於下方，即目前派出所的位置。

其旁的春陽國小，即是從前的蕃童教育所所改建。



【蘇庫吊橋遺址】【雲龍吊橋遺跡】

位於目前公路雲龍水泥橋北側，蘇庫吊橋遺址在上方，吊橋跨越濁水溪，當時曾以長度 144 公尺，高差 216 公尺，稱霸全台灣的吊橋。

霧社事件時，蘇庫社將此橋斬斷以阻擋日軍進攻。後來改建的吊橋在下方公路旁邊，稱為雲龍吊橋，可通行小車，目前吊橋已廢，但仍可見到壯觀的橋架。

【馬赫坡社遺址】【莫那魯道故居遺址】

現在的廬山溫泉，原本是霧社群馬赫坡社的地盤，馬赫坡社位在稍高的位置，目前有環山步道及車道可達。霧社事件後，馬赫坡社眾被強制遷離，其地由

托洛閣群人進佔，目前部落遺址栽種高山蔬菜，並闢有露營地及露天溫泉，收費供人使用。莫那魯道故居遺址在部落的北側，其地放置有大型泰雅男人頭像。遺址密生芒草，無明顯遺跡可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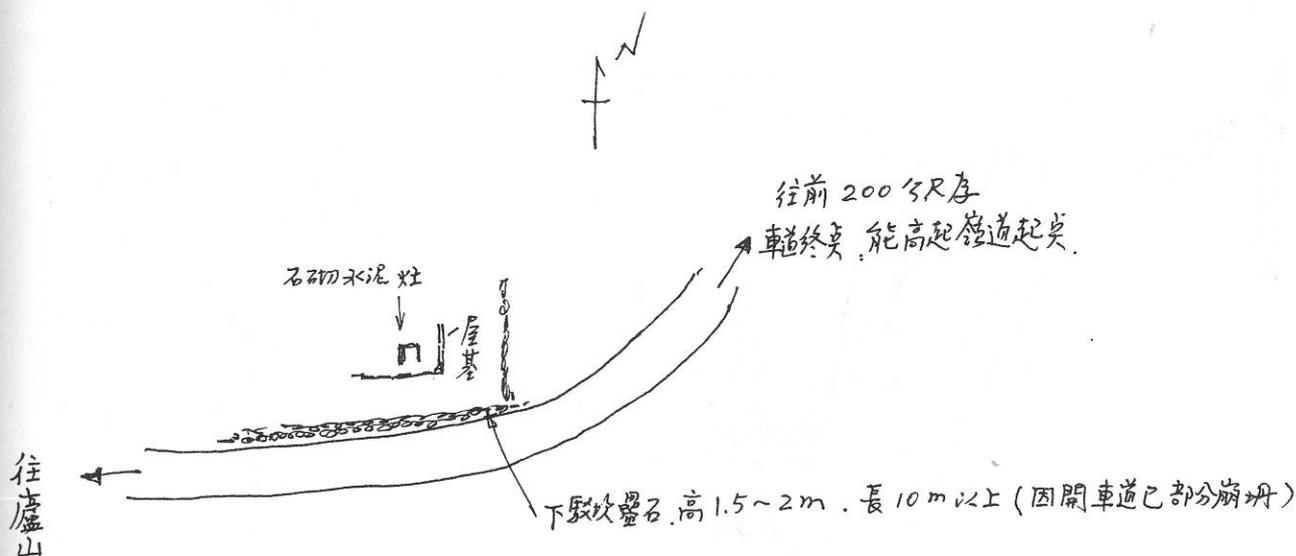
【博阿倫社與駐在所遺址】

博阿倫社位於能高越嶺道上，海拔 1,391 公尺，距離霧社 9.4 公里，原是參加霧社事件的 6 個部落之一，此地南北狹長，部落西側有三角錐型獨立峰，海拔 1,475 公尺，日治時代稱之為「博阿倫富士山」。山的西側即為蘇庫社，日治時代的能高越嶺步道，其實是經由蘇庫吊橋，爬上蘇庫社，再繞過博阿倫富士山南麓到博阿倫社的。霧社事件後，博阿倫社被強制遷離，由托洛閣群來此佔居，改稱富士社。

博阿倫駐在所原址，目前是廬山民眾活動中心。廬山國小的東邊，現在是墓地的地方，霧社事件時，日軍稱之為「5060 高地」，在此架設砲台，轟擊其下方的馬赫坡社。此地目前有入山管制站。

【屯原駐在所遺址】

霧社至屯原車道盡頭的北側，海拔 1,986 公尺，芒草密生的高台，就是屯原駐在所遺址。屯原駐在所設立於大正 7 年（1918）7 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編制有巡查 4 人、警手 5 人。目前遺址上密生芒草，勉強能夠找到當年的砌石水泥灶，以及駐在所的石砌下駁坎。



【路況：屯原——天池山莊】

屯原到天池山莊之間的步道，由於台電包商維修的不當，有許多路面都鋪上混凝土，走起來又熱又硬，失去了能高越嶺步道原有的舒適感。為了便於搬運車行走，多座吊橋兩端也新鋪木板加寬，形成奇怪的形狀。

由於台電一直在修路，目前此段步道完全沒有安全上的問題，6 座吊橋及十

幾座鋼架木橋，也都完好。雲海保線所東邊的崩塌溪谷，目前已有固定的工程，連摩托車都可走。這一段步道可以說是維修過度了。

在景觀方面，這一段步道的視野開闊、景觀壯麗，開始時可以看到有名的「馬海僕富士山」端正的圓錐山容。接下來是清風拂面的松樹林景觀，以及遠處能高主山尖銳的山峰。

雲海保線所過後是一片白木林，與林下的高山野花群落。接近天池山莊時，巨大的鐵杉林，在經常性的濃霧中隱約出沒，形成水墨畫般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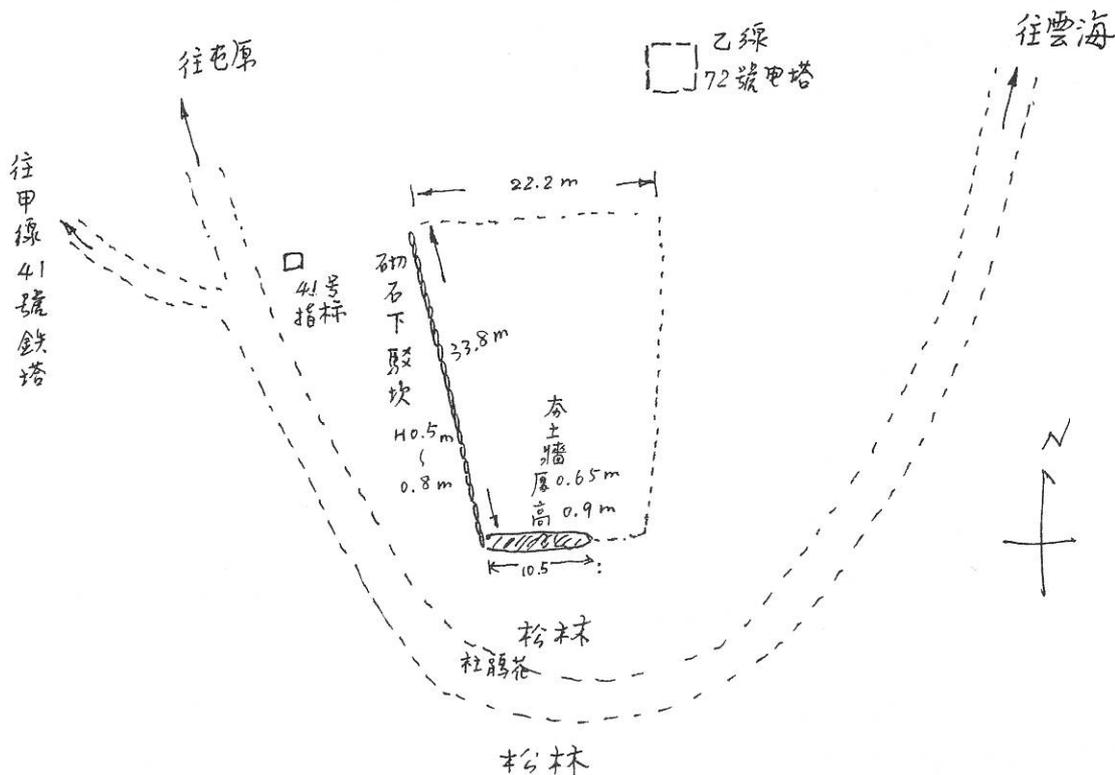
能高瀑布分為三段，總落差約有 200 公尺，夏、秋兩季水量豐沛時非常壯觀。站在能高吊橋上觀賞瀑布，可以一覽無遺。

【富士見駐在所遺址】

富士見駐在所位在能高越嶺道屯原與雲海之間，台電甲線第 41 號指標後上方的凸稜上，海拔 2,100 公尺，與能高越嶺道高差約 10 公尺。

這一個駐在所設立於昭和 6 年（1931），是霧社事件後，為加強山地控制而加建的。由於此處是展望馬海僕富士山的最佳地點，因此命名為「富士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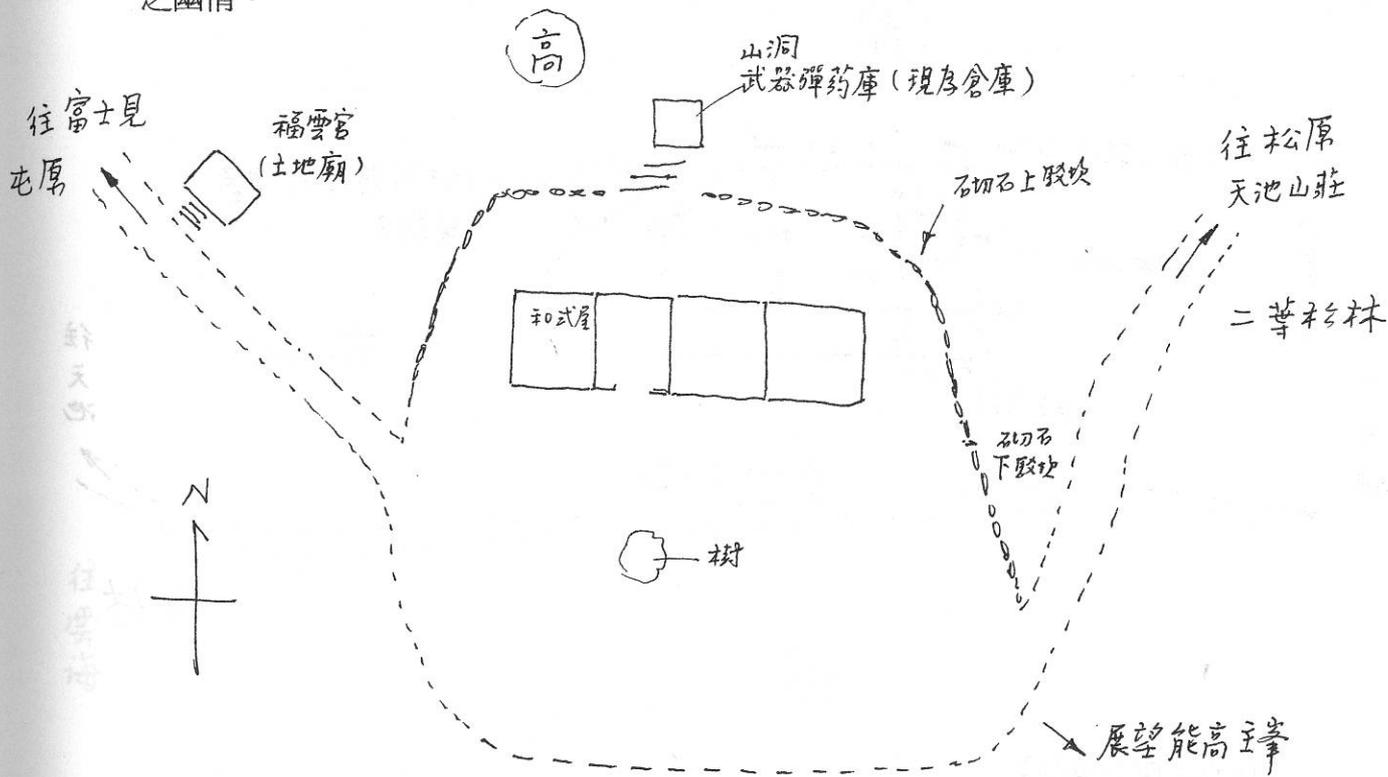
目前遺址尚可看到總長 10.5 公尺，厚 65 公分、高 90 公分的夯土牆，以及總長 33.8 公尺，斷續的石砌圍牆。由於木造房舍已倒塌，遺址上只能看出一些檜木柱殘跡。此遺址東北側為台電乙線 72 號電塔。



【尾上駐在所遺跡】【雲海保線所】

霧社事件後，於昭和6年（1931）重建的尾上駐在所，由於後來被台電沿用為雲海保線所，目前狀況仍很好，約可供50人住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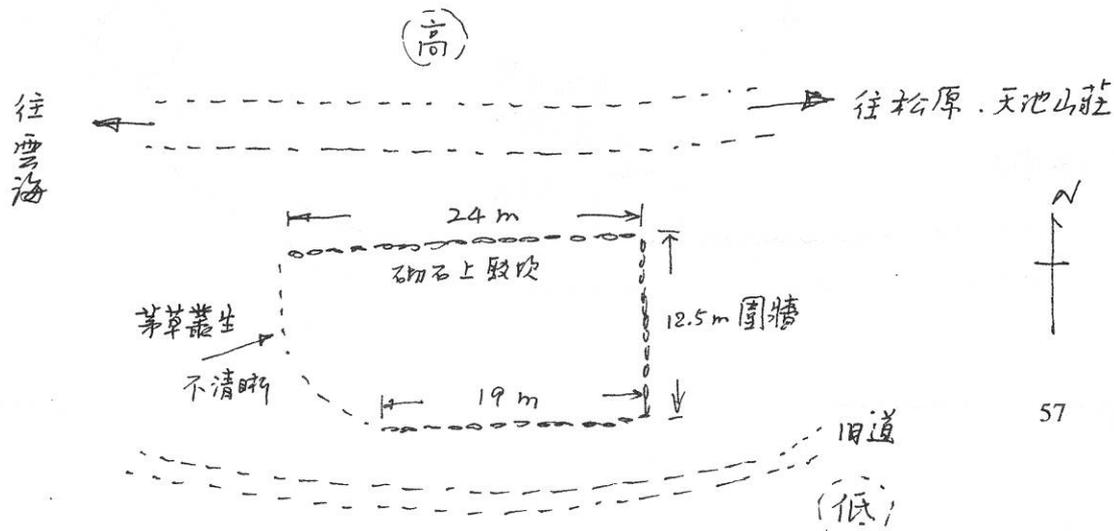
尾上駐在所建於尾上山南稜上，海拔2,386公尺，地勢寬平，展望良好，冬季時可以觀賞積雪的能高連峰，夏、秋季常有雲海，「雲海保線所」得名的由來。駐在所後方山洞原為日治時代的武器彈藥庫，現做為台電倉庫使用。雖然經過台電多次整修，不完全是當年的樣貌。但是仍可看出當年的許多設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舊尾上駐在所遺址】

舊尾上駐在所，位在現在的雲海保線所東方約1公里的道路下方，為山坳地形。設立於大正7年（1918）9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編制有巡查4人、警手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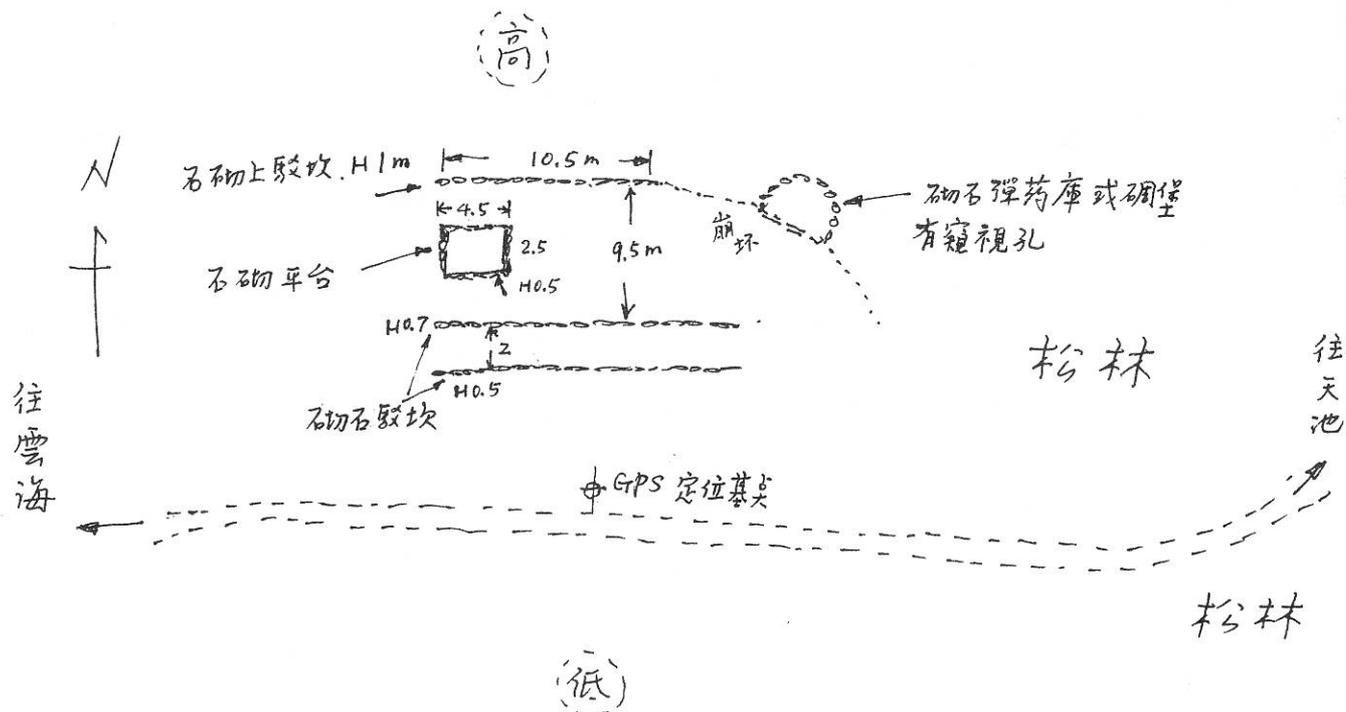
舊尾上駐所在霧社事件時遭到焚毀，後來重建時移到現在雲海保線所的位置。越嶺道的路徑也改道升高約20公尺。目前遺址上密生芒草，勉強能夠找到當年的砌石上駁坎，以及駐在所的石圍牆，和南邊鞏固地基的砌石下駁坎。



【松原駐在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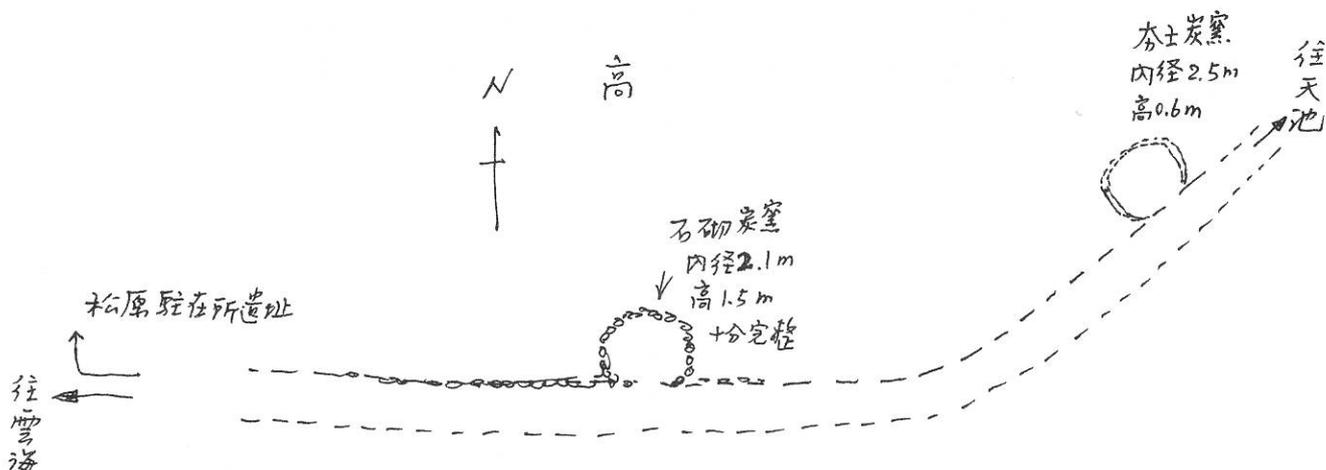
松原駐在所位在能高越嶺道雲海與天池山莊之間，GPS 基點後上方的凸稜上，海拔 2,600 公尺。這一個駐在所設立於昭和 6 年（1931），霧社事件後，為加強山地控制而加建的。由於此駐在所附近有優美的松林，因此命名為「松原」。

松原駐在所遺址共有三層，其最上層後方有長 10.5 公尺，高 1 公尺的上駁坎，另有一個長 4.5 公尺，寬 2.5 公尺、高 50 公分疊石平台屋基、武器彈藥庫。由於木造房舍已倒塌，遺址上只能看出一些檜木柱殘跡。



【松原木炭窯遺跡】

松原駐在所東方約 150 公尺，越嶺道左邊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木炭窯。高 1.5 公尺、直徑 2.1 公尺，內部均為砌石，出入口門楣還在。再往前行約 100 公尺，道路右方箭竹林內有夯土炭窯，高 0.6 公尺、直徑 2.5 公尺。



【能高駐在所遺址】【天池保線所】【天池山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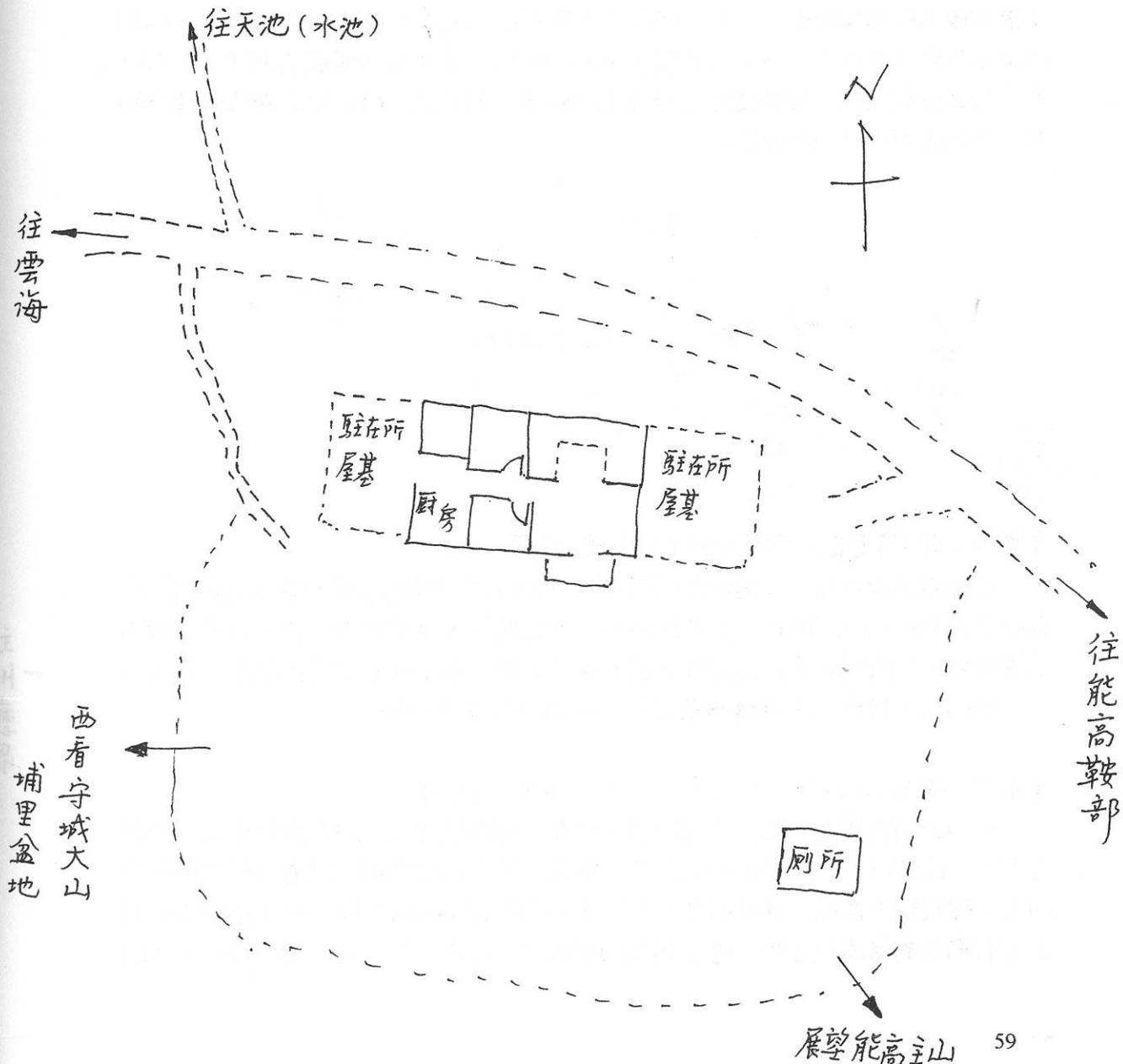
能高駐在所位於能高北峰西側山坳避風處，海拔 2,860 公尺，原設立於大正 7 年（1918）9 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編制有巡查部長 1 人，巡查 4 人、警手 5 人。

能高駐在所本來是一棟漂亮的檜木造日式房屋，內有榻榻米房間、浴室，可容納上百人，日治時代稱之為「能高檜木御殿」，可惜在霧社事件時被燒毀。

事件後，於昭和 6 年重建檜木屋舍於原址，形制與尾上駐在所（雲海保線所）相同。由於後來被台電沿用為天池保線所，狀況一直維持很好，約可供 60 人住宿。直到民國 75 年被燒燬前，一直是登山者最稱道的高山豪華宿所。

民國 82 年在遺址上重建天池山莊，約可容納 60 人，由林務局管理。有廚房、瓦斯爐，並有柴油發電機，晚上可供電。因廁所水管漏水亂噴，許多人在廁所外方便，造成髒亂。

據山莊管理員李正一說，在農曆年或連續假日，山莊常常湧入 2、300 人，普通周末連休，大約有 50—100 人在此過夜。山莊無法容納時就紮營在前面廣場。



能高越嶺東段舊道

【路況：天池山莊——聯帶山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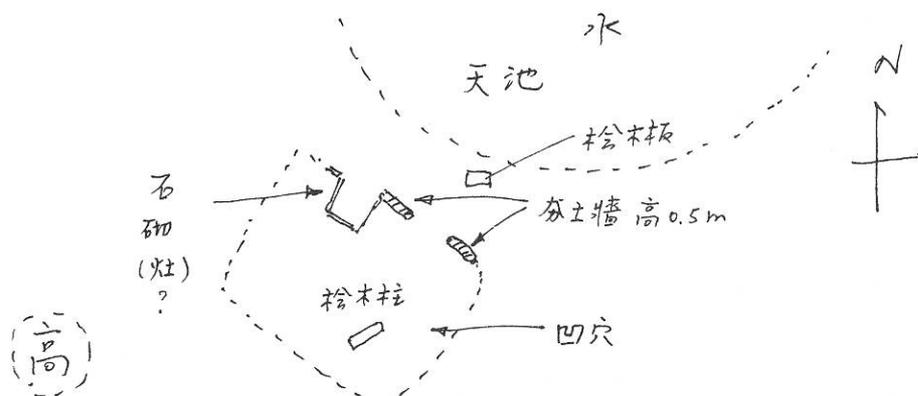
能高越嶺舊道，從能高駐在所（天池山莊）向北，爬上天池，這一段路是大家都在走的箭竹林小徑，無風景可言。爬到稜線上後，則視野大開，山坳的小水池，倒映柔美的矮箭竹坡與羅列的山峰，令人心曠神怡。道路在奇萊南峰岔路口向東上中央山脈主稜，在稜頂可向東展望到聯帶山鞍部，也就是舊能高越嶺道最高點。向南可展望能高連峰，天氣好時，甚至可看到玉山群峰，視野非常寬闊。

能高越嶺舊道在此地帶一直都很清晰，道路順接近山稜的山側而開，直到中央山脈越嶺點的聯帶山鞍部，道路都相當好走。

【天池】【天池小屋遺址】

泰雅族原住民稱此地為 Squayan，意思為道路交叉點。

天池之南有小木屋遺址，約一坪大，北側有夯土牆，內有檜木柱殘段、一片厚檜木板 80X50X3cm，以及日治時代的藥酒瓶。大正 7 年（1918）10 月，由銅門出發的郵件遞送人，泰雅族的警丁 Awui Watan，在颱風天勉強走到天池小屋，不幸勞累受凍而死。日警為他在池邊小木屋旁立碑紀念，後來紀念碑移到能高鞍部。於民國 60 年代被破壞。



【聯帶山鞍部】【能高舊道越嶺點紀念標遺址】

能高舊道越嶺點，又稱聯帶山鞍部，日治時代設有紀念標，標示廳界及海拔高度 3,307M。（目前也有一支塑膠界標。）此地向東可看到太平洋，以及整個木瓜河流域，向南可展望能高連峰，於天氣良好時，甚至可看到玉山連峰。其南方有一小山頭，曾有失事飛機墜落此地，軍方稱為 3260 高地。

【路況：聯帶山鞍部——向東順稜下至台電施工道路】

能高越嶺舊道過聯帶山鞍部不久，就在卡羅樓山之南，向東沿奇萊裏山稜線而下。下稜處可看到卡羅樓山東面的大斷崖，異常雄偉壯麗。舊道沿稜向東南方向走，經稜線上測高 2,900M 的小山頭時，道路沿等高線左繞，在此小山頭上發現帶有榫孔的檜木柱 2 根，應是聯帶山駐在所。之後為巨大鐵杉林，野生動物很

多，飛鼠從樹洞中頻頻探頭。

過凹地時，道路以寬 1.2 公尺的浮築橋維持一貫高度；經過斷崖地形時，能高越嶺舊道鑿石壁而開，路寬 0.8 公尺，路況良好。之後路寬多在 1.5 公尺以上，沿等高線轉向東北，路況良好。沿稜直下為森中駐在所遺址。測高 2,700M。

路上有多棵紅檜巨木，最大一棵約需 20 人合抱，可列為神木。海拔約 2,680M。一路都是沿等高線開鑿的寬平道路，但是有不少倒木，有的樹幹直徑超過 5 公尺，翻越非常困難。大部分路況良好，但遇有崩坍或倒木時則密生咬人貓，行進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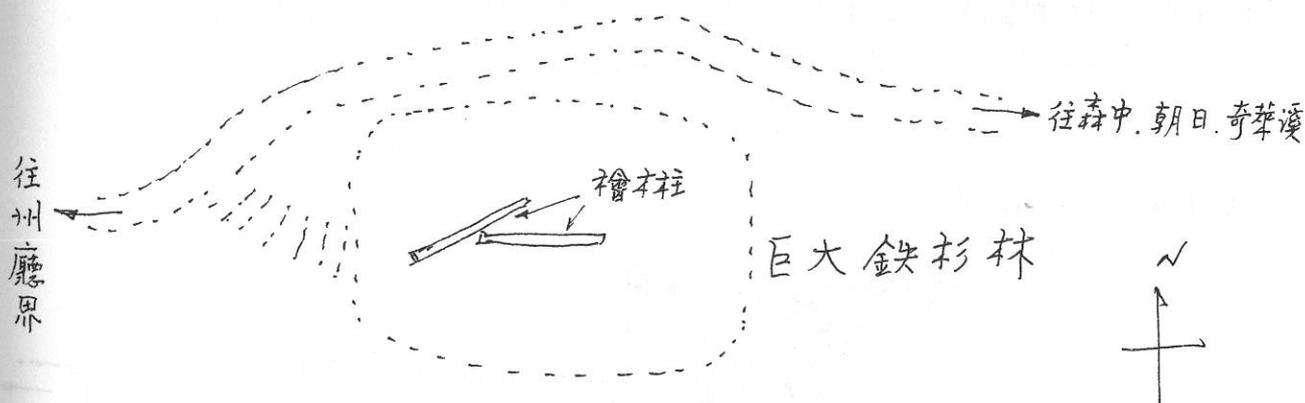
沿途神木級檜木很多。過小溪溝處有木橋長 12 公尺已斷，但橋墩仍完好。之後是朝日駐在所。朝日駐在所過後是另一座長 10 公尺的木橋，形制與剛才所見略同。橋已半朽但未斷，勉強可走。過橋後道路清晰。不斷以之字形下降，有如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路面平坦，平均寬度約 2.5 公尺。下降至 1,850M 處查看地圖，發現如繼續沿此路下去，必定下抵天長壩蓄水庫上游，將無法下山。此地有獵路，應是花蓮地區泰雅族原住民獵區。

沿獵路順稜直下，路上處處有陷阱，螞蝗也很多，證明此地野生動物非常多。獵路急降，下抵台電奇萊壩施工道路 13.6K 處，測高 1,425M，路邊有一間廢棄工寮。此處剛好是在天長橋西南方過隧道後約 500 公尺處，附近都是陡直的石灰岩峭壁。

【聯帶山駐在所遺址】

聯帶山駐在所位在奇萊裏山東稜上的小圓山頭頂，海拔 2,900M，設立於大正 7 年（1918）9 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編制有巡查 4 人、警手 5 人。

此地有日治時代舊屋遺跡，發現有 2 根檜木柱，其上都有樺孔。未發現其他遺構，推測原因是山頭平坦無須人為砌石整地，駐在所原有的檜木建材，被獵人取走。（附近有石洞獵寮）



【浮築橋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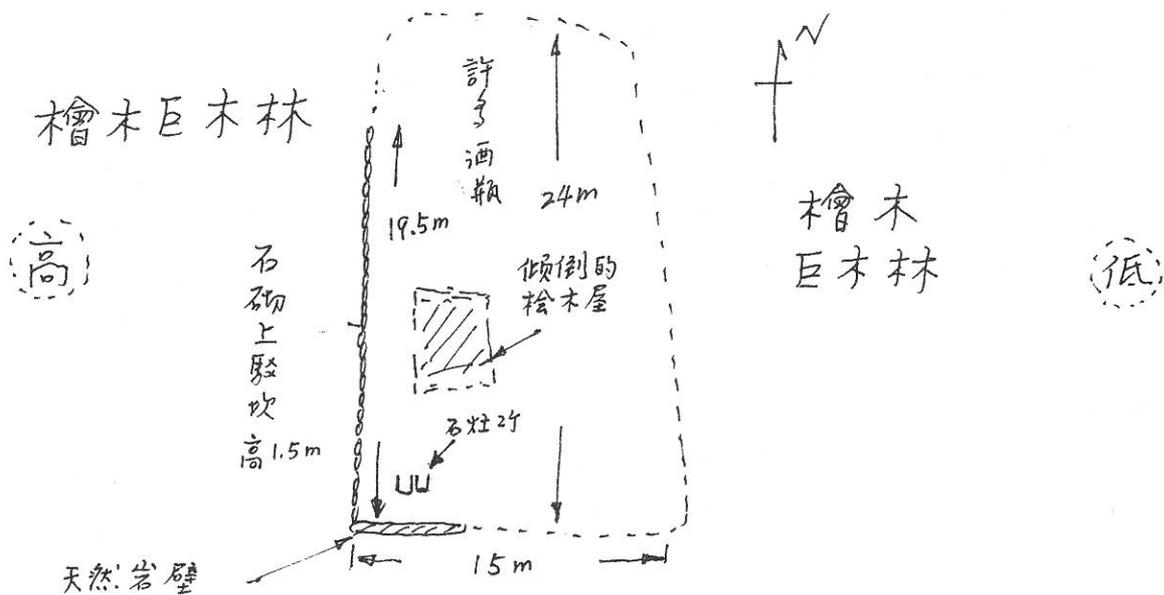
聯帶山駐在所東方不遠處有浮築橋，長 60 公尺、寬 1.2 公尺，通過一個凹地，兩邊都有路肩石、砌石下駁坎。路基平均高度 0.6 公尺。測高 2,850M。

【森中駐在所遺址】

森中駐在所位在聯帶山駐在所東稜下，海拔 2,450 公尺處，此地紅檜巨木成林，胸徑超過 3 公尺者比比皆是。是以命名為「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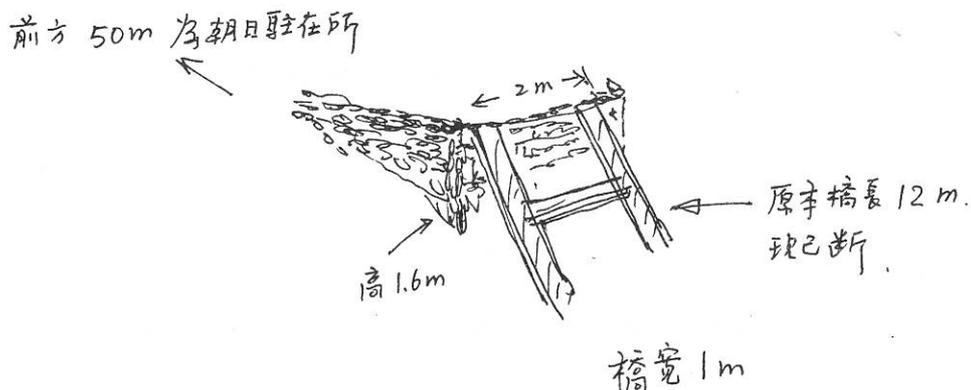
森中駐在所設立於大正 7 年（1918）9 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編制有，巡查 4 人、警手 5 人。

遺址基地呈長方形，24X15 公尺，後方砌石駁坎長 19 公尺，高 1.5 公尺。左側削平石壁長 5 公尺，石壁下有水泥灶 2 個。駐在所遺址上有許多半朽的檜木柱，並有日治時代白鶴清酒、櫻花啤酒及醬油瓶多個。其中白鶴清酒瓶還有瓷製包裹軟木的瓶塞。（據事後詢問老人家得知，當時白鶴清酒算是高級品，非一般日本警察收入所能負擔。）



【朝日本橋及橋墩遺跡】

朝日駐在所南邊的小溪溝，兩旁有疊石橋墩寬 2 公尺、高 1.6 公尺。原有木橋長 12 公尺、寬 1 公尺，現已朽斷，一半還跨在橋墩上。



往
森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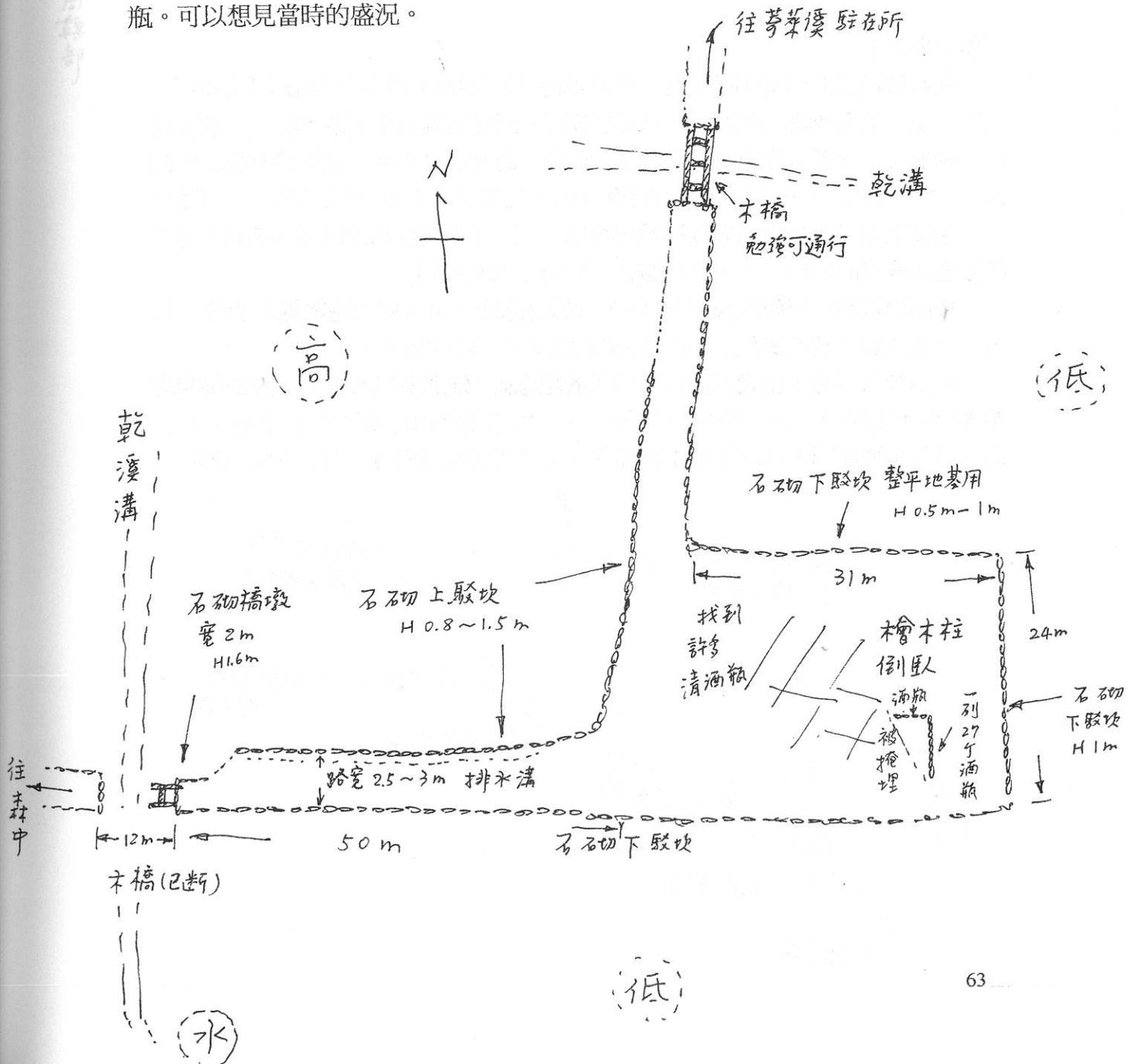
【朝日駐在所遺址】

朝日駐在所位在森中駐在所東稜上，海拔 2,209 公尺處，此地視野良好，可看到東邊太平洋的日出，所以命名為「朝日」。

朝日駐在所設立於大正 7 年（1918）9 月，能高越嶺舊道完成的時候，由於道路平時的維修與郵件遞送的需要而設駐在所。大正 9 年到 13 年之間，先後有 3 位台灣軍司令官，率大批隨從巡視能高越嶺舊道，都是在朝日駐在所過夜，可見其規模與警力都遠高於其他駐在所。

遺址基地呈長方形，長 31 公尺、寬 24 公尺，面向東方。原本應是一棟面積上百坪的大檜木屋，其形制可能與能高駐在所「能高御殿」差不多。目前屋舍已崩塌，地面上全被半朽的檜木柱及檜木板覆蓋。

地上到處都是完整附盜瓶塞的白鶴清酒酒瓶及櫻花啤酒瓶。在基地東南側，推測是庭院處，發現排列整齊，倒插的酒瓶作為花台。清理出一列共 27 個酒瓶（或更多，因埋入太深不易挖出），其原貌應是一個正方形，總共超過 100 個酒瓶。可以想見當時的盛況。



能高越嶺道東段

【路況：天池山莊——台電施工道】

天池山莊到能高鞍部，是一段微微下坡的山腰路，平坦好走，過能高鞍部後，道路開在相當陡峭的稜線上，以之字路下降 400 公尺，但是因為路寬好走，並沒有讓人有害怕的感覺。這一段路風景相當壯麗，途中經過跨越丸田溪的上檜林吊橋時，附近野生動物很多，經常可以看到在霧林中低頭覓食的雉科鳥類。之後，道路穿行於檜木森林中，輕鬆地到達原為東能高駐在所的檜林保線所。

檜林保線所附近，步道穿行於溫帶林間，以之字型路緩緩下降，秋冬時變色樹種參差散佈，色彩斑斕炫麗，有如夢幻仙境。

之後因為五甲崩山的大坍方，必須利用乙線保線路高繞過稜線，在稜線上可向北西北展望奇萊連峰，向東南俯瞰五甲崩坍面奇觀，也算不枉此爬。

台電保線路最後以之字形路，下抵台電施工道路 20K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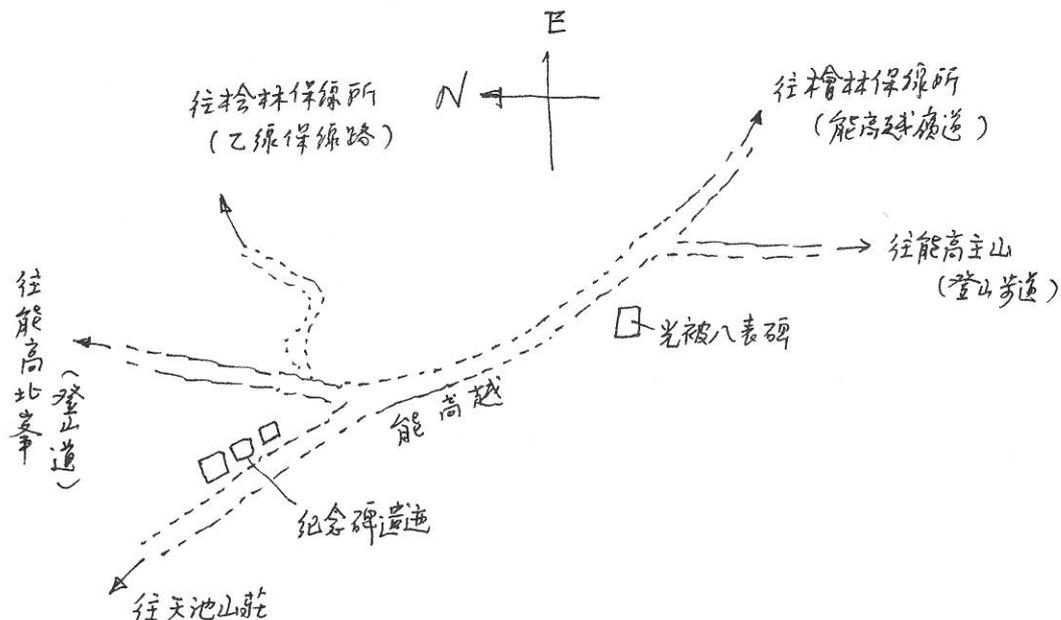
【能高鞍部】

能高鞍部位於中央山脈主脊，能高北峰 (3,184M) 與卡賀爾山 (3,158M) 之間，是一個海拔僅 2,802 公尺的低平鞍部。西邊是濁水溪上游支流之一塔羅灣溪 (舊稱布卡桑溪) 的源頭，東邊是木瓜溪上游支流丸田溪 (又稱檜林溪) 的源頭。在能高鞍部上，向東可展望層層疊疊的木瓜溪流域山巒，及太平洋日出景觀。

鞍部上還可看到東西向高壓輸電線路，一座座架設於高山深谷的鐵塔，施工的艱鉅與維修的困難，令人對台電員工的身手大為嘆服。

鞍部份近有一座建於民國 42 年 8 月的紀念碑，表彰東西輸電線的功勞，上書「光被八表、利溥民生」，並有銘文記述當年工程的艱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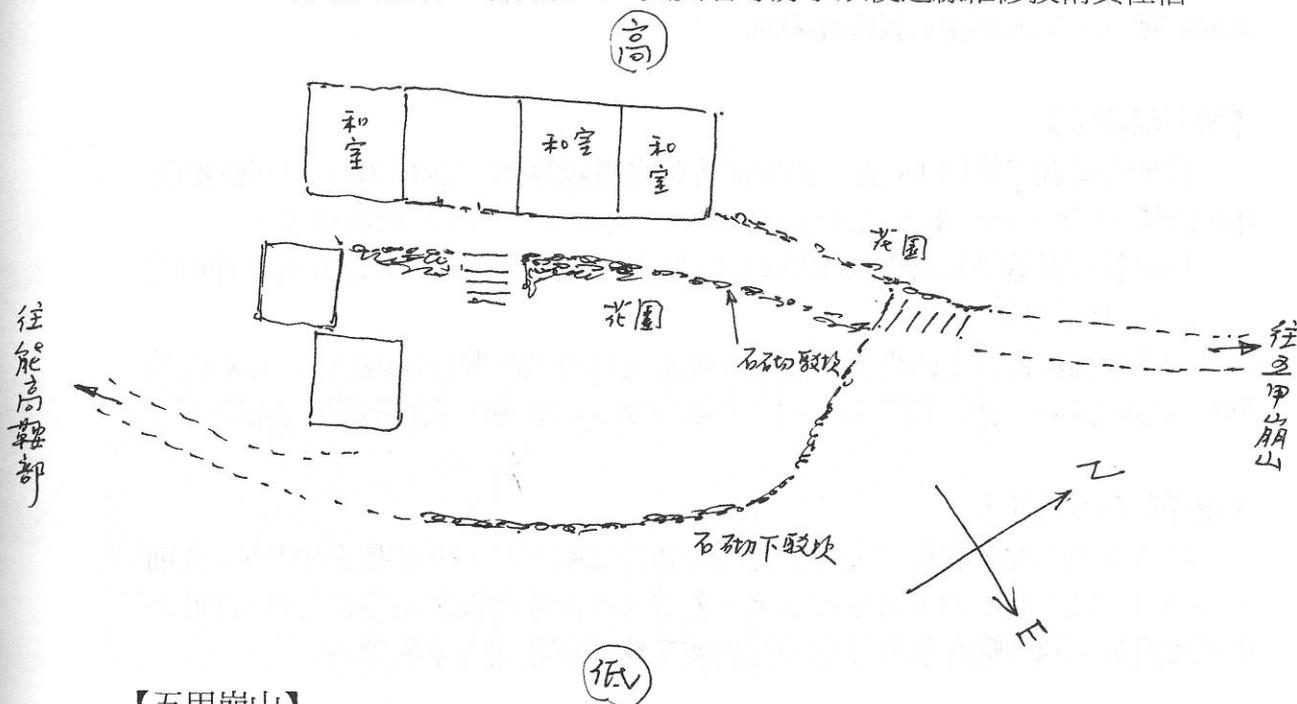
鞍部旁原本有 3 座設立於日治時代的紀念碑，分別表彰大正 7 年因公殉職的泰雅族郵件遞送人 Awui Watan、昭和 5 年，因修電話線桿墮崖的巡查丸田榮太郎。以及殉職原因不詳的警員中野順作。可惜都被故意破壞，目前只剩基座。



【東能高駐在所】【檜林保線所】

東能高駐在所位在能高北峰東稜上，海拔 2,098 公尺，設立於大正 14 年（1925），是一棟檜木造日式房舍。日治時代屬於能高越嶺道的「指定宿泊所」之一。民國 39 年起，台電改稱檜林保線所，因為附近都是巨大的檜木森林。

檜林保線所目前有 3 名約雇工，負責看守房子以便巡線維修技術員住宿。



【五甲崩山】

五甲崩山位在能高北峰東稜尾，由於丸田溪與柴田溪在此會流，侵蝕力量很大，大約於民國 60 年代後期，開始劇烈崩坍。（可能與台電施工道路的開闢有關）

目前崩坍面已由山頂到溪底，原本橫越五甲崩山山腰的能高越嶺道完全無跡可尋，其崩坍狀況比天長斷崖更嚴重。

台電原有的五甲崩山隧道，在開通後不久，就因為隧道落磐嚴重，無法修復而放棄。

【柴田溪吊橋】

柴田溪吊橋最早稱為聯帶溪吊橋，昔日是能高越嶺步道上著名的景點。除了向下可看深邃的柴田溪谷，向東北方還可以看到天長斷崖。現因台電施工道的開闢而廢棄，除了橋板略有破損外，吊橋的整體情況還不錯。

由於施工道路距吊橋很近，應該可由此整修吊橋前後段能高越嶺道，至奇萊駐在所（保線所）舊址，甚至到天長斷崖。

【天長斷崖】

位在天長山南稜，是一片橫寬 3,000 公尺、落差 1,000 公尺的大崩塌面。昔日從奇萊駐在所（保線所）過奇萊溪吊橋後，就要以緩緩的斜坡道，戰戰兢兢地

走過天長斷崖。

日治時代昭和 5 年（1930）霧社事件爆發後，帶隊從花蓮趕去霧社救援的柴田一警部，走到天長斷崖時因天色已暗，不慎墜崖而死。斷崖西端路旁立有柴田警部殉職紀念碑。

天長斷崖上的步道，目前仍可行走。（1999-2002 年間，台電施工車道天長隧道崩塌期間，工人都走天長斷崖步道。）

【磐石保線所】

位於台電施工道路 1K 處，如果從龍澗發電廠算起，是 13.3K。磐石保線所建於民國 67 年，是台電木瓜溪發電計畫施工時最主要的工作站與宿舍。

目前磐石保線所是台電東部供電處，能高保線路上 2 個有人駐守的保線所之一。（另一個是檜林保線所）

原本能高越嶺道上的坂邊駐在所，後來成為台電的磐石保線所，位在現在的磐石保線所對面，施工道路下方約 100 公尺處，已因施工道路開闢而損壞。

【瀧見駐在所遺址】

日治時代的瀧見駐在所，位在現在龍澗發電廠下面，即發電廠大門內。從前因為能看到巴托蘭溪的大瀑布而聞名，後來因為台電建龍溪壩阻斷溪流，而使瀑布景觀消失。瀧見駐在所遺址也因龍澗發電廠的興建而完全破壞。

【見返斷崖，峽谷、隧道】

龍澗發電廠到清水溪之間，地質、地貌等同於太魯閣峽谷的九曲十八洞，雖然不及太魯閣峽谷壯觀，但是較少人工改造，另有原始趣味。

【銅門駐在所遺址】

銅門駐在所位於木瓜溪南岸低位段丘上，海拔 157 公尺，能高越嶺道過此後就進入平地，設有入山檢查哨。

台灣光復後，銅門駐在所及衛生所、教育所的檜木房舍繼續使用。後來派出所改建為鋼筋水泥屋。衛生所房屋仍在，教育所房舍已拆除，但是當時的庭園還保持著原樣。

【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殉職者之碑】

位於初英發電廠旁公路邊，屬於三級古蹟，紀念大正 6 年開鑿能高越嶺舊道。碑文有詳細的人工、費用記載。

殉職者之碑原立在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對面的西寧寺旁，後因西寧寺擴建而被遷移到現在這個位置。石碑後面刻有開路殉職人員之名。

兩座石碑都是天然石材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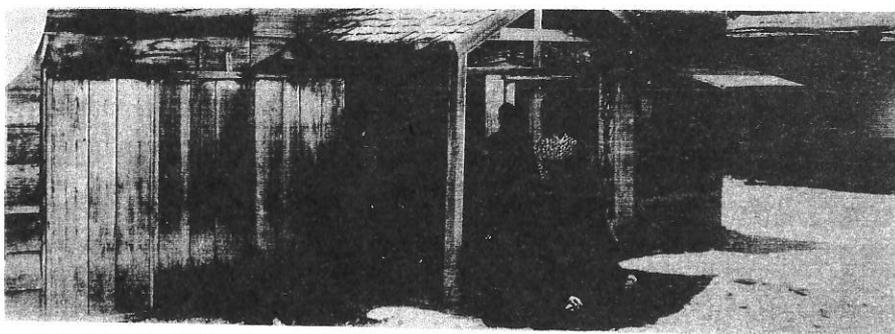
【西寧寺】【地藏王與不動明王】

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對面的西寧寺，為一棟木造瓦頂的小佛寺，供奉地藏王菩薩神像，以護佑能高越嶺道旅人與開路殉職人員的英靈。目前神像被移到旁邊新建的西寧寺內。

不動明王用於保佑能高越嶺道，不受地震等天然災害損毀。神像原在溪邊小佛寺內，因洪水沖壞佛寺，而被移到新西寧寺供奉。西寧寺有兩尊不動明王佛像，前方較小的一尊為原有的佛像。

【初音驛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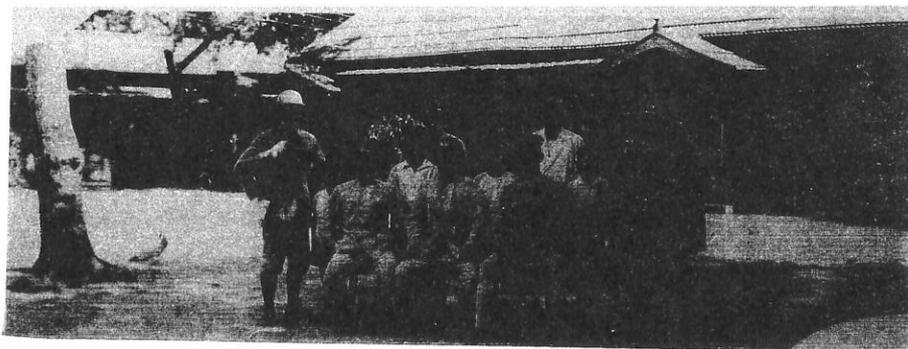
初音驛（初音火車站）是日治時代能高越嶺道東端的起點。原有的檜木造車站已拆除，改建為南華火車站。目前此火車站已取消，改為鐵路局南華道班房。



東能高馬主在所（桧林保線所）



坂辺駐在所（磐石保線所(旧)）



銅門駐在所

七、總結與建議

調查成果

能高越嶺道是一個通稱，它包括開關於日治時代大正 6 年（1917）的能高越嶺舊道、大正 14 年（1925）大幅修改東段路線的能高越嶺警備道，以及民國 39 年（1950）年，台灣電力公司重新整理並小幅修改路線的「能高保線路」。

在本計劃調查中，首次發現能高越嶺舊道的路線，使以往文獻記載與實地踏查不吻合的疑惑，頓時獲得解答。這也是台灣登山界 50 年來，石破天驚的重大發現！

調查計畫執行中，也實地踏查了櫻警官駐在所遺址、屯原警官駐在所遺址、富士見警官駐在所遺址、舊尾上警官駐在所遺址、松原警官駐在所遺址、天池小屋遺址、聯帶山警官駐在所遺址、森中警官駐在所遺址、朝日警官駐在所遺址、銅門警官駐在所遺址等已廢棄的警官駐在所，以及目前仍在使用的尾上警官駐在所（雲海保線所）、東能高警官駐在所（檜林保線所），作成現況調查紀錄。

其中，天池小屋、聯帶山警官駐在所、森中警官駐在所、朝日警官駐在所，都是只見於文獻，光復以後，從來不曾有人到過。

除了能高越嶺道主線與能高越嶺舊道的實地踏查，另外，還踏查奇萊主山南峰、能高主山北峰（南華山）的登山步道，與台電的「萬大、銅門乙線」自能高鞍部到檜林間的保線路。

此外，還實地踏查與霧社事件相關的部落如：馬赫坡社、赫哥社、博阿倫社、塔羅灣社、羅多夫社、蘇庫社等，並前往此 6 部落居民被強制遷移的新部落「川中島」（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訪問抗日英雄的後裔，了解他們當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關於當地的泰雅族傳統文化，特別訪問了南投縣仁愛鄉春陽社區，拉拜工作室、魯畢工作室、張媽媽工作室、林德盛工作室，有關泰雅族的編織技藝與口簧琴（Robo）演奏的傳承，以及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銅蘭鐵匠店，著名的銅門刀的製作與歷史。

做為國家步道，能高越嶺道的 SWOT 分析：

Strength 能高越嶺道以下的優勢：

壯麗的高山景觀

能高越嶺道通過台灣中央山脈中段，奇萊連峰與能高連峰之間，健行於越嶺道上，可以看到連綿橫互的中央山脈主稜群峰，濁水溪與木瓜河流域的層層山

巒，與懸崖、飛瀑、峽谷、深壑，提供寬廣、多樣變化的視野。

現有良好的路況

目前台灣所有的高山越嶺步道中，以能高越嶺道的路況最好，原因是作為台電公司的保線路，必須維持路況良好及暢通。幾乎不需要額外的整修。

豐富的史蹟資源

能高越嶺道沿線的遺址如櫻駐在所、屯原駐在所、富士見駐在所、舊尾上駐在所、松原駐在所、天池小屋遺址、能高鞍部紀念碑（包含殉職者3碑與光被八表碑）、瀧見駐在所、銅門駐在所等的警官駐在所遺址，以及目前仍在使用的尾上警官駐在所（雲海保線所）、東能高警官駐在所（檜林保線所）都還留有豐富的史蹟物。

另外，台電架設台灣第一條東西向輸電線路的艱辛過程，可作為歷史解說。

多樣的自然生態景觀

步道通過溫帶林與寒帶林，沿線的森林景觀，有松林、鐵杉林、檜木林，以及楓、槭、白楊等落葉林，高山草原景觀則有台灣百合、玉山懸鉤子、台灣繡線菊、高山沙蔘、石竹……等等，也是台灣獼猴、台灣山羊、山羌、飛鼠、帝雉、藍腹鵲、灰林鴿……等等野生動物的繁衍地。讓能高越嶺道的健行成為生態之旅。

路程長度難易適中

能高越嶺道現存的步道總長 27 公里，越嶺鞍部海拔 2802 公尺，是現有高山越嶺步道中最「平易近人」的一條健行路。適合大多數的國人，作為高山健行的啟蒙路線。也適合作為教育部所提倡的中學生登山活動的路線。（能高越嶺健行，順便登頂能高主山北峰，目前是最熱門的路線。）

現有住宿設施

能高越嶺道上除了林務局所管理的天池山莊外，台電的雲海保線所，及檜林保線所，也可以提供必要時的借宿。天池山莊約可容納 60-70 人，保線所各可容納 50 人。

國際性的知名度

早期台電架設東西向輸電線路時，有許多美國工程師參與（輸電線架設經費為美援），他們將能高越嶺道的美景傳佈到海外，使得能高越嶺道成為國際知名的高山景觀健行步道。（能高越嶺道之於歐美人士，就像玉山之於日本人，是他們心目中最想走的路線。）

Weaknesses 能高越嶺道的弱點:

步道兩端接駁交通不便

目前能高越嶺道步道西端的屯原，以及東端的台電施工道的接駁，都要事先聯絡專車接送。如有接駁車系統，可增加接駁效率及減少遊客經濟負擔。

節日時住宿提供不足

天池山莊於節日時，經常湧進 2、300 人。其中約 100 人擠進山莊內，其他人在山莊外紮營，造成壅擠髒亂。

另外，作為國家級的步道，山莊的設施應加以必要的維護整修。

部分步道被過度整修

為了便於搬運器材，自屯原起至天池山莊，多斷步道被加撲了混凝土路面，以利搬運車及摩托車通行。此舉破壞了步道的完整性與自然性，堅硬的路面也增加健行者足部的負擔。

崩塌地整修景觀不佳

屯原吊橋以東的崩坍坡面，以及雲海保線所以東的溪谷崩塌地，目前包商施作水土保持的方式非常人工化，影響景觀。

Opportunities 使能高越嶺道發揮效用的契機:

增加接駁車服務

在霧社與屯原之間(車程約 20 公里)，花蓮銅門與台電施工道路盡頭之間(車程約 40 公里)，建立接駁車服務系統，有固定的收費與聯絡方式，便於小隊伍使用，也減少會車的危險性。

重要景觀與史蹟點設立解說牌

在主要景觀點，設解說指示牌，指引山巒、溪流、部落遺址方位，有助於遊客辨認。在史蹟點外設解說牌，描繪史蹟遺跡及解說歷史背景。限定遊客參觀範圍，以免破壞遺跡。

建立泰雅族嚮導服務制度

建立泰雅族嚮導人員服務系統，讓有需要的隊伍雇用，以確保登山安全性與增加原住民工作機會。(目前的健行隊伍，經常依賴天池山莊管理員李正一帶領登山活動，此舉有違體制，未來健行隊伍增多時，也不可能照顧周到而易生意外。)

地方人士的支持

能高越嶺道東、西兩端入口的地方人士，以及台電的工作人員，都很支持將越嶺道建設成爲國家步道，並期望此舉能帶動地方觀光和產業發展。

結合地方經濟、文化

能高越嶺道道兩端，仁愛鄉與秀林鄉鄉，都有泰雅族傳統的編織品與原住民特殊風味食品，可作爲很好的旅遊禮品。此外，著名的銅門刀，也是戶外活動者心目中的最佳利器。

在霧社設立能高越嶺道健行者服務中心

提供地圖、導覽手冊、嚮導人員、接駁車聯絡服務，及民宿、泰雅工作室等的實用資訊。

結合能高越嶺道東西兩端知名的旅遊據點

能高越嶺道東西兩端知名的旅遊據點，西端是以霧社爲中心的奧萬大、清境農場、廬山溫泉等，東端是鯉魚潭池南森林遊樂區、東華大學及花蓮的許多新興旅遊據點。

無論是國內外的健行隊伍，都有機會讓他們多留幾天。

Threats 能高越嶺道承受的威脅：

五甲崩山不斷地坍塌

從 60 年代後期起，不斷崩塌的五甲崩山，不但使原有的能高越嶺道坍塌，也使高繞的便道必須時時隨坍塌改道。

盜獵野生動物及盜採植物

原住民以及少數漢人，經常進入本地區設陷阱捕捉野生動物及採集稀有植物、草藥等。在檜林保線所及奇萊山莊附近，盜獵尤其猖獗。

大量湧入的健行者可能造成騷亂

在未經宣傳前，能高越嶺道每年已有超過 3,000 人次的登山健行者。成爲國家步道後，可能吸引數倍人士前來。環境的維護與對生態的衝擊，都是大問題。

結論

經由以上 SWOT 分析，可得到以下的結論：

1. 能高越嶺道作爲國家步道的條件十分充裕，無論在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視野景觀或步道里程、維護難易度上，都具有良好條件。

2.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東端台電施工道的接駁。作為國家步道，必須有交通接駁系統，以利大眾的使用。
3. 沿線 9 座吊橋目前狀況都很好（目前正在抽換橋板的上檜林吊橋，與重建的下檜林吊橋，預計於 92 年 8 月 31 日完工。）未來必須經常性維護。
4. 未來整修步道需用近自然工法，採用當地石材，配合環境。
5. 現已舖上混凝土路面的步道，由於勉強拆除勢必造成另一波環境及生態的破壞，只能暫時維持現狀。
6. 嚴禁任何破壞古道及古蹟的行為，禁止越野摩托車進入步道。
7. 須提供健行者更多的資訊，包括能高越嶺道與附近高山攀登的路線圖、文化史蹟背景、動植物介紹、交通與住宿資訊。這些資訊可透過網站、大眾媒體、摺頁、小手冊等發布給大眾。
8. 能高越嶺道不僅是作為一般的健行步道，也是登山界攀登奇萊連峰與能高連峰重要通道。
9. 能高越嶺舊道的部分，雖然史蹟豐富，大部分的路況也很好，但是所經之處自然生態條件非常好，在專家進一步研究確認之前，暫時不應開放。

建議

1. 天池山莊的整頓

建於民國 82 年的天池山莊，以現在的標準看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以國外同類型的山莊來比較。天池山莊欠缺幾項設施：

- * 放置大型裝備如大背包、帳棚的專區。
- * 放置山莊儲備用品與山難急救用品的倉庫。
- * 劃定供登山隊使用的露營區及帳棚架設位置。
- * 垃圾處理機制。
- * 使用太陽能發電的設施。

日治時代的能高駐在所，佔地較現在的天池山莊大，目前山莊東側舊有的水泥屋基上堆滿垃圾，可考慮在原地基上加建一棟供登山隊使用的木屋。可紓緩假期時山莊的壅擠，也可減少因登山隊與健行隊作息不同造成的爭執。另外，廁所水管漏水亂噴的小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也是造成髒亂的問題。

2. 適度整修步道

目前能高越嶺道東段有一處小型碎石坡崩塌，對於登山健行者來說不成問

題。但未來若當作適合大眾健行的國家步道，一般人可能有安全顧慮。應以砌石駁坎固定坡面及路基。

3. 台電保線所的利用

台電雲海保線所與檜林保線所，各可容納 50 人借宿，目前需透過關係管道才能借宿，如能與台電協商，提供正式收費借宿，可紓解假日人潮。（保線所分別隸屬於台電中部供電處與東部供電處。）

4. 台電施工道的健行

北橫、中橫、南橫都有人健行，台電施工道路雖然不是正式的步道，但是沿途的風景與原有的能高越嶺道相比，也不相上下（其實施工道大部份就是原有的能高越嶺舊道拓寬而成）。作為國家步道的延伸，更適合男女老幼的健行活動。

5. 台電奇萊山莊的利用

奇萊山莊的土地為林務局所有，建物由台電東部發電處管理，目前常駐工作人員有 3 人。

奇萊山莊為三層樓建築，其中二、三樓各有 8 個房間，共可容納 100 人住宿。目前二樓有 3 個房間使用中，三樓全部是空屋。每個房間都有木板通舖。如果可以住宿台電的奇萊山莊，能高越嶺道健行者只要多花一天時間，就可以走到龍澗或銅門，也沒有接駁車的問題了。

建議行程：

第一天 霧社——屯原——雲海——天池山莊——天池來回山莊（可視體力登奇萊南峰）

第二天 天池山莊——能高主山北峰——能高鞍部——檜林——台電施工道接駁車到花蓮，或施工道繼續步行到奇萊山莊（6 公里）

第三天 奇萊山莊——磐石保線所（13 公里）——龍澗發電廠（13 公里）——見返隧道九曲洞景觀——銅門（8 公里）

（第三天路程雖然較長，但均為緩和下坡路，一般人平均時速可達 5 公里。如不想走到銅門，也可在龍澗電廠叫車）

6. 霧社設立遊客服務中心

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埔里工作站霧社分站的辦公室，可整理規劃為能高越嶺道西端的遊客服務中心。霧社分站原本是工作站的規模，現因縮編而使辦公室大部分空間閒置，其位置正在霧社中心點，交通方便。

服務中心除提供能高越嶺道健行資訊外，也可代定接駁車、民宿或依健行隊需要，安排泰雅嚮導服務。

7. 池南遊客服務中心的利用

日治時代，能高健行隊往往以鯉魚潭為終點站。現在雖然大多數隊伍，都是採取由西向東健行的方式，但是，其實由東向西走，反而可以解決接駁車的問題。（西端自屯原下坡約7公里，到達廬山部落即有客運班車。）

池南森林遊樂區的遊客服務中心，如能兼作能高越嶺道東端的遊客服務中心，可互利共生，增加集客力。

8. 印製能高越嶺道路線自導地圖摺頁及手冊

印刷能高越嶺道資訊分2種，一是路線地圖摺頁及簡單景點說明，二是包含能高越嶺道歷史背景、動植物介紹、各史蹟點介紹等較深入的小手冊。

9. 以解說牌代替深入參觀史蹟地

在各史蹟地設適當護欄，阻擋遊客進入踐踏，但要提供完整解說以滿足遊客的求知欲。

9. 設置大型地圖與解說牌

在屯原能高越嶺道西端步道登山口、能高越嶺道東端步道登山口。設置大型自導式地圖與解說牌。

10. 結合當地的文化、經濟、觀光產業

結合地方人士，定期舉辦當地特殊的活動，如泰雅族的編織教室、口簧琴演奏、小米麻糬、小米酒的製作品嘗，泰雅風味餐品嚐。溫帶花卉、有機蔬菜園的參觀選購，春陽溫泉的露天野溪泡湯、銅門刀鞘的彩繪活動……，帶動地方產業發展，也讓旅遊者有更深的體驗。

11. 定點定時接駁車系統

輔導霧社、銅門兩地的接駁車業者，定時、定點接駁能高越嶺道健行者，以方便小型隊伍利用，增加能高越嶺道道的接駁效率。

在接駁車系統未建立之前，可以利用霧社及池南的遊客服務中心代為安排。

12. 對國外人士的推廣

民國50、60年代，能高越嶺道對海外愛好自然人士的吸引力，因為台電施工道路的開闢，而逐漸減低（當時情況非常雜亂，連國內健行隊也大幅減少）。

能高越嶺道成為國家步道後，因為吸引的主要因素都還在，可重振旗鼓，向國際推廣。除了國家步道網站外，也可結合觀光局的海外廣告計畫。

13. 考慮復原柴田溪吊橋至天長斷崖路段

因台電施工道路開闢而破壞的能高越嶺道五甲崩山以東部分，其實有一段路的路況還很好，就是從柴田溪吊橋到奇萊保線所，過奇萊溪吊橋，再走過天長斷崖的步道，可接上台電施工道天長斷崖隧道東口附近。

目前柴田溪吊橋與奇萊溪吊橋的狀況都還好，僅須抽換部分腐朽的橋板。天長斷崖的步道，直到去年（2002）5月之前，台電員工還依賴它進出（當時施工道路天長隧道坍方，2年多時間，台電工作人員，都靠天長斷崖的步道進出檜林保線所與奇萊山莊。）

而奇萊保線所，雖然在幾年前被台電拆除以防止閒雜人利用，但是她特別優美的景致並不因此減少——這裡是柴田溪與奇萊溪會流點，兩溪所環繞的高台。吊橋、瀑布、峽谷、清溪、森林與寬闊的視野，無一不具備。

這一段道路全長約7公里，重新開通後，不僅可以增加能高越嶺道的吸引力，也可預防萬一天長隧道再度坍方，能高越嶺道還能繼續通行。

14. 能高越嶺舊道暫時不宜開放

能高越嶺舊道的部分，雖然史蹟豐富，大部分的路況也很好，但是所經之處自然生態條件非常好，在專家進一步研究確認之前，暫時不應作任何設施，也不宜對外開放。

能高越嶺道沿革與族群動態年誌

清嘉慶 22 年（西元 1817 年）

清廷在埔里社番界立石嚴禁漢人侵越。

道光 3 年（西元 1823 年）

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倡議開拓埔里社番地。（埔里社以東山地仍是平地人的禁地。）

光緒 8 年（西元 1882 年）

霧社抗日事件領袖莫那魯道出生。

明治 28 年（西元 1895 年）

4 月，清、日兩國代表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

5 至 10 月，日軍以武力掃蕩島上各地的抗軍。

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

4 月，台灣總督府決定在全台「蕃界」11 處，設置撫墾署，專掌「林野、蕃人調查、蕃人教育與授產，以及蕃地取締」事宜。

7 月，埔里社撫墾署首先成立。這是總督府「理蕃事業」的肇始。日人在埔里社地方開始與泰雅族作零星的接觸，但是，對於東部的泰雅族產生更大的興趣。

今年初首次隻身闖入高山地帶探險的陸軍中尉長野義虎，搶先帶回東部泰雅族生活樣貌的訊息。

7 月，長野中尉觀察了太魯閣、木瓜兩群的生活。他對於能高越嶺道東段及東部入口處的泰雅族木瓜群有比較清晰的描述。

「木瓜蕃和太魯閣蕃在語言習俗方面相同，但是只有紋面部分不相同。木瓜蕃不管是男是女，都在額頭上刺 5 條平行的縱紋。我也聽說，每次獵獲一個人頭，就加刺一條鯨紋，但是我不相信這個說法。我看到有些小孩臉上也刺鯨，可見獲得人頭多少，不影響鯨數。

木瓜蕃包括 7 社：麻老老社、麻阿加三社（Manalkasan）、馬要社、陳門社（即銅文蘭社）、豆烏呂社（Gubul）、砂寶社，以及苟南社。

木瓜 7 社的社眾，是原來從西部埔里社方面的霧大社（即霧社）遷來的，語言也和原居地的族人相同。比起平地蕃，太魯閣蕃和木瓜蕃相當『猛惡』。」

8 月，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技師田代安定，專程往花東地方進行「台東殖民地預察」，對於西部泰雅族東遷木瓜溪的族群有著墨：

「木瓜蕃與太魯閣蕃同屬黥面蕃，其住棲區域極狹小，北起木瓜溪南岸，南至魚尾溪邊，亦即吳全城背後山中一湖（即鯉魚潭）的四周山腰，分爲七小社散居。」

以上長野義虎與田代安定於台灣割讓次年—1896 年，大膽前往後山調查，只探出最早移入木瓜溪口木瓜群的動態，但所知有限。至於從立霧溪中游『內太魯閣』遷入木瓜群地盤的族群（遷入後稱爲巴托蘭群），則非能親臨探險之地，所以這兩位先驅探險家尙未知曉，外界也完全不知有巴托蘭群割據木瓜溪上、中游，能高越嶺道東段沿線山坡。

12 月，台灣總督府軍務局陸軍部，決定調查台灣橫貫鐵路與東西橫貫道路的預定路線，事先組織 5 支探險隊去進行探查任務。其中的 1 支預定從南投廳埔里社出發，橫越中央山脈主脊到花蓮港廳，命陸軍大尉深堀安一郎率領此探險隊。

明治 30 年（西元 1897 年）

1 月，深堀大尉一行 14 人，在漢人通事和「蕃女」陪同下，從埔里出發。隊伍中有負責調查森林的 1 名技師、3 名軍務局雇員，分別負責地圖測繪、醫務及譯員工作，2 名士官和 1 名士兵擔任護衛，以及 6 名日人腳伕。他們的真正任務是調查地形、森林與部落分布，以研擬開鑿橫貫鐵路或道路與殖民於沿線的可行性，所以避開清人所開的開山撫蕃道路，改採原住民道路，由霧社入山。

深堀大尉等人從霧社進入道澤群（Tauda）與托洛閣群（Toroko）的地界（今平靜和靜觀）後，通事逃離現場，只剩探險隊準備在部落人嚮導之下沿著木瓜溪到花蓮。因爲西部這兩群與東部立霧溪太魯閣族、木瓜溪巴托蘭族有宿仇，頭目不肯派人同往。一行人轉往北港溪白狗群（Hakul）求助。結果白狗群的人認爲異族闖入部落後，必定有大軍隨後趕來討伐他們，不但肯帶路，還威脅要砍殺探險隊員（據傳，當場 4 名隊員被殺）。

一行人不得已退回濁水溪源頭的靜觀。靜觀沙特社（Sado）頭目勉強派遣 12 名壯丁給探險隊帶路。一行人於 2 月 8 日從靜觀出發。據報，前導的部落

壯丁帶路到中央山脈主脊時，因山上降雪，無法忍受寒冷，又因為懼怕與他們敵對的族群在陌生之地相遇，於是在山上丟棄行李，逕自離開隊伍返回部落，只留下日人於山上。

深堀大尉等人，乃自行前進，到了3月，一行人的音訊完全斷絕。

3月，埔里社守備隊派秋元和柿內2名少尉前往平靜、靜觀調查，只收回探險隊員的遺物。他們獲悉探險隊在奇萊南峰至東部奇萊溪上游的支流Minaken溪附近，全部被殺害。

到底是木瓜溪巴托蘭群的人殺害的呢？還是隨行的沙特社12名嚮導加以殺害的？深堀大尉和13名部下全部被殲滅於能高天池一帶的真相，雖然經過日本軍部調查，真相仍然不明，成爲一個永久的懸案。

這是日本領有台灣以後，第一個探險隊被殲滅的事件，驚動了總督府與各界，影響了其後總督府對泰雅族採取強硬「理蕃」措施的遠因。

總督府爲了紀念深堀大尉因公殉職的事蹟，將能高越嶺道天池西側的一座高山（海拔3,311公尺）命名爲「深堀山」。

已就任爲埔里撫墾署署長的長野義虎一行人，欲前往霧社踏查，受到霧社群抵制，不得已而折返。

8月，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囑託伊能嘉矩於192天環島巡查之際，來到埔里社調查族群，意外地看到上述2名少尉調查深堀大尉遇難的報告〈北蕃探險報告〉。

之後，伊能在巴蘭社人嚮導之下前往霧社調查共4天。他所寫的《踏查日記》與《台灣蕃人事情》中的「埔里社地方誌」，是日人治台後，關於埔里、霧社地方泰雅族部落最早的調查紀錄。

「從埔里社前往霧社、巴蘭社、斗卡社及太魯姑內社，可以沿眉溪上溯。道路兩旁森林繁茂，巨木林立，道路險惡，處處絕壁，步行困難。……從太魯姑內社到木瓜社，需翻越木瓜山之險，往年兩地蕃社曾有往來，但是因爲發生戰鬥，交通杜絕。」

陸軍部隊首次行軍於埔里通往霧社道路8公里處，被霧社群攻擊，截斷了回程，部隊幾乎被殲滅。從此以後，霧社群對日本官憲心存輕侮，到處襲

擊腦寮，殺害警備員，前後達 5 次。

明治 31 年（西元 1898 年）

本年起到明治 36 年（1903），總督府對霧社地方實施全面封鎖。

明治 33 年（西元 1900 年）

7 月，在台灣進行第 4 次人類學調查的鳥居龍藏來到埔里社，想進入霧社地方調查族群，卻遭失敗。他說：「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從今年 4、5 月起，霧社蕃頻頻獵取日本內地人的頭，當局禁止我們日本人進去，令人遺憾。」

明治 34 年（西元 1901 年）

1 月，埔里社支廳長從埔里出發，經由霧社到靜觀（Toroko）巡視，發現深堀大尉等一行人中的 4 個頭骨展列在頭骨架上。

3 月，埔里社巡查田邊文七率領隘勇隊前進到東方觀音山時，和霧社 60 多名社眾交戰。警察、隘勇隊不敵而退回埔里社前進基地——蜈蚣崙。

明治 35 年（西元 1902 年）

4 月，人止關戰役。埔里社守備隊中尉中村幸十郎所率領的隘勇隊（軍帽上有紅色帶，被霧社泰雅人稱為「紅頭」）要侵入霧社群地界，在「人止關」隘口，和據守在那裡的 200 多名霧社戰士激戰，雙方死傷慘重，世稱「人止關之役」。

明治 36 年（西元 1903 年）

「霧社蕃贖事件」爆發。總督府爲了加速霧社群「歸順」，用計教唆與其對立的布農族干卓萬群，以供給鹽和重要民生用品並重修友好關係爲理由，誘騙霧社群代表 150 人到兩族交界處——土名 Bukai，日稱「姊妹ヶ原」的地點談判。干卓萬群方面預先將 200 名戰士埋伏於四周，設宴款待來客。當霧社群泰雅人喝得醉醺醺時，干卓萬群頭目一聲令下，埋伏者突然衝進宴會場中，慘殺沒有防備的霧社群壯丁 130 人，當時只有 20 名逃離了虎口。從此以後，霧社群失去了菁英，勢力大挫。

12 月，被封鎖的霧社群缺乏鐵器以維持生計，向警方要求和解並恢復交易。

總督府推出「理蕃大綱」，決定對「北蕃」（泰雅族）採取討伐、對「南蕃」（布農族及南方各族）採取綏撫政策。在北部推進隘勇線深入泰雅族地盤。

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

11-12 月，日本警方趁霧社群被封鎖後生計困難，利用族人要求和解並答應從事勞役的大好時期，構築從埔里穿越守城大山與關刀山間，伸向霧社的第一條隘勇線。一共動用了 1 個警部、7 個警部補、44 個巡查、340 個警手，和數百人霧社群勞工，總共 1,000 人。（次年 5 月完工，同時舉行霧社群 12 社埋石宣誓歸順儀式。）

警方推動「埋石山」、「眉原、霧社」兩條隘勇線前進，爲了有效管制，在霞ヶ關設置中央監督所「操縱」霧社群。（「霞ヶ關」位於埔里東側獅仔頭對岸平台，烏踏坑附近，原本是霧社群的領地。）

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

1 月至 2 月，「台灣蕃通」森丑之助，前往霧社群、托洛閣群地盤調查。

4 月，綽號「理蕃總督」的陸軍大將佐久間左馬太，就任台灣總督。

5 月，延長到霧社的埋石山隘勇線完工，在中央監督所舉行「霧社群宣誓歸順」儀式。日人所提出的歸順條件是：

1. 絕對遵守官廳命令。
2. 絕對不闖入隘勇線內。
3. 到交易所時，不得攜帶武器。
4. 走近隘勇線時，要攜帶日本國旗，以免遭到射殺。

台東廳人口統計顯示：能高越嶺道車段泰雅族木瓜群共有 125 戶，425 人，其中壯丁 144 人，擁有 213 支火槍。

明治 40 年（西元 1907 年）

1 月，佐久間總督揭示「蕃地經營方針」——等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理蕃事業」，在北部泰雅族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隘勇線前進，與討伐行動並進的強硬政策，從此進入準備階段。

依照這個構想，想從台北、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南投、花蓮港等地各支廳，開築 10 條隘勇線伸向中央山脈，另外開 1 條南北方向貫通各隘勇線的縱貫隘勇線，成爲一個道路交通網。霧社將是伸向花蓮港方向的隘勇線起點，也是南北與東西兩方向隘勇線的交叉點，同時是整個地區交通網的中心。

第一次五年計劃（未公開宣告）中，第1年（1907）的目標，正是從起點的霧社向東開鑿橫越中央山脈，東部沿木瓜溪下降至花蓮的道路。（東部族群尚未探查，延至大正6年，西元1917年，才正式開鑿。）

1月至2月，森丑之助從埔里、霧社首探能高主山，並第一次橫越能高主山，向東下至花蓮。

9月，綽號「生蕃近藤」的傳奇人物近藤勝三郎，奉佐久間總督之命，探能高主山線橫越中央山脈。（森丑之助與近藤勝三郎可能是最早非原住民走通能高越嶺道的人物，都負有探查任務。）

明治41年（西元1908年）

5月，台東廳新設巴托蘭隘勇線。此線以花蓮縣秀林鄉銅文蘭蕃務官吏駐在所為起點，溯木瓜溪至 Mugiro 溪合流點為止，約3日里2町（約12公里）。從5月21日開始作業，6月12日完工，目的是牽制與懷柔合流點一帶（今龍澗）的巴托蘭群。巴托蘭群與立霧溪內太魯閣群同族，由於太魯閣群被日軍封鎖，向木瓜溪移動，但是與先住的木瓜群不合。

本隘勇線的開築，將成為今後向西部埔里、霧社延長的橫貫道路（即能高越嶺道）的基礎。

7月，在霧社東北側的赫哥社(Hogo)，新設赫哥分遣所，同時，在其上方（西北）羅多夫社(Lodox)，設羅多夫分遣所（道路未開，先設警備點）。兩處警備點的存在，顯示警備力已部署於東西走向的能高越嶺道西段。

11月，警方鑒於「理蕃發展上，霧社地方已有經略蕃地的基礎」，首先在霧社設置「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與「埔里支廳霧社分室」（即警察分署）。

12月，埔里支廳組織1支以支廳長親自指揮，僱用660名腳伕支援，由4名警部、7名警部補、102名巡查、575名警手和隘勇組成的1,490人隊伍，進行埔里、霧社、立鷹、三角峰方面隘勇線前進，目的是圍堵霧社群、道澤群和托洛閣群。

隊伍從埔里進發，溯眉溪，從本部溪、眉溪匯流點起上稜，沿著埋石山、關頭山稜線，經巴蘭社、霧社、南東眼山，伸到今霧社支線（公路）上的立鷹（Tattaka）分遣所，於沿線設置關頭分遣所與巴蘭分遣所，在立鷹分遣所架設一座砲台，全長36.7公里。

因為從立鷹砲台，以及延長線上的三角峰分遣所（也設砲台於山頂）、追分分遣所、櫻峰分遣所，都可以俯瞰或砲擊霧社群各社，包括更遠的博阿倫社（廬山）和馬赫坡社，以及濁水溪源流東岸的道澤群與托洛閣群。此隘勇線的完成，等於控制了霧社以北到合歡山方面延長線上的要害。

12月，總督府警察本署宣佈：全島原住民共120,254人，所持有的槍枝共27,288挺。其中，泰雅族人口29,149人，槍枝10,841挺，亦即每100人中有37挺，占各族之冠。

明治42年（西元1909年）

2月，從埔里支廳，經由霧社到立鷹的南北方向大隘勇線完工。在立鷹設置倉庫，大量貯存彈藥與軍需品。

「三角峰方面隘勇線」與明治38年（1905）從埔里穿越關刀山、守城大山間，伸向霧社的第一條隘勇線在霧社相交。從此以後，霧社被劃入隘勇線內（線內與線外有別，線內即警力控制範圍內）。

霧社成為統治權控制範圍內地區的重鎮。後來能高越嶺道穿越霧社群心臟地區，伸向中央山脈的基礎，也在這時候奠定了。

本年度，埔里支廳也推動「霧社、白狗方面隘勇線前進」，動用了1,117人隊伍進行，完工後，在霧社西北方的北港溪瑞岩（Masitobaon）新設馬西托巴翁駐在所，執行從霧社經哈汶（Habun）、白狗（Hakul）至瑞岩（Masitobaon）各社的另一條南北隘勇線警備。

10月，總督府官制改正。在民政局下新成立「蕃務本署」，執行即將在全島展開的「五年理蕃計劃」。

明治43年（西元1910年）

台灣總督府宣佈實施五年理蕃計劃。武力大討伐時代已來臨。討伐前的地形測量與部落「蕃情」探查也開始啓動。

3月，蕃務本署測量技師野呂寧、技手財津久平首登合歡山，完成合歡山與北港溪上游地形與部落分布的觀測。（3月上旬，第一次行動因為天氣惡劣而失敗，下旬第二次行動才成功。）

11月，總督府民政長官透露：「南投廳霧社蕃現有11社，730戶，大約3,900人，盤據於峻險地形，倨傲自大，不服官方命令，到處襲擊腦寮，殺害警

備員，前後達 5 次。」

12 月，南投廳鑒於霧社地方各群叛、服無常，雖然明治 39 年（1906）已集體埋石宣誓「歸順」，依然襲擊各地腦寮、駐在所，決議舉行 1 次懲治性質的討伐戰。

由南投廳長率領的 1,000 多名討伐隊從埔里進發，走現稱中橫霧社支線的隘勇路，到立鷹與三角峰兩分遣所，從兩處砲台，向東南方濁水溪源頭東岸的各社，進行猛烈砲擊，各社茅屋在炮火中燒燬，死傷人數多到無法估計。

12 月 21 日，托洛閣群（今靜觀）頭目出面來到警備線上，乞求終止砲擊。討伐隊以繳出武器為條件，接受和解。本次討伐行動於次年 3 月才結束。

霧社群、道澤群與托洛閣群被強制收繳 1,210 支火槍，包括精密的摩琵槍 50 支、斯耐特槍 9 支、雷明頓槍 10 支，以及日本村田槍 21 支、土製管打槍 416 支、火繩槍 652 支、其他 52 支。族人從此喪失了賴以維生的狩獵工具和祖先所傳下的精密槍枝（傳家寶）。

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

3 月，因為「霧社膺懲行動」奏效，於馬赫坡社（Mahebo）增設馬赫坡駐在所。（能高越嶺道尚未開築，但是原住民社路與伸至赫哥社、馬赫坡社的隘勇路，已能讓警備員通行無阻。）

7 月，赫哥社（今春陽）2 名頭目發起的抗暴行動計劃失敗。

霧社群屢次被討伐期間，曾有秘密組織和反抗行動，但是事前都被警方發覺而失敗。最大的 1 次，是由赫哥社發動的。頭目們認為「各駐在所的聯絡道路開通之日，就是各社頭目和部落內勢力者被日人殺戮的時刻。」又說：「官設警備線的延長線，是爲了消滅我們而設計的，所以我們要阻止警備線深入我們的地盤，要搶先襲擊各駐在所，強奪武器、彈藥，大家團結一致抗敵，把日人隘勇線擋在我們勢力範圍外。」

這個計劃被日警發覺以後，首謀的赫哥社兩名頭目被日警逮捕，拘禁於埔里支廳牢裡。此外，警方將參加密謀的各社社眾約 50 多名，以前往埔里觀光為理由，召集到埔里加以逮捕、拷問。

明治 43 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止大討伐期中，第 1 次討伐結束以後，官方實

行恩威並施以招攬民心的計策。

6月與8月，分別在道澤群（平靜）和托洛閣群（靜觀）設立警察官吏駐在所。霧社警備網，已延伸至濁水溪源頭（合歡山東南方）。

8月至9月，南投廳7個轄區內選出43名「蕃人代表」前往台北，參加總督府安排的「日本內地觀光」。後來在昭和5年（1930年）發動霧社起義事件的領袖莫那魯道，也在觀光團內。

本年度到次年（明治44-45年）止，在佐久間總督授意之下，警方總共舉辦4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由駐警帶領部落人代表，前往日本參觀兵工廠、陸軍的操練、飛機、大砲射擊、靠在碼頭的軍艦，甚至參拜神社。目的是展示近代化軍隊的威力，以收嚇阻之效。

據帶隊日警所引述，泰雅人嘆服日本軍威壯盛，說：「日本人口多到樹葉一般數不清。……把我們的子彈全部聚齊，也不如日本兵那麼多！」

本年度（明治44年）12月，總督府蕃務本署調查並發表「蕃社戶口一覽表」。泰雅族共有209社，6,004戶，27,871人。

西部泰雅族分為霧社群（12社）、道澤群（5社）、托洛閣群（5社）、萬大群（2社）、眉原群（6社）、南勢群（1社）、白狗群（3社）、馬列巴群（6社）撒拉矛群（4社）。其中，霧社群人口最多。

東部泰雅族分為太魯閣群（12社）和木瓜群（4社）。此時東部立霧溪和木瓜河流域的部落群，只有少數探險家冒險通過，確實的部落分布與人口資料，還沒掌握到，以致能高越嶺道東段附近部落，只知木瓜溪中游巴托蘭社與木瓜溪出海口南方的馬里勿社、長漢社等。

12月，蕃務本署派測量技手財津久平，從合歡山前往奇萊主山探測「太魯閣蕃地」的地形與部落分布。探險隊由警部伊藤泰作以下34名警察部隊組成，僱用漢人挑夫35名、托洛閣群「蕃人」20名，於15日從合歡山走向奇萊連峰，在最低鞍部遇到41名太魯閣群以喊聲叫陣，不得已終止行動。全隊撤退。

明治45年（大正元年）（西元1912年）

2月，新設眉溪警察官吏駐在所。眉溪是埔里通往霧社的唯一要道，部落民出入頻繁，附近多為平地人製腦之地，乃設置駐在所警戒。

7月，佐久間總督首次前往霧社地方巡視。〔以後，總督2次經由霧社前往合歡山指揮軍警部隊向合歡、奇萊、能高連峰進行探險、觀測（大正2年），指揮慘烈的太魯閣討伐戰（大正3年）。〕

大正2年（西元1913年）

總督府爲了「廓清太魯閣蕃地」，進入探險、測量的準備階段。

3月，立鷹警戒所設立，負責立鷹隘勇線的警備。

3月，蕃務本署奉佐久間總督之命，派出1支合歡、奇萊探險測量隊。探險隊長是測量技師野呂寧。這支隊伍由117名武裝警察、5名測量人員、46名隘勇、100名漢人挑夫與64名「蕃人」嚮導組成，南投廳和埔里支廳支援，從埔里出發，經由霧社、立鷹警戒所，以及三角峰、追分（翠峰）、櫻峰等3處分遣所到合歡山山頂。3月22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大隊遭遇寒流吹襲，冷雨與氣溫急降，導致一夜之間89人凍死，轉往奇萊探險的計劃挫敗。探險隊退回霧社與埔里。

9月，蕃務本署再奉佐久間總督之命，同時派出2支探險測量隊，分別從霧社前往（1）奇萊北峰方面（2）能高主山方面，由陸軍第二守備隊和南投廳支援。

合歡山、奇萊北峰隊仍以武裝警察爲主力，部分陸軍軍官參加。佐久間總督也率領大島警視總長、石橋南投廳長到合歡山頂，並且在前進指揮所督導野呂技師和搜索隊的作業。290名探險隊登上合歡山觀測後，於10月3日攻上奇萊北峰，完成地形測量與內太魯閣群部落群偵查。

能高主山隊由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指揮，探險隊由武裝警察與陸軍混合組成，於馬赫坡社完成編組後出發。陸軍第2守備隊荻野司令率領參謀，與探險隊一起行動。10月1日登上能高主山頂，進行觀測與製圖。之後，於10月3日登上奇萊主山測繪地形圖，最後沿能高越嶺道（仍是蕃路狀態），經馬赫坡社和霧社返回埔里。

本次能高主山探險隊，已查出有關能高越嶺道與部落現況，擇要分述如下：

1. 探險隊走馬赫坡社背後的安達山稜線上至能高主山。這是能高越嶺道正式開鑿之前，當地泰雅人常走的路，比迂迴至屯原、雲海、能高天池的另一條舊路，更加便捷。

2. 隊伍從能高主山走正稜（中央山脈主脊）至奇萊主山，原路退回能高天池，循能高越嶺道的前身舊路，經屯原、廬山返回馬赫坡社。
3. 從能高主山看到巴托蘭群的沙卡亨社最近，作了詳細的地形與部落分布的觀測。東部森林密佈，林下獵徑很多，族人走獵徑往來。

10月，武裝警察隊從東部探險木瓜溪巴托蘭群的意圖失敗。10月17日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率領府內1名警部、蕃務本署測量技手財津久平、花蓮港廳蕃務課長，以及1名花蓮港廳警部，在木瓜溪口川中分遣所，與來到隘勇線外的巴托蘭群代表會面，請對方頭目下山與警方談判，並准許警察人員進入巴托蘭群地盤，但是被巴托蘭群頭目拒絕。（木瓜溪中游巴托蘭群頑強抵抗日人侵入，因而日人對該地的部落分布與形勢仍不明。）

大正3年（西元1914年）

在佐久間總督命令下，各地警方組織討伐隊，向大漢溪、頭前溪、大安溪中、上游一帶進行（1）隘勇線前進、（2）武力收繳武器、（3）開鑿警備道，深入山地的強硬手段。直到本年度，所謂五年理蕃計劃已近尾聲。

蕃務本署總長大津麟平及時發表「理蕃政策原議」，聲稱：

「理蕃的目標，是蕃人槍枝的沒收。爲了貫徹這個目標，不惜以武力征討並強制收繳槍枝，之後強制蕃人移往山麓地帶，轉化爲農民從事水田工作。」

除了武力行使外，實際上進行討伐後的「撫育」，如從事「蕃人授產」時，給霧社群巴蘭社、塔卡南社和西堡社，分送柑橘苗和甘蔗苗。

把各部落所有的槍枝全部沒收以後，警方實施「貸與槍制度」。鑒於失去槍枝就無法狩獵的事實，當局核定128挺修正村田式槍，由各地駐在所巡查零散交給獵者借用，每人1次領1支槍和5個子彈，狩獵回來後將村田槍歸還駐在所保管。

另外，警方嚴令各部落拆除頭骨架，不准出草獵首，同時也禁止男女紋面習俗。因此，山地治安及部落生活，全部控制在各駐在所巡查手裡。

在討伐戰方面，西部泰雅族的討伐，在大正2年（1913）8月最後平定新竹州霞喀羅群以後，全面結束。此時，佐久間總督凱旋回台北，對外公開宣稱：「中央山脈以西，北蕃全部平定。」

但是，台灣東部太魯閣群和木瓜溪巴托蘭群尚未被「征服」，阻止總督府對東部族群的控制與富源的開發。

此時，東部和平溪姑姑子（Gukul）方面及木瓜溪巴托蘭群方面的探險，以及攀登南湖大山，從山頂觀測立霧溪、陶塞溪的各梯次活動，業已完成。而集中於明治 43 年（1910）至今年（1914），在合歡、奇萊、能高、南湖大山方面的地形測量也相繼完成，東部山區部落分布，也大致上明瞭了。

3-4 月，總督府蕃務本署陸續發行《太魯閣方面調查事項》及《太魯閣方面氣候概要》等綜合地理形勢、蕃情分析與各梯次探險報告的書（限於部內列管流通），同時也製作、發行一套《台灣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成為總督府軍警向東部立霧溪和木瓜溪山區進軍的利器。

至此，佐久間總督發動所謂「太魯閣蕃討伐戰」的態勢已就緒。

台灣西部霧社佔有戰略地位，已成為從西部朝向立霧溪和木瓜溪進軍的基地，也是後勤基地。（東部則以花蓮為策動基地，前進部隊則部署於木瓜溪口多摩南分遣所（文蘭）和立霧溪口南岸新城。）

5 月，討伐行動開始。警方事先鋪設埔里、眉溪（地名）間的輕便鐵軌、拓修眉溪至霧社「櫻台」的道路，以及從霧社鞍部北伸至櫻峰的道路（今稱合歡越嶺道，即中橫霧社支線）、從霧社伸向博阿倫社、馬赫坡社的區間道路，同時在斯庫社（Suk）下方，架設全長 60 間（108 公尺）的大鐵線橋，給軍、警部隊和物資輸送隊通行。

太魯閣戰爭中，71 高齡的佐久間總督親自到設於合歡山谷森林中的西部陸軍指揮所督戰。貫穿埔里、霧社、立鷹至櫻峰的隘路上，陸軍部隊與漢人輸送隊絡繹不絕。

討伐軍分為立霧溪方面討伐軍與巴托蘭方面討伐軍。西部陸軍部隊在佐久間指揮下，分為 4 路向東部立霧溪進攻，東部由武裝警察隊分成 3 路向西部夾攻。木瓜溪巴托蘭方面，也一樣地分別由西部陸軍和東部警察隊從兩邊夾攻。

木瓜溪方面，東部警察部隊從多摩南分遣所，沿著能高越嶺道前身的舊道西進，西部鈴木聯隊則從霧社和博阿倫社，沿著能高越嶺道的前身（舊道）進軍。結果鈴木聯隊佔領了能高天池與奇萊南峰一帶，進而越過中央山脈到達巴托蘭社上方，與從東部銅門攻上來的松山隆治警視率領的警察部隊會合。

6月，當警察部隊準備從木瓜溪下游攻向中游的馬黑洋社（Maheyan）和沙卡亨社（Sakahen）時，鈴木聯隊派1名中尉帶領斥候隊到沙卡亨社附近高地，在激戰中沙卡亨社戰士5名被擊斃，6、7名被擊傷，沙卡亨社屋舍被日軍放火燒燬。之後，沙卡亨社人突襲駐紮其地的日軍小隊，擊斃2名士兵、3名腳伕，傷1名中尉和9名士兵。大高佐三郎中尉重傷後不治身亡。這1支日軍小隊幾乎被殲滅，世稱「沙卡亨之役」。

另外，在木瓜溪下游近河口處的摩古莫給社（Mak-kuMuge）、摩古伊波社（Mak-ibox）和摩古多用社（Mak-doyon）原來是自立霧溪的族群，當警察部隊從銅文蘭準備要進攻時，表明不反抗的態度，避開了兵禍。

位於能高越嶺道東段南側高地的古魯排西社（Qotox-pais），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當日軍從西部攻進巴托蘭地區時，鄰近部落相率避難於本社陡峻之地。（後來日方在古魯排西山設置砲台，控制能高越嶺道東段部落群。）

位於木瓜溪中游北岸的巴托蘭社則頑強抗戰。總頭目 Kalau Watan 率領 60 多名戰士出擊時，胸部中彈而陣亡。

這場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山岳戰爭，日方稱為「太魯閣蕃討伐戰」，與迎戰的泰雅族，以及與能高越嶺道的關係，分述如下：

1. 日軍第 1、2 聯隊和 2 個砲兵中隊共 3,180 名兵員，從霧社、博阿倫，分別沿合歡越嶺道和能高越嶺道，向立霧溪和木瓜溪進軍，由台灣總督擔任總指揮官。
2. 被徵召擔任西部戰線尖兵的泰雅族道澤群與托洛閣群，人數不詳，應允參加所謂「蕃人隊」的原因，是從明治 30 年（1897）此兩群的人殲滅深堀大尉一行 14 人以來，一直受到日人敵視，隨時擔心日人的報復，所以與日人合作。
3. 主戰場是中央山脈屏風山、奇萊連峰以東，所以位於山脈以西的合歡越嶺道西段並沒有成為戰場，只是陸軍部隊與輸送隊進出的重要路線。
4. 東部立霧溪和木瓜溪方面，在總督府民政長官擔任武裝警察部隊總指揮下，出動 10 支部隊攻擊立霧溪、6 支部隊攻擊木瓜溪，另 3 支獨立支援部隊，包括 5 名警視、23 名警部、54 名警部補、130 名巡查部長、1,371 名巡查、1,498 名隘勇和警手等，共 7,967 名兵員。
5. 陸軍和警察部隊總共 11,075 人，加上 12,000 名漢人挑夫與人數不詳的「蕃人隊」，再加上南投廳派出的「道路開鑿作業隊」數百名，所以總共 2 萬多名人員，分別從霧社、立霧溪口和木瓜溪口進出。
6. 戰爭從 5 月底展開，直到 8 月底才撤軍。長達 3 個月討伐戰中，太魯閣群

與木瓜溪巴托蘭群英勇抵抗，日軍以 10 倍兵力鎮壓大約 2,350 名泰雅族抗軍。

7. 能高越嶺道東段，首次成爲血染大地的抗日戰場。西段無戰事。
8. 戰爭中，合歡越嶺道西段，由南投廳作業隊在進軍的同時，拓修霧社至合歡山、合歡山已東至屏風山北稜及托博閣一帶，以及天祥以東錐麓斷崖道路。但是，能高越嶺道方面，沒有道路作業隊正式進入戰地拓修道路。唯一的例外，是爲了佔領木瓜溪古魯排西社上方，亦即古魯排西高地建造砲台，花蓮港廳曾派警察搜索隊，利用進軍之際，搶修從立霧溪合流監督所通往巴托蘭社和古魯排西社的「蕃路」。(此路線與戰後，大正 4 年，正式由花蓮港廳道路作業隊開鑿的初音至巴托蘭道路不同。)
9. 戰後一直到大正 6 年 (1917)，能高越嶺道才正式開鑿。戰爭中與戰後 3 年，能高越嶺道一直保持著泰雅人自古以來使用的原始步道狀態。
10. 已如上述，太魯閣戰爭中，原來與太魯閣群同爲泰雅族東賽德克亞族的巴托蘭群，在中央山脈以東的木瓜溪流域，與日軍英勇交戰。西部霧社群不是被討伐對象，所以能高越嶺舊道西段只有陸軍進出，並沒有戰爭。這個事實與後來昭和 5 年，1930 年爆發的霧社起義事件相反。在霧社事件中，能高越嶺道東段平靜，但是西段卻是殺戮戰場。

太魯閣戰爭與後來的霧社事件另有一個重要的差異點：

太魯閣戰爭是野心勃勃的佐久間總督片面引起的戰爭。太魯閣群一直到大正 3 年以前，仍保持著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對官方沒有做出重大的挑釁行動，卻無端地被大軍征服。而霧社事件，是霧社群 6 社崛起抗暴的戰爭，是族人自己引燃，遭受日人報復的一場戰爭。

9 月，在霧社設立「霧社蕃人公學校」。一般設於山地部落的小學叫做蕃童教育所，惟獨這裡叫做公學校。原來，霧社是統治權普及，而且已有隘勇線伸入其地，長度超過 20 日里 (80 公里) 以上，所以被評列爲全台蕃地中唯一的「一等地」(所謂治安上的「模範蕃地」)。設於霧社的山地兒童學校視同平地漢人的公學校，所以叫做「霧社公學校」。

霧社支廳成立，廳署設於霧社。霧社地方的警察行政權獨立於埔里支廳之外。

大正 4 年 (西元 1915 年)

3 月，警方安排木瓜溪中游古魯排西社頭目以下 47 名社眾，到花蓮新城參觀日軍軍營、製糖工廠與海岸貨船裝卸作業，警方趁機命頭目等人交出武器。(大正 3 年的太魯閣、巴托蘭戰爭後，警方已查出仍有槍枝被藏匿。)

3 月，霧社群塔羅灣社頭目和 3 名社眾，越過中央山脈到木瓜溪源流地帶

狩獵，被木瓜溪巴托蘭群人狙擊，頭目當場被擊斃。（中央山脈分水嶺是東部巴托蘭群與西部霧社群獵區界線。）

5月，第6代總督安東貞美就任。

7月，蕃務本署廢止，改在警察本署內新設理蕃課，所掌職務相同。（佐久間總督的大討伐時代已過去，為配合「五年理蕃計劃」而創設的蕃務本署被裁掉。）

9月，山地各蕃務官吏駐在所，一律改稱警察官吏駐在所，簡稱駐在所，對警備線附近部落負起警備任務外，也奉命執行「撫育」工作。

本年花蓮港廳開鑿初音警戒所（木瓜溪口北岸，入山第1站）到木瓜溪中游巴托蘭駐在所的道路，全長4日里30町（約16.2公里）。這是能高越嶺道最早從花蓮開鑿成官道的紀錄。

同時，開鑿銅門駐在所到控制分遣所的道路，長度27町（約2.9公里）。

9月，霧社群赫哥社人2名在能高主山南麓森林中狩獵，遇到5名東部巴托蘭群獵人的狙擊，因為身後為斷崖，不能後退，在一次還擊中，擊斃對方一名馬黑洋社人，並割下首級，把首級帶回赫哥社駐在所自首。這是獵區爭奪戰的一例。

駐在所的日警告誡轄區內社眾，要遵守分水嶺獵區界線，不得侵犯別群的獵區。罰涉嫌者5天勞役，並且停止槍器貸與2個月，諭令將首級埋葬。

11月，總督府民政長官以「本理第671號訓令」，宣示蕃地交易的目的是「蕃人撫育」，要供應生活必需品，鼓勵穀類、苧麻、蓮草、竹藤製品的製造、生產與輸出山地，但是要減少鹿茸、鹿鞭、鹿皮、鹿骨等狩獵產品，以消除殺伐之氣。警方也以減少食鹽的供應或停止交易為手段，處罰犯規者。

大正6年（西元1917年）

能高越嶺道正式開鑿。《理蕃誌稿》透露開鑿此東、西方向越嶺路的目的如下：

「台灣總督府決定開鑿能高越嶺道路，從霧社支廳所在地的霧社起，上升至博阿倫社上方稜線，沿著稜線旁邊向東伸至奇萊南峰鞍部，由此向花蓮港廳木瓜溪上游下降，經由巴托蘭蕃占居地到木瓜溪口，全長20日里（約

78.5 公里)。本道路橫互於「南蕃」(布農族)與「北蕃」(泰雅族)之間，對於蕃地開發與蕃人撫綏有利。東、西部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以調動警備員從東部或從西部馳援。東部資源的開發，自古以來因為交通不便而停滯不前，本線的開鑿對於東部的開發裨益良多。預計投入 81,058 日圓經費於開鑿工程，交給兩廳警察隊負起施工重責。花蓮港廳和南投廳，分別於 9 月 15 日和 10 月 11 日開工。」

9 月，花蓮港廳開鑿初音駐在所至廳界道路 12 日里 14 町(約 48.65 公里)，總工程費 42,478 日圓 78 錢。

10 月，南投廳開鑿霧社至廳界道路 8 日里 11 町(約 32.6 公里)，總工程費 37,327 日圓 92 錢。
——台灣總督府《蕃地調查書》

東部屬於花蓮港廳的路段中，初音至巴托蘭的部分，與 2 年前，亦即大正 4 年，所開的道路大致上重疊；而巴托蘭至花蓮、南投廳界的路段，則是今年(大正 6 年)新開的。

此時，能高越嶺道東段，與今日的能高越嶺道東段不同。舊道在今道之北，而中央山脈主脊上的廳界起點，比今日的新道越嶺點(能高鞍部)更北。舊道以奇來南峰東側「聯帶山鞍部」為廳界起點，沿著一支長稜朝東南方向，採之字形緩緩下降。

原來從「聯帶山鞍部」下至「奇萊溪駐在所」(不同於新道上的奇萊駐在所，也非同一個位置)的路段，自從大正 14 年(1925 年)開鑿新道以後，不再被使用。

關於施工情形，《理蕃誌稿》有下列記載：

「能高越嶺道開鑿工程艱難。花蓮港方面，工程的三分之一，係在岩壁上鑿開道路，而且 11 月中，山區降雪，風雪中出役的蕃人，很多人受到凍傷，在作業中 3 個人凍斃，因此工程進度受到影響，但是開路人員奮力趕工，才得以如期完工。」

花蓮港廳在越嶺道東段入口的銅門駐在所旁，設立乙種蕃童教育所，同時也在霧社支廳方面，分別於馬赫坡和萬大，以及道澤與托洛閣各選一個駐在所設乙種蕃童教育所。

本年度警察本署做蕃社戶口調查，能高越嶺道上各部落的人口資料引用如

下。

西段霧社群：共有 12 社，483 戶，1,867 人，其中壯丁人數 493 人。道路通過赫哥社（今春陽，60 戶，116 人）和博阿倫社（今廬山，32 戶，60 人）。東段巴蘭托群：共有 9 社，1,406 戶，3,078 人，其中壯丁人數 1,377 人。部落分散於道路上方。

顯然地，東段木瓜溪方面，人口比西段霧社方面多，幾乎多達 3 倍弱。據推測，太魯閣戰爭引起主戰場上的立霧溪部落人口流向木瓜溪和溪口；而木瓜河流域正是新開之地，能容納更多外來人口。

陸軍航空隊在全島各處進行「耐熱飛行」，開始對「未歸順蕃」投彈威嚇。

大正 7 年（西元 1918 年）

2 月，能高越嶺道東端榕樹部落開闢示範水田，由警方與農業指導員教導泰雅人水田耕作方法。

3 月，西部立鷹隘勇線（今霧社支線）上的一個戰略點「三角峰」，設置三角峰分遣所。

4 月，陸軍陸地測量部，開始在東部蕃地進行三角測量。總督府命各廳派出 1 支以上，以 1 名警部補、10 名左右巡查組成的搜索隊支援，保護測量人員的安全。

5 月 8 日，能高越嶺道西段完工，計 41 公里餘，工程歷時 7 個月。

6 月 30 日，能高越嶺道東段完工，計 44 公里餘，工程歷時 8 個月半。

竣工後所示公里數，是實際開鑿的長度。

完工以後，花蓮港廳在初音駐在所旁，建立「初音橫斷道路開路碑」和「殉職者之碑」。（目前已被內政部評定為國家三級古蹟）

7 月，由於能高越嶺道西段已於 5 月竣工，南投廳為了配合全線警備、道路維修與郵遞需要，在管內西段新設 4 個駐在所：博阿倫駐在所（7 月）、屯原駐在所（7 月）、尾上駐在所（9 月）及能高駐在所（9 月），連同早於明治 41 年（1908）設立的霧社和赫哥兩駐在所，西段共有 6 個駐在所。

能高越嶺道東段駐在所名稱與設置年月，舊文獻均未記載，只知東段完工後新設 6 個駐在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於大正 11 年（1922）7 月調製，12 年 1 月修正，13 年 4 月發行的「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則提供了重要資訊：包括東段舊日的駐在所名稱與相關位置。當時，能高越嶺道霧社與初音間，全線已設 20 處警官駐在所，名稱如下：

西段：霧社、赫哥（春陽）、博阿倫（廬山）、屯原、尾上（雲海）、能高（天池）等 6 處。

東段：聯帶山、森中、朝日、奇萊溪、天長山、萬兩林、曲水、巴托蘭、古魯排西高地、古魯排西、嚴銅、銅門、多摩南（文蘭）、初音等 14 處。

（大正 4 年開鑿初音至巴托蘭後，新設巴托蘭以下各駐在所。大正 6 年正式開鑿後，新設巴托蘭以上，亦即曲水至聯帶山等 7 個駐在所。）

8 月，霧社支廳管內馬赫坡社人和塔羅灣社人參加在塔羅灣社的一場婚宴，雙方頭目喝醉後發生口角，導致眾人互相格鬥而受傷。支廳官員對雙方頭目處罰，停止獵槍借貸 2 個月，對參加互毆的的眾人各罰 3 天到 10 天苦役。

10 月 1 日，穿越中央山脈連絡台灣西部與東部的能高越嶺道，被正式宣告為東、西方向「四等郵便線路」。第 1 次郵遞工作開始。在能高駐在所天池畔設置的「池の端遞送物交換所」也正式開張。

10 月 5 日，東部木瓜溪巴托蘭群沙卡亨社壯丁阿烏衣·哇丹（Awui·Watan）被花蓮港廳指派遞送郵件。他於凌晨 4 點半從朝日駐在所，揹著遠從花蓮港廳用馬拉松式送上來的郵務袋出發，向南投廳管內能高駐在所遞送。

當阿烏衣爬上稜線上「南花山」附近時，風雨交加，氣溫突降，冒著風寒於早晨 8 點抵達天池畔木屋後，突然不省人事而倒下。與阿烏衣同行擔任護衛的森重警手（日人）和剛從南投廳走上來的谷川巡查，合力給阿烏衣做急救工作，此時森重也開始昏迷，不能動彈，谷川見狀立即跑到能高駐在所找人來救護。結果森重開始甦醒，但是阿烏衣已經斷氣。

10 月 7 日，能高和朝日兩駐在所警備員，將阿烏衣遺體就地埋葬。之後花蓮港廳立 1 座忠勤碑於受難地點（天池附近），彰顯阿烏依因公捐軀的事蹟。（此碑後來被移到能高鞍部旁。）

台灣總督府通信局（主管電信、電報與郵遞單位）依照「官役職工人夫扶助令」，撥交遺族救助金，同時在民政部內發起「義捐金」的募集，撫恤這

位爲公捐軀的泰雅人家族。(阿烏衣·哇丹的曾孫女 Ibai Bayen，漢名鄭鳳嬌，現在居住於銅門，於 2002 年 7 月接受楊南郡與王素娥訪問時，證實了這件事蹟。)

10 月，由於貫穿南投廳與花蓮港廳的能高越嶺道路已完工，總督府首次命各部、局以及相關機構、報社，聯合組成視察隊，走通剛完成的第 1 條中部橫斷道路。(另一條中部橫斷道路——八通關越嶺道於次年，大正 8 年開鑿，大正 10 年才完成。)

30 名總督府官員於 10 月 12 日從台北出發，13 日和 14 日分別宿於埔里和霧社。15 日從霧社啓程，經由博阿倫、屯原和尾上(雲海)等駐在所，夜宿能高駐在所(天池)。16 日從能高經由「池の端」、「聯帶山」、夜宿「朝日駐在所」。17 日，從朝日出發，經由奇萊溪、天長山，夜宿巴托蘭駐在所。18 日從巴托蘭出發，經由銅門、初音至花蓮，隊伍在此解散。此行具有以下特色：

- 1.這是文獻上第 1 次能高越嶺道全程通過的紀錄。
- 2.總督府技術官僚首次完成此線視察。
- 3.隊伍由湯地警視總長(相當於今警務署長)率領，成員包括理蕃課長、衛生課長、土木部技師、工事部技師、通信局長、財務局主計課長、殖產局農業技師、礦物技師、營林局森林技師、專賣局技師、鐵道部技師、監察官、事務官、陸軍部 1 名少佐，以及台灣日日新聞社、台灣新聞社及台南新聞社(三大報社)記者。
- 4.視察內容涵蓋總督府各部、局所職司的項目。陸軍部派 1 名軍官參加，意味著能高越嶺道之行，不只是各項產業與橫貫鐵道預定線的實地考察，旁及將來作為軍事道路的預查。

本年至大正 15 年(1918—1926)，木瓜溪中游巴托蘭社 102 戶，441 人，和古魯排西社 7 戶，53 人，陸續遷至萬榮鄉西林村平林社居住。

大正 8 年(西元 1919 年)

4 月，在木瓜溪中游巴托蘭社設置甲種蕃童教育所，學童來自巴托蘭社、沙卡亨社、馬黑洋社，以及古魯排西社，4 月 1 日開學。

6 月，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撤消，改設警務局。

6—8 月，霧社群中的 6 社社眾一共 119 人施行紋面。南投廳據報，於 8 月派遣警務課長到霧社支廳，召集各社頭目，嚴令以後不得違反紋面禁令。

各社因為違反禁令都受到停止槍枝貸與6個月處分，而新近施行紋面者被罰30天以下勞役，或拘禁處分。（這6社是赫哥社、羅多夫社、卡次庫社、馬赫坡社、布卡桑社和西堡社。）

大正9年（西元1920年）

4月，在屏東設立「警察飛行班」，理蕃當局計劃利用飛機控制反叛部落。

8月，廢除隘勇，改稱警手，其位階在巡查之下。

本年在銅門、清水、塔比多（天祥）及新城設芋麻指導園。

11月，今中橫公路梨山方面的撒拉矛群（SaraMao）反叛，日軍實行空中轟炸。霧社方面，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響應叛軍，密議連合各部落做「南、北兩群並肩作戰」的抗日行動，不過他的計劃事先被警方識破，莫那成為警方要監視的第一號人物。官方紀錄顯示，莫那在日後仍繼續在策動南、北串連的抗日行動。

12月，霧社支廳被撤消，改設「能高郡警察課霧社分室」。

大正11年（西元1922年）

自今年起，台灣軍司令部高級長官陸續巡視能高越嶺道。軍部意圖將本越嶺道作為「行軍訓練」與「東、西方向部隊緊急調動」路線。

4月，台灣軍司令官福田雅太郎大將，在一群副官與隨員陪同下，走能高越嶺道，總督府特派警務局宇野警視和桂警視隨行。

一行人於4月29日早晨從霧社出發，下午4點抵達能高駐在所過夜。次日早晨出發，中午抵達朝日駐在所過夜。5月3日下午5點始返抵花蓮。從4月30日到5月2日共4天，究竟視察何處？《理蕃誌稿》並未交代清楚。

7月，台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教師4名、學生15名組成的隊伍，首次健行於能高越嶺道上。7月1日霧社出發，當日宿於能高駐在所。7月2日再宿一夜。7月3日抵巴托蘭駐在所過夜，7月4日返回花蓮。

10月，台灣專賣局官員兼台灣山岳會創會元老杉木良，前往能高越嶺道健行。他對沿線景觀、路況、史蹟物、駐在所等作了細膩的描述，擇要引述如下：

- 1.春陽至廬山間有大鐵線橋，橋名「斯庫鐵線橋」。
- 2.第1夜住能高駐在所。用上等檜木建築的駐在所好像是1棟豪華住宅。
- 3.能高駐在所背後，地勢更高的天池，旁有一間木屋，叫做「池の端遞送物交換所」（天池郵件交換遞送站）。為紀念大正7年1名泰雅族郵差殉職於此，立著一座紀念碑。
- 4.中央山脈分水嶺上的越嶺道最高點，海拔3,225公尺（此為舊道最高點，比現今的新道越嶺點高出很多）。前、後任台灣軍司令官都曾在這個舊道越嶺點，種樹紀念。
- 5.能高越嶺點接近奇萊連峰，但離能高連峰很遠，倒不如叫「奇萊越嶺點」來得更傳神、更接近事實。
- 6.從越嶺點陡降1千尺到聯帶山的後面，由此可以展望奇萊連峰雄姿。
- 7.從能高出發，中午抵達朝日駐在所，位於紅檜林中。連續通過4個鐵線橋後，抵達奇萊溪駐在所過夜。
- 8.配合軍隊要通過的時間，杉木的隊伍調整行止。雖然天色還早，還是在奇萊溪過夜。
- 9.次日爬越東段道路最高點—天長山駐在所，位於天長斷崖上方，爬升約1千尺。之後降到巴托蘭駐在所（龍澗發電廠西北側）。
- 10.巴托蘭以東至花蓮銅門是平坦路，通過3座大鐵線橋就到銅門駐在所。以下經初音乘台車至初音火車站部分，與昭和年代新道相同。
- 11.1天之內從奇萊溪回到花蓮，非常快速，可見舊道完工4年後，路況極佳。
- 12.本文是唯一對能高越嶺道全線（包括東段舊道）做過詳實描述的文獻，非常珍貴。

以上軍官、官員與學生隊伍，都採取從霧社高地啓程，由西而東，至少花費3天以上才走到終點—花蓮。以上健行紀錄顯示一些特色：

- 1.西部循緩稜上到中央山脈主脊，向東陡下木瓜溪谷，所以由西而東的走法比較容易
- 2.中央山脈以東所走的路線，是大正6年開鑿的舊道（今日東段新道，是大正14年改道拓修的。）
- 3.西段接近中央山脈、海拔最高的能高駐在所，和東段半途上的朝日、奇萊溪、巴托蘭等駐在所是重要的宿站，不只官員、軍人，甚至一般人都可以借宿，接受駐警的照拂。

10月，步兵第二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為了配合本年度秋季演習，於25日、26日行軍於八通關越嶺道與能高越嶺道。（因為2天行程，部隊沒有走全線。）

1.八通關越嶺道：

沿線布農族頻頻向駐在所駐警打聽行軍的目的、人數與宿營地點。頭目和勢力者被召集到各駐在所迎送軍隊進出於其地，而蕃女則躲在耕地窺視軍隊通過。部落人印象中的軍隊，是「最可怕的人種」，但這次目睹軍隊規律嚴明，秋毫不亂而放心了。

2.能高越嶺道：

沿線的泰雅族以前已看過軍隊行軍 2、3 次，所以能夠心平氣和地迎送，但是不免頻頻的發問：「這麼多兵，又僱用這麼多平地蕃人行軍，到底是什麼目的？」部分部落人也發問：「日本兵怎麼都長得一模一樣？」「難道選拔同樣臉型的年輕人當兵的嗎？」

設置「蕃地郵便局」於霧社。霧社郵局開辦包括能高越嶺道全線的郵件遞送。

花蓮港廳今年度補修能高越嶺道初音到萬兩林段 3 日里 21 町（13 公里），經費 3,007 日圓。

大正 12 年（西元 1923 年）

1 月，總督府殖產局長來花蓮港廳，調查東部資源和奇萊、木瓜山一帶森林。

3 月，台灣軍司令部佐藤參謀長與隨員一行視察能高越嶺道。一行人很難得的，採取從花蓮啓程逆向走到霧社。3 月 27 日花蓮出發，28 日上升到朝日駐在所過夜。29 日再陡升到能高駐在所過夜。30 日下降到霧社過夜後，於次日返回台北。

逆向而行比較辛苦，但是所花的時間並沒有增加。由此可見大正 6 年開鑿的東段舊道好走。

台灣軍司令官（相當於陸軍總司令）與參謀長先後到能高越嶺道進行密集視察，顯現本越嶺道的軍事用途。軍司令不受台灣總督直接指揮，不難想像本越嶺道的開鑿與使用，具有「理蕃」與「國防」的雙重功能。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軍司令部的檔案從未公開，外界不得而知。只有報紙偶爾報導陸軍行軍於山區，並曾利用天池一帶草原，作為「練兵場」，或試放大砲以威嚇部落。）

大正 13 年（西元 1924 年）

3 月，陸軍陸地測量部，開始派員前往八通關越嶺道與能高越嶺道「蕃地」，進行水準點測量作業。

4 月，台灣軍司令官鈴木莊六大將一行人，於 26 日從台中州出發，走能高越嶺道巡視「蕃地」，從花蓮港方面下山。（鈴木大將已於去年（大正 12 年）10 月，巡視了部署於立霧溪合流上方的海鼠山駐屯軍。）

花蓮港廳本年度補修初音至廳界（聯帶山鞍部）能高越嶺道東段舊道坍方，經費 159 日圓 2 錢。

本年在銅門新設養蠶指導園。

12 月，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再次聯合各部落密謀抗日活動。計劃於次年初被警方發覺而失敗。

原來，霧社、萬大社的泰雅族，和卓社、過坑社、干卓萬社的布農族雖然互相敵對，但是已協調好要一起起義。因此，大家開挖家族墳墓，取出作為陪葬物的槍枝，準備用於戰鬥。

不料次年初，萬大社與干卓萬社之間又發生互殺事件，族人預料警方一定會懲罰雙方頭目。此時，霧社與托洛閣群頭目和勢力者開會決議：「以後我們沒有必要服從官方命令。」但是，道澤群的人因為土地貧瘠，農作物常常歉收，要靠官方接濟，又曾經目睹太魯閣征伐戰中，太魯閣群曾經遭受飢餓與流離失所的慘況，遲遲不肯參加起義活動。

因此，計劃還沒成熟就被警方發覺而失敗。協調不同族群一齊反叛的人，正是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

大正 14 年（西元 1925 年）

花蓮港廳大幅度改修能高越嶺道東段，石門橋至廳界 8 日里 6 町（約 32 公里），總經費 2,543 日圓。本年所開新路線，放棄奇萊南峰延伸下來的東南稜，改從奇萊溪直上能高鞍部，翻越之鞍部較低，但是需架設多座鐵線橋。

舊道上巴托蘭以上的 7 處駐在所（曲水、萬兩林、天長山、奇萊溪、朝日、森中和聯帶山）全部撤消。（至於巴托蘭以下，顯示於「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各駐在所：巴托蘭、古魯排西高地、古魯排西、巖銅、多摩南等，可能在改道後，已不在新道上而自然廢棄。）

新道上新設東能高（檜林）、奇萊、坂邊（磐石）、和桐里 4 個駐在所。

6 月 13 日，陸軍陸地測量部人員入山，勘測能高越嶺道一帶蕃地。

6 月，陸軍陸地測量部發表「台灣花蓮港、埔里間三角點及水準點測量成果」，越嶺道上各駐在所或據點海拔高度如下：

西段：

埔里	(442.5M)
獅子頭	(585.2M)
眉溪（駐）	(766.1M)
霧社	(1,148.6M)
博阿倫（駐，廬山）	(1,391.3M)
屯原（駐）	(1,986.4M)
尾上（駐，雲海）	(2,386.5M)
能高（駐，天池）	(2,860M)

東段：

紀念木標（舊道 最高點，越嶺點）	(3,307.1M)
朝日（駐）	(2,209.1M)
奇萊溪（駐）	(1,625M)
天長山（駐）	(1,873M)
萬兩林（駐）	(1,403.1M)
曲水（駐）	(1,398M)
巴托蘭（駐）	(783.9M)
瀧見（駐，龍澗）	(385M)
銅門（駐）	(157M)
初音（駐）	(77.4M)
初音（火車站）	(110.1M)
花蓮	(45M)

陸地測量部於大正 12 年（1923）作業，所以本表所顯示東段「舊道」上各據點或駐在所高度，但是未顯示聯帶山、森中、古魯排西高地、古魯排西、巖銅等舊駐在所高度（可能是花蓮港廳已做局部改道的緣故）。

大正 14 年改道以後，新設的桐里、坂邊（磐石）、奇萊和東能高（檜林）4 個駐在所，因為是陸測結束後才設，所以其高度沒有顯示於本表內。台灣

山岳會小林武男製作，發行於昭和 15 年（1940）的參考圖表，則顯示東段「新道」各據點海拔高度如下：

能高鞍部	(2,802M)
奇萊(駐)	(未顯示)
東能高(駐, 檜林)	(2,098M)
坂邊(駐, 磐石)	(1,083M)
桐里	(未顯示)

大正 15 年(昭和元年)(西元 1926 年)

3 月 25 日，台東線鐵路全線完工，全長 173 公里。27 日在玉里舉行通車典禮。

4 月，霧社群羅多夫社(Lodox)原設的羅多夫分遣所，改正為駐在所。立鷹隘勇線上的三角峰分遣所，也改正為駐在所。砲台仍保留在三角峰頂，駐在所設於其北側。(此時合歡古道霧社段的警備力提昇了很多。按霧社、卑亞南警備道路，已於大正 9 年(1920)就已開通。以縱線連絡霧社與宜蘭縣羅東的警備道，與同樣以霧社為起點、以橫線聯絡東部花蓮的警備道，業已完善。)

7 月，去年開鑿「東段新道」以來，第 1 支登山隊伍走上能高越嶺道。

台北高等學校教授佐藤春吉帶 10 多名學生來走，對於能高越嶺道(東段屬於新道)，做了詳實的報導。其行程資料成為以後日人和國人登山隊所參考的範例，引用如下：

{第一天}

二水—(火車)—外車埕—(台車 2h)—五城—(步行 5.3K)—日月潭—(步行 6K)—魚池—(台車 1.5h)—埔里(442.5M)

{第二天}

埔里—(台車 20K)—眉溪(766M, 駐)—(步行 2h, 8K)—霧社(1,148.6M)

{第三天}

*走迂迴路(經馬赫坡社)

霧社—赫哥社—櫻溫泉(春陽)—馬赫坡社—博阿倫(1,396M, 駐)—屯原(1,956M, 駐)

(本日走約 20K, 7h)

*另隊走直行路

霧社—赫哥社—斯庫吊橋—博阿倫(廬山)(駐)—屯原(駐)

(本日走約 16K, 5h)

{第四天}

屯原(駐)—尾上(雲海, 2,386.5M, 駐)—能高(天池, 2,860M, 駐)
(本日走約 16K, 5h)

{第五天}

能高(駐)—(2.6K)—廳界(2,692M)(新道)—(5.24K)東能高(檜林,
2,879M, 駐)—(9.44K)—奇萊(1,100M, 駐)—天長山(天長斷崖)—
2,150M 1,120M
坂邊(磐石, 駐)(1,020M)
1,012M
(本日走約 21 公里, 7h)

註：標高下方以「~」增列花蓮文獻所載標高。

新道東段全長 42.78 公里，路幅 1.2 公尺，共有吊橋 7 座、木橋 15 座。

{第六天}

坂邊(磐石, 駐)—桐里(駐)—瀧見(龍澗發電廠)(駐, 385M)—
烏帽(駐)—銅門(駐, 333M)—榕樹(駐)—初音(駐)(77.4M)
(本日走約 26.6K, 7h)
—(台車 1.5K)初音火車站—(火車約 8K)—花蓮

10 月，木瓜溪下游摩古莫給社、摩古伊波社和摩古多用社 44 人，前往新城鄉北埔和富世，觀摩水田耕作示範，也參觀立霧溪部落遷到現居地(富世村)的生活。

花蓮港廳補修花蓮港段能高越嶺新道，共 3 處。

1. 補修石門橋至廳界道路 5 日里 30 町(約 22.8 公里)，經費 850 日圓。同時架設木橋 7 座。
2. 補修榕樹至烏帽道路，經費 1,339 日圓 90 錢。同時架設鐵線橋 2 座。
3. 補修瀧見(龍澗)東方的萬大斷崖道路，1 町(109 公尺)，經費 3,000 日圓。

昭和 2 年(西元 1927 年)

台中州補修南投段能高越嶺道，經費 823 日圓。更換尾上鐵線橋，經費 277 日圓。

花蓮港廳開鑿東段隧道與補修，經費 3,000 日圓。

馬黑洋社人在官方勸導之下，10 戶 46 人遷到鳳林支廳內長漢社（明利村）。

7-8 月，語言學者淺井惠倫教授來霧社地方調查賽德克亞族語言。這是霧社事件爆發的 3 年前，地方民情尚屬平靜。泰雅族出身，但在事件中自殺的花崗一郎巡查（Dakkis Nobin）和花崗二郎警丁（Dakkis Nawui）以通譯身分協助淺井教授採集語言資料。

昭和 3 年（西元 1928 年）

台中州補修霧社至能高鞍部間道路，經費 800 日圓。改修能高第二座鐵線橋迂迴道路，11.5 町長（約 1.25 公里）。

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

台中州補修能高越嶺道西段，經費 877 日圓。

6 月，將原設於霧社南側的 Burenof 駐在所，移到「櫻」溫泉所在地（春陽溪底溫泉上方，今公路旁路口），配置甲種巡查與乙種巡查各 1 名，警手 2 名，以維持溫泉地的治安。

7 月，石塚英藏就任台灣總督。

昭和 5 年（西元 1930 年）

5 月，巴托蘭社 30 戶 232 人被強制集體遷入銅文蘭（文蘭村）。原來住在銅文蘭的人，另設摩古莫給社。

霧社事件導火線開始燃燒。

本年度能高郡霧社分室轄區內大興土木，霧社群強制性的出役增加，威脅到正常的農耕生活。土木工程包括伊那哥（Inago）鐵線橋架設、霧社產業指導所建築、馬赫坡鐵線橋架設（以上 4 月完工）、櫻駐在所建築、托洛閣駐在所改築、馬赫坡駐在所修繕（以上 5 月完工）、埔里蕃人宿泊所建築（以上 8 月完工）。

7 月起開工的，包括霧社小學宿舍建築、霧社公學校宿舍建築、道澤教育所改建、伊那哥療養所建築等，加上每月 3 次出役補修道路，使族人疲於奔命——這是今年 10 月霧社事件爆發的導火線之一。

霧社分室刻意壓迫屢次密謀叛變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故意指定建築用材，要在馬赫坡社背後安達山那裡伐採，而且讓霧社群的人從事搬運勞動，同時故意延遲支付工資，直到事件發生前都沒有支付——這是導火線之二。

9月9日總督府以總警第404號令，命各州廳開始「蕃地開發調查」，同時在總督府理蕃課設置蕃地調查專設機構，進行「蕃族調查」與「蕃族所有地調查」，作為五年理蕃計劃的後續事業。目的是讓部落人集體遷往山麓地帶與山地資源的開發，完成土地的掠奪——這是導火線之三。

多年來積怨已久，族人再也無法忍受，莫那魯道與赫哥社等人密謀，決定於10月27日霧社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之日，集體起義。

10月27日，天未亮時，莫那率先砍下馬赫坡駐在所杉浦巡查的頭，馬赫坡、博阿倫、斯庫、赫哥、塔羅灣及羅多夫的6社（均屬霧社群）同時崛起抗暴。

莫那魯道的長子率先衝上「馬赫坡造材地」，砍殺吉村巡查；次子的隊伍攻擊馬赫坡駐在所；博阿倫社的人攻擊博阿倫駐在所；斯庫社人攻擊屯原駐在所和以東尾上和能高各駐在所；塔羅灣社和馬赫坡社人攻擊櫻駐在所和赫哥駐在所，同時切斷各駐在所間的電話線，封鎖道路。

莫那魯道率領的「老年組」和次子率領的「青年組」兵分兩路，闖入霧社分室和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砍殺能高郡守小笠原敬太郎、霧社分室主任佐塚警部等日本人134人，輕、重傷者26人（另外被誤判是日本人的漢人2名被殺）。

起義隊攻擊對象，只限於日本人和理蕃設施，重點是霧社分室和13個駐在所，奪取了村田槍等各式步槍180挺、大約23,000顆子彈，以及山砲黑色炸藥24包。

事件發生時，警方估計參加起義的6社，共有280戶、1,236人，其中男子629人、女子607人，但事實上，參加的部落似乎更多，除了巴蘭社和道澤群、托洛閣群各社保持觀望態度未參加外，實際參加作戰者，並非所估計的295人，據推測人數約500人。

事件爆發以後，政府軍調動了陸軍、砲隊、飛機支援警察隊。部隊從埔里

和花蓮兩地開進霧社地方。花蓮地方步兵中隊與警察隊沿著能高越嶺道向博阿倫社攻擊。

直到 11 月 5 日止，台灣軍司令部投入 1,320 名兵力（其中步兵 988 人，山砲兵 106 人，飛行員 38 人，憲兵 22 人），其中 18 名陣亡。

開始鎮壓時，軍、警部隊同時投入第一線，但是實際上由陸軍主導。激戰之地包括（1）塔羅灣社南方高地、（2）馬赫坡社，以及（3）馬赫坡社東方安達山一帶。

由於日軍傷亡增加，戰爭又似乎進入持久戰的態勢，日軍採用下面戰術：

- （1）開始使用糜爛性炸彈（當時軍部用暗號稱為「特殊彈」，中央研究所在廣島灣內叫大久野島的一個小離島上隱密工廠製造），用飛機投下。後來被證實是神經性和催淚性毒瓦斯彈。
- （2）徵用道澤群和托洛閣群，與軍、警並肩作戰。協助日軍的所謂「味方蕃」（友軍）大約 450 人，在戰爭後期中，站在第一線攻擊起義的霧社群。他們都領到槍枝。
- （3）後期戰爭中，日軍規避散兵戰與白刃戰，固守陣地，用山砲和白砲砲轟叛軍集結處。
- （4）「友軍密探」已探出莫那魯道的人約 5、60 名，已退守馬赫坡岩窟，抗軍大約只剩 100 名戰鬥員，森林中發現婦女縊死者。（莫那魯道於 10 月 29 日在岩窟上方林中舉槍自盡。）
- （5）11 月 19 日，對馬赫坡岩窟正面攻擊，道澤群友軍 150 名在前，安達少佐的步兵一個中隊在後，砲隊從兩翼支援，攻擊岩窟一帶的抗軍。所用的砲彈，包括榴彈 200 發，山砲用「甲一彈」100 發（暗號，催淚瓦斯彈，又稱綠彈）及「甲二彈」10 發（暗號，燒夷彈）。
- （6）飛機升空，向馬赫坡溪、哈汶溪投下 6 千張傳單，勸告叛軍立即投降。飛機也投下毒瓦斯炸彈。
- （7）警方命令莫那魯道的女兒馬洪莫那等 24 名婦女，帶著酒食前往岩窟勸告投降。此時莫那魯道已自盡於岩窟上方林中，只剩下其長子達達澳莫那與其他 4 名戰士死守在那裡。達達澳莫那以決死之心喝下妹妹帶來的酒後，交代墾地所有權的移轉等後事，叫妹妹回去。之後最後的戰士們集體自縊於父親、兒女與妻子全部自盡之地。（莫那魯道的遺體直到 1933 年才被發現。日人把遺體交給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後來併入台北帝大醫學部）解剖教室研究後，用鋼絲串聯製成骨骼標本展示。台灣光復以後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接收遺骨標本，又經過 40 年，才於 1973 年移到霧社新建的莫那魯道烈士墓園。）

12月20日，討伐戰爭結束。警方在霧社「櫻台」上舉行部隊解散儀式。

抗日的六社人口是1,236人。根據總督府統計，起義者陣營中，交戰中陣亡者85人；被飛機炸死者137人；被砲彈炸死者34人；被日人友軍斃首者87人、自縊死亡者290人；用刀或槍自殺者6人；被燒死者1人；病故者4人。這一場戰爭中，起義六社死難者高達644人，超過人口的一半。

陣亡者之中，包括2個頭目——赫哥社頭目Tadao Nokan和博阿倫社頭目Watan Ropai；以及博阿倫社勢力者Ino NoMin。（首謀莫那魯道則是用步槍自戕。）

自縊身亡者包括花岡一郎（Dakkis Nobin），歷任霧社分室乙種巡查，事件發生時在博阿倫教育所擔任教職才4個月，當天帶兒童來霧社參加運動會；以及花岡二郎（Dakkis Nawui），當時擔任霧社分室警丁。兩人和家族共24人死於春陽附近的小山頭，日人稱為「小富士」，事件後被改稱花岡山。一郎切腹自殺，二郎與其他人縊死於林中。

總督府也發表已投降，或被俘的抗軍共564人，其中包括3名頭目。英勇抗日的赫哥、羅多夫、博阿倫、馬赫坡各社社眾，自己焚燒部落、砍斷斯庫吊橋，以示徹底戰鬥下去。

戰爭中，能高越嶺道的情況，補述如下：

10月27日上午8點爆發事件，花蓮港方面警察救援部隊，於28日下午6點集結於銅門駐在所，然後循越嶺道往霧社方向。

部隊於29日下午4點半抵達位於天池的能高駐在所，發現駐在所已於27日下午3點半被襲擊，3名巡查被殺，1名負傷。至28日警方已獲更進一步的狀況報告：位於雲海的尾上駐在所，以及屯原、博阿倫、櫻、馬赫坡、羅多夫、立鷹、道澤及托洛閣各駐在所駐警與家族已於同一天（27日）幾乎全部被殺害了。

事件中，日方最大的立功者，是樺澤巡查部長。他冒死帶領莫那魯道的女兒馬洪莫那等人接近岩窟規勸投降，而且找出被抗軍搶奪的一挺機槍，因此，他升任警部補，負責博阿倫監視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國內司法省和台灣總督府，宣佈對起義者不適用嚴厲的「匪徒刑罰令」，免除唯一死刑之罪。警方繼續查出曾參加起義但沒有被發覺者，同時將被俘的起義者監禁於「櫻」駐在所附近的「西堡收容所」與

「羅多夫收容所」，準備擇地集體遷地監禁。

昭和6年（西元1931年）

1月，台灣總督石塚英藏引咎辭職，總督府總務長官、警務局長、台中州知事、總督府秘書官，全部被撤職。

3月，花蓮港廳撥款大幅改修能高越嶺道東段，將天長斷崖步道由原來「22次曲折的閃電型」，改為直線斜上、斜下的斷崖橫斷道路。

4月，道澤群友軍不滿警方刻意「保護」起義者，拒絕交回因為參戰而領到的槍枝與彈藥。

4月24日，台中州警務部長和能高郡警察課長，前往平靜勸告道澤群繳出武器失敗。寶藏寺課長透過道澤駐在所巡查部長小島源治，向道澤群頭目暗示，准許道澤人攻擊被俘的霧社群洩恨，然後歸還槍彈。——霧社第二次事件的導火線。

4月25日凌晨，道澤群兵分2路，183名的隊伍衝向西堡收容所；另53名的隊伍衝向羅多夫收容所，1次攻擊中殘殺手無寸鐵的霧社群俘虜514人中的195個壯丁（另外6人失蹤，19人自縊身亡）。道澤群的人總共割下101人霧社群被俘者的頭顱。

三輪警務部長從參加報復的道澤群突擊隊收回85挺槍，2,100顆子彈，連同談判時收繳的部分，一共回收107挺步槍、3,100顆子彈，以及割下的101個霧社群首級。

此時，警方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地方，價購漢人耕地，獲得附近泰雅族眉原群的同意，將其地指定為「川中島移住地」。

5月6日，參加起義的霧社群6社倖存者（大部分是婦女和小孩，只剩起義前人口的五分之一，被日警對外佯稱為保護蕃）278名和病人、護理人員共298名，受到戰俘般的處置，在一天之內，一梯次地被硬帶到陌生的平地，劃地監禁。

「移住」後次日，總督府森田理蕃課長向「保護蕃」的訓詞，現在引用下來，以凸顯台灣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所受的不人道待遇：

8.你們還沒獲得官方批准歸順，現在不是准許歸順的時機。

9. 要在警察指定的田地專心耕作。
10. 絕對不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
11. 要和眉原社鄰人和好相處，不得威脅附近平地人的生活。
12. 禁止狩獵。
13. 交出藏匿的武器。
14. 禁止與移住地附近的平地人接觸……。

在 50 名警力監視下，278 名「保護蕃」過著幾乎是被監禁的生活，寸步也不能離開形同孤島，又像監獄島的移住地。警察與被監禁者人數比例是 1 比 6。總督府警務局接著把移住地改稱為「川中島社」，意味著他們要永遠放棄故鄉。故鄉 6 社名稱瞬間消失了，對於祖先之地的記憶也在日人蠻橫、非人道的措施中，逐漸模糊。（戰後，其故鄉春陽和廬山溫泉變成與清流的人絕緣之地。）

5 月 16 日，能高郡警方召集霧社群未參加起義的 5 社、萬大群、白狗群、托洛閣群及道澤群代表 624 名，於霧社舉行埋石宣誓大和解儀式。總督府警務局長、理蕃課長都應邀出席。

10 月 15 日，被軟禁於川中島社的起義霧社人，被迫參加在埔里「能高郡役所」召開的「移住保護蕃歸順儀式」。席間，警方逮捕被密告為曾砍殺日人的嫌犯 23 名。

10 月 16 日，未參加事件的巴蘭社，塔卡南社和卡次庫社各戶家長，被召集於霧社，參加所謂「家長會議」。席間警方逮捕被懷疑曾參加起義殺日本人的 15 名嫌犯。（以上在川中島和霧社被檢舉而遭受逮捕的 38 人，先後於拘禁中死亡。）

12 月 15 日，警方又在埔里虎仔山能高神社，在眉原群立會之下舉行霧社事件關係人，包括互相敵對的川中島霧社群與站在日方與霧社群起義者作戰的道澤群之間的「埋石宣誓和解儀式」。

能高郡役所改築受損或被焚燒的各駐在所。同時，在能高越嶺道上，屯原與尾上之間，新設「富士見」駐在所（其地點可以望見三角錐型的「馬海僕富士山」，故名），以及尾上與能高之間新設「松原」駐在所，加強沿線的戒備。博阿倫駐在所改名為富士駐在所。

此外，事件中從花蓮沿能高越嶺道向西進軍的警察部隊，通過奇萊溪斷崖時，隊長柴田一警部從斷崖墜落身亡；丸田榮太郎巡查則在奇萊駐在所附

近攀上電信桿修護電話線時，電信桿倒下，人飛出掉入溪谷死亡。因此，總督府將木瓜溪上游的 2 條支流分別命名為柴田溪與丸田溪，並且在能高鞍部立碑紀念之。（3 座殉職者之碑並立於能高鞍部，但光復後被人惡意搗毀，今只剩台座。）

昭和 7 年（西元 1932 年）

8 月。霧社群抗暴者被強制集體遷到清流以後，官方開始將原來的部落土地分配給道澤群和托洛閣群。

1. 舊赫哥社、羅多夫社、塔羅灣社及斯庫社的全部土地，無條件交給道澤群的人，共 105 戶遷入接近霧社的赫哥社和櫻溫泉（春陽）。
2. 舊博阿倫社、馬赫坡社的全部土地，交給托洛閣群（以 Budayau 社為主）78 戶遷入。總共 183 戶，789 人遷入於「反抗蕃的土地」。
3. 原來被強制遷入伊那哥社（親愛村松林），但事件中遷回托洛閣老家者，以及其他托洛閣群共 30 戶，一起遷入伊那哥社。
4. 將哈汶溪沿岸一帶的舊羅多夫社土地，交給巴蘭社使用，作為巴蘭社交出鄰近伊那哥社部分土地的補償。

以上措施發生了強烈效果：

- （1）解決了道澤群與托洛閣群土地不足的問題。
- （2）給站在日本官方的兩群，佔用反抗群的土地，徹底瓦解反抗者再起的機會。
- （3）宣佈這些土地為官有地，廢除各部落傳統的土地私有權。

川中島移住地也依照「川中島土地管理規則」變成官有地，官方命令移住者只能在所分配到的土地上共同耕作、共同分配收穫農作物，只准做農業生產，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霧社群起義者集體移住於川中島（清流）後，除了遭受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外，最初幾年對平地生活發生水土不服，無法適應水田耕作，而且因為水田地帶瘧疾流行，很多人因為感染瘧疾而死亡。生病、處罰、自殺……等災難接連發生，似乎沒有休止。

總督府把霧社周邊廣大的土地收歸為官有地，改為實驗林、造林地以涵養水源。

以上強硬措施，是官方有計劃的將歧視為「蕃地」的原住民土地，視同「無主土地」，接著片面宣佈為「官有地」，利用不流血的手段，剝奪原住民的原始所有權，同時規定原住民在自己分配到的土地上，只能從事定耕農業，不准狩獵或從事其他行業——限制了「生業權」。

能高越嶺道西段一帶，以 1930 年霧社事件為一個轉捩點，前後時期的住民、部落面貌全部改觀，霧社起義 6 社的社名，從此成為空洞的歷史名詞了。

總督府在霧社建造「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圓柱形石碑高 4 公尺，碑下埋著殉難、殉職日本人象徵性的小部份骨灰。（此碑已於 1972 年被公路局某一工務段不明人士破壞，現在只剩基石與石階。）

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調查，交給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台灣各州廳蕃地里程表」。引用能高越嶺道各駐在所區間里程如下：

台中州（西段）：

霧社—2.6K—赫哥（春陽）—1.8K—櫻（春陽）—5.4K—富士（廬山）—5.3K—屯原—5.1K—尾上（雲海）—3.2K—松原—5.3K—能高（天池）—2.6K—能高鞍部

花蓮港廳（東段）：

能高鞍部—5.1K—東能高（檜林）—9.1K—奇萊—7.2K—坂邊（磐石）—4.6K—桐里—5.8K—瀧見（龍澗）—5.3K—烏帽—4.7K—銅門—3.7K—初音—2.3K—初音火車站（1935 年調製）

能高越嶺道新路在昭和年代成為登山健行道路，依照本表，從霧社到步道終點站「初音駐在所」，全長 76.8 公里。西段 31.3 公里，東段 45.5 公里。

昭和 11 年（西元 1936 年）

台灣總督府經審議後，正式指定「大屯山彙」、「次高、太魯閣」及「新高、阿里山」為台灣三個國立公園候補地。「次高、太魯閣」包括今日雪霸與太魯閣兩個國家公園，以及太平山、木瓜溪及能高越嶺道，範圍很大，把木瓜溪至立霧溪一帶，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東部景觀地。

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

能高郡役所所做的霧社地方戶口調查表顯示的部落人口，已有顯著的變動。

1. 「櫻社」（新部落名，今春陽）、「富士社」（新部落名，今廬山）、「富士溫

泉」(今廬山溫泉)等，已取代了霧社事件前6社名稱。

2. 「道澤社」和「托洛閣社」取代了以往道澤群、托洛閣群各部落。這兩社是留在原社址人的新部落名。

昭和15年(西元1940年)

6月，總督府計劃要興建霧社水壩供日月潭發電用途。爲了顧及壩址上方水土保持，巴蘭社人被諭令禁止在山坡地耕作。在警方安排下，巴蘭社144戶、661人集體遷到位於眉原與清流之間的中原(Nakahara)居住。(最接近霧社的巴蘭社，原有霧社群總頭目居住，從此以後，巴蘭社也步6社的後塵，成爲一個空洞的歷史名詞。)

台灣山岳會小林武男編製，山岳會發行「台灣山岳參考圖表」。引用能高越嶺道路沿線各駐在所高度、區間公里數與步行時間，列表如下：

霧社(分室)	10.1K	3h→	富士(駐,廬山)	0.7K	3h→	尾上(駐,雲海)	8.6K	3h→
1,148M		← 2h	1,515M		← 2h	2,212M		← 2.5h

能高(駐,天池)	2.6K	30min →	能高鞍部	1.3K	30min →	東能高(駐,檜林)
2,860M		←40min	2,802M		←40min	2,098M

16.8K	5h→	坂邊(駐,磐石)	20.8K	6h →	銅門(駐)	巴士 40min	花蓮火車站
←7h		1,083M	←8h	157M			7M

A. 從能高(駐)往返奇萊連峰：

能高(駐)	—————	奇萊南峰	—————	奇萊主山	—————	奇萊北峰
2,860M		3,357M		3,599M		3,605M

B. 從能高(駐)往返能高連峰：

能高(駐)	—————	能高鞍部	—————	能高主山	—————	能高南峰
2,860M		2,802M		3,261M		3,349M

(1940年調製)

昭和16年(西元1941年)

木瓜溪下游能高越嶺道東段入口處初音水力發電廠竣工。

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

屬於能高越嶺道東、西段起點的霧社萬大發電廠與銅門發電廠相繼竣工。

昭和 19 年（西元 1944 年）

10 月，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鋁廠被盟軍飛機炸毀。用電量最多的鋁廠還沒被炸毀之前，而且立霧、銅門兩電廠還沒有遭到山洪暴漲而被淹沒以前，據估計東部電力最大負載已達 31,760KV。依照日人開發計劃，在東部所計劃的各發電廠興建完成後，除供應東部外，有大量剩餘電力可以補助西部電力之不足。

日人從今年度起，興建 154KV 東西聯絡輸電線，預定於 2 年後完成。因為迫於人工與材料缺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困狀態中，只完成線路測量、巡視路的開闢，以及輸電木塔基礎工程。

此東西聯絡輸電線全長 44 公里，起自萬大發電廠，止於木瓜溪銅門發電廠，橫跨中央山脈主脊，能高主山北鞍，海拔最高點 2,824 公尺高，東段穿越天長斷崖，工程艱鉅。（以上採自林炳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

昭和年代（西元 1925-1945 年）

台灣總督府開始籌建「中部橫斷公路」，勘定的路線是從台中縣南王田起，經台中、埔里、霧社、屯原，越過中央山脈能高主山北鞍，旁奇萊南峰，循木瓜溪東下，通過銅門後經初音至東部，與南北向公路幹線銜接，全長 192 公里。

其西端自南王田至屯原，長 121 公里，東端自初音到銅門，長 6 公里，都因為地勢平坦，興建容易，此兩段工程已告完成。

其中段自西部屯原遠伸到東部銅門的 65 公里，因為穿越崇山峻嶺與斷岩峭壁之間，並且因為需鑿開隧道多處（其中最長的一座，長達 2,410 公尺），工程艱鉅。雖然東西兩端的小段已完工，因為太平洋戰爭局勢惡化，日人無法兼顧交通建設，而未能進行全線的興建。

——採自台灣省公路局踏勘報告〈東西橫貫公路籌建經過〉

昭和 19-20 年（西元 1944-1945 年）

兩年夏秋之交，全台遭受颱風與豪雨侵襲，東、西部各水力發電廠嚴重受損，無法運轉。屬於木瓜溪「銅門」、「清水第二」等發電廠，由於砂石淤積，溪床上升 10 多公尺，發電廠房設備，全部被埋沒於泥沙中。

昭和 20 年（民國 34 年）（西元 1945 年）

8 月，在盟軍飛機不停的轟炸下，東西聯絡輸電線工程停工。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灣。

民國 35 年（西元 1946 年）

3 月 11 日，裁撤能高越嶺道上的富士見、松原、東能高、奇萊、坂邊、桐里、瀧見、烏帽等日治時代的警察官吏駐在所。

屯原、尾上（改稱雲海）、能高（改稱天池）的駐在所改為派出所。

民國 37 年（西元 1948 年）

11 月，台灣電力公司獲得美援經濟合署撥款，協助重建東、西兩電力系統的聯絡工程，開始籌備繼續完成日治時代的東西聯絡線路。

民國 38 年（西元 1949 年）

裁撤雲海派出所、天池派出所，將兩個派出所的檜木造房舍交給台電使用。

民國 39 年（西元 1950 年）

自東部輸送系統的銅門發電廠至西部系統的霧社下游萬大發電廠之間，架設 66KV 輸電線路兩回線，橫跨中央山脈主脊能高鞍部，海拔高度 2,824 公尺，稱為「台灣東西聯絡輸電線」，全長 43.4 公里。

11 月興工，架設兩回線路，各回線路能夠輸送 66KV 的電力。第一路為「雙桿型木柱線路」，電線使用 100 平方公厘的硬銅絞線（1951 年 11 月完工）；第二路為「細腰捻轉型鐵塔線路」，電線使用 170 平方公厘的鋼蕊鋁絞線（1953 年 9 月完工）。

因為工程器材的運輸，依賴日人修築的施工便道（西段已損壞 20%，東段已損壞 80%），於 10 月開始拓寬施工便道，全長 64 公里，新設木橋 75 座（累計木橋長度為 577 公尺）、鐵線橋 10 座（累計鐵線橋長度為 741 公尺）。

沿線在霧社、蘆山、雲海、天池、檜林、奇萊、磐石、水簾及銅門等 9 處，設置保線所，供線路維護人員居住及儲備緊急搶修器材。利用日本駐在所為保線所，部份已改建過。

當時能高越嶺道西段各保線所人員編制如下：天池 6 人、雲海 6 人、蘆山 5 人、霧社 4 人、萬大 2 人，另雇技術人員。技術人員每天都有固定的行程，

巡視各電塔與線路狀況。遇有重大事故則加派技術人員上山支援搶修。

各保線所之間，架設「一路獨立電話線」，長 60.47 公里。

輸電線路第一回線的雙桿型木柱，共 179 座，其平均跨距是 217 公尺。第二回線的細腰捻轉型鐵塔，共 128 座，其平均跨距是 340 公尺，最長跨距是 1,320 公尺。電力線上設有「一路載波電話」，以供調度電力之用。兩線所建的電塔，每一根鋼材，甚至每一個電容分壓器，都是從西部霧社和東部銅門，以人力扛運上山。

輸送電線下，開闢保線專用的巡視路，全長 93.2 公里，新設巡視用木橋 6 座（累計長度 73 公尺）以及巡視專用鐵線橋 5 座（累積長度 315 公尺）。

東西聯絡線路工程具有下列特色：

1. 東段自銅門至能高山鞍部間 22 公里，標高差高達 2,586 公尺，坡度之大，在東亞首屈一指。
2. 爲了防範兩回路同時遭遇災害而受損，採用各回線獨立分開設置。
3. 線路最低處標高爲 238 公尺，最高處標高爲 2,824 公尺。各區段的氣候不同，最高氣溫爲攝氏 36 度，最低氣溫爲零下 6.5 度。高山氣候瞬息萬變，時有局部山谷強風，夏季有颱風，風速每秒達 40-50 公尺，而且高山地區冬季降雪，電線會結冰。

——採自《台灣電力發展史》，1989 年

民國 40 年（西元 1951 年）

對於日治時期日人勘定的能高線東西橫貫公路計劃，台灣省公路局曾經多次研議興建的可能性。迨至今年，初步認爲「自能高鞍部以東，地層迭經劇烈變動，奇萊、天長諸峰，山崩岩斷；木瓜溪河床則逐年淤升，沿線地形變遷，本線已失去採用價值」，所以公路局經過研究後，假定 3 線進行探勘：

南線——經由日治時期所計劃的能高線之南。保留能高線西段，東斷則改由銅門折入清水溪，經桃源山、武陵山，伸向能高鞍部，全長 107.5 公里，稱爲南線。

北線——經由日治時期所計劃的能高線之北。從霧社沿舊隘勇道（今霧社支線）到合歡鞍部，東段沿日治時期合歡古道東行，止於太魯閣，全長 109.3 公里，稱爲北線。

中線——經由日治時期所計劃的能高線，全長 76.8 公里，稱爲中線。

本年度內，公路局 3 度組隊，分別前往以上 3 線勘查。

民國 41 年（西元 1952 年）

今年復由中央及省府有關單位，組隊前往南、北、中 3 線復勘，並歸納各方專家意見，決定採用北線（即拓寬日治時期合歡理蕃道路）。

民國 42 年（西元 1953 年）

台灣省政府在霧社櫻台下方建立「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

台電公司繼年前完成東西輸電線路木塔工程後，今年又完成鐵塔工程。東西輸電兩回線啓用。東部龍澗、銅門、清水、初英、榕樹及立霧等電廠，均直接併入 69KV 東西輸電線，經萬大電廠與 161KV 系統聯結。

東西線完成初期，東部多餘電力可供西部用電。（近年來花東地區用電增加，不足電力反過來逐漸由西部經東西線向東部輸送。）

民國 43 年（西元 1954 年）

爲了配合國家整個經濟開發計劃，政府逐漸研擬東勢至花蓮，以及東勢至宜蘭縣羅東兩條公路新線。於今年 11 月派員，會同中外專家們，組隊針對新、舊線勘查比較，又經有關單位妥慎協議，最後認定新線的效益較高，遂成定案。（能高舊線及立霧舊線最後被放棄。）

新線中，自東勢至花蓮間橫貫公路，成爲主線：西部沿著大甲溪上溯，東部順著立霧溪而降，正是現今的中橫公路；而從中途站梨山伸向羅東，沿著蘭陽溪而行，成爲支線，稱爲宜蘭支線。另外從霧社延伸到合歡鞍部，日治時期的舊隘勇道，則被拓寬爲公路，稱爲霧社支線。

由於以上多次的復勘與轉折，能高越嶺道幸而能保存原來的步道型態。（能高道路保有原來的 1.2 公尺寬幅的步道，直到 1977 年起，台電爲開發木瓜溪水力發電，在能高越嶺道路線上方開闢施工卡車道路，開路土石掩埋越嶺道東段大部分路段。）

下面引述戰後台灣省公路局對能高線（中線）的踏勘內容與結論：

「從霧社起，經能高鞍部到銅門的步道，總長 82 公里。其中，從霧社到富士（廬山部落）13.5 公里勉強可行。光復後，木材商爲了便利運輸，曾經將富士到屯原的 5 公里，修建爲臨時便道，但是縱坡過大，不合工程標準。民國 40 年初，台電爲了興建東西輸電路線，曾經加以整修。」（按：霧社

到屯原車道原由日人所開，戰爭中失修。此段公路並非光復後初建。)

「從屯原到能高鞍部 20 公里，坡度為百分之六，若再加寬，可以通行小型車輛。但是，從能高鞍步到東能高（檜林），坡度達百分之二十五，不能利用。奇萊山（指五甲崩山）坍方嚴重，而且天長步道附近已坍毀了一段。以前，日人曾計劃興建一座 774 公尺長的隧道（指天長隧道），並以橋樑連接，但是仍有崩坍、阻斷之虞。」

「又，木瓜溪河床，因為受上游兩岸坍方沖積，逐年升高，日人原來的計劃路線高度，現在已迫近溪底。位於銅門的木瓜溪出口處，其河床高度比 10 年前提高了大約 20 公尺，結果舊銅門發電所（廠）業已埋入河底，原有的公路吊橋址，也受到河床升高的影響，不能繼續使用。」

「綜觀能高線，在能高鞍部以西，部份已成公路，可以改善使用，既有的步道也可以按照公路標準加以改線、拓寬為公路。但是，能高鞍部以東日人所設步道 43.5 公里，因為山勢崎嶇，坍方嚴重，河床逐年升高，尤其是天長、奇萊諸山大量崩坍，日後恐怕無法養護，所以本線實際上已失去改建為公路的價值。」

——台灣省公路局〈東西橫貫公路籌建經過〉

民國 66 年（西元 1977 年）

本年度起，台灣電力公司開始進行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主要項目是：

- (1) 奇萊引水工程（1977 年 1 月至 1984 年 10 月）
- (2) 龍澗水力發電擴充工程（1979 年 1 月至 1984 年 7 月）
- (3) 水簾水力發電工程（1980 年 1 月至 1985 年 11 月）
- (4) 瀧溪水力發電工程（1983 年 8 月至 1985 年 11 月）
- (5) 清流水力發電工程（1979 年 1 月至 1983 年 12 月）

全面開發木瓜溪水力資源，以龍澗發電廠之擴充為樞紐。

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包括建造檜溪壩、林溪壩、奇萊壩、天長壩、磐石壩、小龍澗壩、龍澗壩、木瓜壩、龍鳳壩、銅門壩等水壩，以及總長 22 公里的穿山引水隧道，一座地面發電廠、一座地下發電廠，及擴充一座地下發電廠。

為了奇萊引水工程與龍澗水力發電廠擴充工程的需要，台電沿木瓜溪北岸，開闢總長 45 公里的施工道路。平均道路高度為海拔 1,200-1,300M，大致是沿著大正 6 年（1917）所開的能高越嶺舊道路線所開，使得舊道自奇萊溪以下部分（平均高度為海拔 1,220M）幾乎完全被破壞了。

至於大眾所熟知的能高越嶺道路線，自奇萊保線所到龍澗路段，因高度在 900-1,000M，大部分被施工道路開闢時推下的土石掩埋。僅有天長斷崖上

的步道，因施工道路以隧道避開斷崖，而得以倖存。但因乏人行走，年久失修，目前只能勉強通行。

民國 72 年（西元 1983 年）

4 月，莫那魯道的遺骨被發現存放在台灣大學考古系標本展示館。

10 月 24 日，經族人與官員努力下，由南投縣仁愛鄉高光華鄉長及各界人士將遺骨迎回霧社，在紀念碑下另建「莫那魯道烈士之墓」安葬。每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發動日，各界人士在墓園聯合舉行祭祀與追思紀念活動。

民國 82 年（西元 1993 年）

交通部觀光局指定能高越嶺道為台灣 7 條主要越嶺道之一，撥款 400 萬台幣，交由林務局辦理天池保線所重建工程。完成後稱為「天池山莊」，由林務局派員管理及收取費用。（目前為每人每夜住宿費 165 元）

民國 89 年（西元 2000 年）

10 月 21 日，「霧社事件 70 周年國際研討會」，在台灣基督長老教總會主持之下，召開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演講廳。

10 月 27 日，「霧社抗日事件 70 周年紀念座談會」召開於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烈士遺族高光華、張呈妹、郭明正、邱建堂等，以及中、日兩國學者出席了這場盛會。

同一天，已遷居於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川中島）的遺族，聚集於「餘生之碑」的前面，舉行緬懷紀念活動。之後，大約 50 名高齡的遺族代表，搭乘巴士前往霧社方面的部落遺址訪問。70 年前，霧社事件中倖存者含淚揮別參加起義的 6 個老部落，被強制於一天之內，集體遷到清流。巴士載送著遺族，逆向通過當年被囚的先人步下山區的腳印。遺族們的眼中都泛著淚水。

民國 92 年（西元 2003 年）

能高越嶺道納入「國家步道系統」。

台電重建能高越嶺道東段斷橋多年的「下檜林吊橋」，並整修「上檜林吊橋」。（工程預定於 8 月 31 日完工）

田野調查紀錄

第一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6.24~6.25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

調查概要：南投縣仁愛鄉鄉霧社、春陽，廬山部落、靜觀等地田野調查訪問、能高越嶺相關史蹟實地踏查。

主要成果：與能高越嶺道有關聯的史蹟地初查，獲得當地耆老諸多寶貴資訊。

6/24

05:30 新店出發，駕車走北二高。

09:05 霧社。

09:15 春陽。進入部落，先訪問李玉琴、曾涼春、正愛花、陳潘秀季等泰雅族老人家，知道他們的原居地是 Tauda，霧社事件後，原本住在這裡的 Hoga（赫哥）社人，因抗日被強迫遷到川中島，留下的部落和耕地，就由當時助日的 Tauda 社人佔居。日治時代名為「櫻社」，光復後改稱春陽。

訪問泰雅族耆老 Walis Suyen（77 歲，漢名張添財）得到下述資料：

1. 日治時代末期，車道可到屯原，此車道是昭和 16 年（1941）由櫻社的「勤勞報國青年團」所開。原本計畫要開闢車道到銅門，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吃緊，「勤勞報國青年團」都赴南洋作戰，開路工作才終止。
2. Walis Suyen 本人在日治時代時，曾經三次走過能高越嶺道，都是陸軍預備兵的行軍訓練。行軍訓練早上 5 點由櫻社出發，當天晚上 9 點到達銅門。雖然路途很遠，但是路況非常好，自能高警官駐在所起，幾乎可以用跑步的。當時年輕力壯，並不覺得辛苦。當時，日本陸軍正規軍，也是由能高越嶺道行軍到花蓮的。
3. 光復後，國軍也曾由台中經霧社、能高越嶺道三次行軍到花蓮。
4. 天池旁有能高越嶺舊道，可下到奇萊溪。
5. 日治時代的櫻溫泉在春陽部落下方，目前已被沖毀，當時有手推車道，自部落步行約需 1 小時才可到。
6. Suku 社在雲龍橋上方台地，目前已廢社，著名的 Suku 大吊橋，原本是人行吊橋，昭和 17 年（1942）改為車行吊橋，目前吊橋仍在雲龍橋旁（禁止通行）。

之後，Walis Suyen 帶我們到春陽國小後方，櫻警官駐在所舊址。

10:30 櫻警官駐在所舊址，目前為泰雅族原住民高細松的工寮。駐在所僅留下疊石屋基及斜坡道。原本警官駐在所的庭園目前栽種茶葉及水蜜桃，

- 前廣場成爲小米田。
- 再到當年的蕃童教育所(現在的春陽國小),發現已全部改建爲新校舍。後來的櫻警官駐在所,位置就是目前的春陽派出所,已全部改建。
- 11:30 之後, **Walis Suyen** 帶我們到日治時代的櫻溫泉查看,走到半路發現路基已經完全崩毀,芒草密生無法前進。只好折回春陽午餐。
- 14:00 至春陽傳統藝術工作室集中區,參觀訪問泰雅泰雅族原住民的手工藝製作。
- 拉拜工作室:66歲的拉拜(漢名吳文份),擅用泰雅族圖騰,並將泰雅族的生活作息,以圖案化織進編織物內。
- 林德盛藤編工作室:春陽碩果僅存的藤編藝術家,除了傳統的藤編之外,也運用彩色的塑膠藤,編出富有泰雅族原住民色彩的提籃等生活用品。
- 15:30 前往廬山部落、靜觀部落調查日治時代初期深堀大尉事件,以及能高越嶺道開闢、霧社事件相關史蹟。
- 16:30 靜觀,訪問 **Norio Tai Mo** (65歲,漢名巫子庭)。訪問資料如下:
以前廬山並無部落,現在的部落是從 **Budayau** 遷下去的。日治時代明治30年(1897)深堀安一郎大尉率領13人的探險隊從埔里出發,準備經霧社翻過中央山脈到花蓮,以研擬開鑿橫貫鐵路與公路的可行性。當時,泰雅族原住民部落沒有人願意帶路。後來, **Budayau** 的頭目答應帶路,但是因爲當時是二月,山上積雪, **Budayau** 社眾無法忍受寒冷,不願繼續走,因此與深堀起衝突而將他們全部殺光。
事後,日本總督府派人前來調查。 **Budayau** 頭目詭稱:深堀一行人是自己上山失蹤的。然而,調查人員發現部落內有四個日人頭顱,以及深堀等人的物品,於是重加處罰,並強迫 **Budayau** 社眾遷離原居地,到目前廬山的位置。(根據文獻記載不是 **Budayau** 社所爲,應是 **Sedo** 社做的。)當時稱爲 **Boalun** 社,後來被改爲富士社,光復後再度被改爲廬山。
- 17:20 廬山部落,檢查哨前,訪問 **Nabuo Tadau** (66歲,漢名劉進治) **Nabuo Tadau** 曾任能高越嶺道台電輸電塔維修工人。民國39年起,多次走過能高越。他說:從前的富士警官駐在所,就是現在的集會所。廬山國小旁的墓地是日治時代的砲台,在霧社事件時有好幾門大砲,對準下面的馬赫坡部落。
- 18:00 返回春陽,高秀玲家中,等候下山的泰雅族朋友高枝文,請他帶路前去能高越嶺舊道勘查。
- 19:30 霧社飯店與多名泰雅族老獵人談論有關能高越嶺舊道的事情。
- 21:00 春陽民宿過夜。
- 6/25
- 06:00 拜訪春陽最有名的傳統藝術工作室「魯畢工作室」,魯畢(66歲,漢名

高瑞蘭)精通傳統織布手藝、編織技法、服飾製作,吟唱傳統歌謠、演奏傳統樂器口簧琴。經常受聘為泰雅族原住民才藝比賽的評審,並在仁愛高農等學校任課,指導泰雅族原住民學生學習傳統工藝。

魯畢原是 Katsuk 社人,在霧社事件中加入馬赫坡的抗日行動,後來被迫遷至川中島。光復後嫁給從 Tauda 遷來春陽的丈夫。

魯畢工作室後方的圓頂錐形小山,在日治時代被稱為小富士山。後來,霧社事件時,花崗一郎、二郎家族集體在此山上自盡,因此改名為花崗山或花崗富士山。

- 08:30 離開春陽,到仁愛分局訪問,希望獲得日治時代警官駐在所的資料。
- 09:00 仁愛分局正在改建,暫借仁愛國中舊校舍上班。員警表示舊資料可能全部都丟棄了。
- 09:30 仁愛國中,訪問泰雅文史工作者沈明仁校長,沈校長是 Budayau 社人,對於泰雅族文史有高度興趣,目前在廬山溫泉成立 Bukasan 工作室,查訪收集很多泰雅傳說。沈校長的父親沈文振,在日治時代曾任日本警察,並擔任霧社公學校、博阿倫蕃童教育所老師。光復後,分別在廬山、雲海、天池、平靜、靜觀、馬列巴、信義、地利、新鄉、人和、碧綠溪等派出所任職,最後在廬山檢查哨退休。總共當了 40 年警察。光復初年,雲海、天池還有派出所,民國 38 年以後,屯原以上都沒有派出所(日治時代原有的警官駐在所由台電接收作為保線所)
- 12:00 離開霧社,再往廬山部落。
- 12:30 廬山,訪問沈校長的母親 Tapas Bawan (74 歲,漢名沈卓琇梅)她是 Tauda 人,於民國 34 年結婚,嫁到廬山,當時她才 15 歲。當她 20 歲時(民國 39 年),台電要建鐵塔,部落無論男女都受雇為搬運工。從屯原開始,鐵塔材料、水泥、器材,糧食,每人至少要負重 50 公斤,尤其是鐵塔材料,一根大約 250 公斤,由 3、4 個男人合力搬。半夜睡在路邊,工作辛苦,經常搬到吐。因為當時生活困苦,甚至懷孕時也擔任搬運工作。
- 16:40 回到霧社,準備訪問葉繡清女士未果,返回台北。
- 21:00 回抵新店。

第二次田野調查

行動日期：91.7.25~7.26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林皓貞、盧英秀、花蓮林管處陳清香處長及技正、課長等多人

調查概要：能高越嶺道東段台電施工道路沿線勘查，花蓮縣秀林鄉初音、榕樹、銅門史蹟地勘查，與泰雅族耆老訪問。

主要成果：太魯閣戰爭與能高越嶺路的關聯，各部落的遷移史。

7/25

08:40 台北出發。

11:30 自強號抵花蓮。

12:30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

14:30 台電東部發電處，訪問張木生課長（65歲）。張課長於民國43年進入台電工作當時他年僅17歲，曾在銅門發電廠、龍澗發電廠服務，於民國49年調至東部發電處土木課至今。

訪談內容如下：

1. 桐里駐在所原有木材工寮。
2. 民國39年起台電起造「東西甲乙線」（一般通稱東西向輸電線，現在正式名稱爲「萬大、銅門甲乙線」。）
3. 民國60年重修保線路上的全部吊橋。
4. 民國66年，木瓜溪水力發電計劃施工道路闢建，車道約在海拔1,300公尺，而能高越嶺道則在海拔900~1,000公尺，因此多被施工廢土掩埋。

16:00 台電花東供電區營運處，訪問陳得均分隊長。

訪談內容如下：

1. 東西甲乙線爲69KV高壓電線，甲線共有130座輸電塔，乙線共有200座輸電塔。
2. 原本要廢除此輸電線，因考慮到中橫快速道路將來施工時可能需要用到電，因此保留下來，目前少量輸電中。
3. 能高越嶺道沿途的保線所於民國75年裁撤，並拆除，目前僅存檜林保線所爲日治時代遺留，與磐石保線所爲兩個有人看守的保線所。
4. 現在在施工道路1K（自龍澗起算爲13.3K）旁的磐石保線所（磐石變電所），是民國66年所建，並不是日治時代的坂邊駐在所。
5. 原有的磐石保線所在施工道下方的能高越嶺道旁，已於民國75年拆除。此保線所也不是日治時代的坂邊駐在所。
6. 坂邊駐在所是在磐石保線所西邊，隔著一條小溪相望。

16:50 回到林務局花蓮林管處，討論明日上山勘查事項。

7/26

- 08:45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出發，處長吉普車及九人座箱型車兩部車。
- 09:05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南華工作站。
- 09:10 吉安橫斷紀念碑。
- 09:20 銅門檢查哨。
- 09:30 見返斷崖，車道穿行於隧道與峽谷間，與太魯閣峽谷九曲洞有異曲同工之妙。
- 09:35 舊檢查哨遺址及已廢棄的龍澗派出所(8K)。在檢查哨遺址上採野生蕃茄。
- 09:42 龍澗鐵橋(台電施工道路起點)。
- 09:45 龍澗發電廠，目前已改為全自動發電廠，留守人員梁李肇股長及警衛陀明雄皆不在，無人開門。只好放棄原定入內參觀聽取簡報行程。
- 10:15 龍溪壩道路分歧點，又稱磐石分歧點(12.3K)，往龍溪壩方向。
- 10:30 龍溪壩(16.5K)，入內參觀並觀察地形。
- 10:50 離開龍溪壩。
- 11:00 回到磐石分歧點，此為奇萊施工道路起點(0K)。
- 11:05 磐石保線所，又稱磐石變電站(1K)，有四棟建於民國 66 年的木屋，其中一棟目前尚有工人居住，其餘三棟除玻璃損壞外，屋況尚可。附近有工人在修護施工道路。
- 11:10 磐石保線所出發。
- 11:50 天長隧道(9.7K~10.8K)，此隧道崩毀二年多，直到本月初才修護完工。
- 12:00 奇萊山莊，又稱為維護中心(15.5K)，為鋼筋水泥造三層建物，每層樓板面積約五十坪，一樓為工作儲藏室及餐廳，二樓及三樓各有八個房間，皆為台式通舖，每間約可睡 4~6 人，目前二樓有人使用，三樓全為空屋。可容納 60 人借宿。
- 12:08 離開奇萊山莊。
- 12:10 萬善堂，在此午餐。
民國 41 年建萬善堂於奇萊保線所旁，以祭祀民國 39 年起拓建「東西聯絡線」殉職的人員。民國 66 年奇萊施工道路開闢，能高越嶺道路及原奇萊保線所廢棄，民國 69 年改建萬善堂於奇萊山莊旁現址。每年農曆 9 月 23 日均由台電高階主管率員工隆重祭拜。
- 13:10 出發。
- 13:20 施工道路崩毀，無法再前進(17.3K)。在此展望天長斷崖地形和能高越嶺步道。天長隧道崩毀的二年多，泰雅族原住民工人都走橫越天長斷崖能高越嶺步道。
- 13:50 返回道路分歧點。
- 15:00 清水發電廠道路分歧點。
- 15:05 清水發電廠，無人看守，發電廠後有吊橋可過清水溪，過後有小徑可通木瓜林區哈崙工作站。

- 15:40 返回。
- 15:45 銅門檢查哨。
- 16:05 回到林務局花蓮林管處。

7/27

- 07:30 花蓮出發，搭乘花蓮客運往銅門班車。
- 07:50 華隆站下車。訪問花蓮監獄旁博愛新村，原銅門村泰雅族原住民新部落。民國 79 年 6 月 23 日，歐菲莉帶來豪雨，造成土石流淹沒銅門村第 12、13 鄰，造成 53 戶房舍、36 人被活埋的慘劇。後來，在各界捐助下，政府擇定目前博愛新村位置，民國 80 年 5 月 29 日動工，建造 53 戶新屋，免費提供受災戶居住。
- 07:55 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Shobai Mona(66 歲，漢名鍾月英)。Shobai 原為立霧溪中游 Makaigin(開晉)部落人，1914 年太魯閣戰爭後，日警強迫遷村，約在 80 年前遷到銅門。當時，銅門並無部落，但有日本人在此開採銅礦。銅門村的泰雅族原住民來自立霧溪與木瓜河流域各部落。Shobai 的丈夫早逝，因此她做男人的工作，是有名的女獵人，在 60 歲前，經常循能高越嶺道到檜林一帶打獵，當地森林裡小溪很多，動物極多。
- 08:25 離開博愛新村。
- 08:30 「吉安橫斷紀念碑」，日治時代大正 6 年所開的能高越嶺道（能高越嶺舊道），其路線與現在所知的能高越嶺道不同。當時稱為「橫斷道路」或「初音至奇萊主山橫斷道路」，竣工後日人建造開路紀念碑及殉職者之碑二座。其中，殉職者之碑原安置在道路對面「西寧寺」旁，後因西寧寺增建，將其移至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前。此二碑目前被列為三級古蹟。
- 08:55 西寧寺，此寺本為木造小廟，廟門朝向西南能高越嶺道方向，奉祀地藏王菩薩以保佑行旅者，及能高越嶺道開路殉職者。後因寺廟增建擴大，加祀原在溪邊（初英發電廠旁）的不動明王，舊廟目前仍在原處。
- 09:20 訪問居民林秀華，西寧寺新廟是她的舅舅所建。
- 09:35 搭乘便車至榕樹，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Hato Tailon (69 歲，漢名彭德勝)。彭先生原為木瓜河流域 Mak-ibox 社人，日治時代強迫遷村至榕樹，原本榕樹並無部落，此地原有大片榕樹林，其中有兩棵非常大，因此而得名，兩棵大榕樹約在民國 30 年左右枯死。16 歲時（民國 39 年）受雇開闢能高越嶺保線路，當時男人每次揹 2 包水泥，一日工資為 10 元，從銅門起步行，第一天到龍澗，第二天到磐石，第三天到檜林。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Robiak Akan（女，73 歲，漢名陳玉女），陳女士當年也曾受雇於台電擔任搬運工，負責搬運礮子至奇萊保線所，懷孕時還是照常搬運。

- 10:15 搭乘便車至銅門，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Kawas Mumau(83 歲，漢名張建忠)。張先生原為立霧河流域西奇良社人，太魯閣戰爭後被強迫遷村至銅門，當時是大正 10 年，他還是嬰兒。青年時代參加「日本青年團」，曾在日警帶隊下，二次走能高越嶺道到台中，行程是第一夜宿奇萊警官駐在所，第二夜宿尾上警官駐在所（雲海），隊伍有 5、60 人，夜宿警丁宿舍。當時的能高駐在所非常大，規模好像霧社分駐所一樣。太平洋戰爭時，張先生被派至新幾內亞服役，當時才新婚 11 天，銅門有 36 人出征，僅有 1 人戰死。銅門的居民來自許多部落，先遷來的是古巴楊、西拉歐卡、西奇良、洛韶等部落。後來遷來的是 Mak-kumuge、沙卡亨部落的人。（沙卡亨大部分遷至 Balanau，重光）
- 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Ibai Bayen (女，82 歲，漢名鄭鳳嬌，張建忠之妻)其祖父 Awui Watan 曾為日本警丁，負責遞送郵件，後來在天池小屋內避風，因天寒而凍死，當時日警特別為他立碑紀念。
- 原本銅門以種植小米、玉米、芋頭為主，目前不再種小米。部落的主要收入是年輕人外出工作所得。
- 11:30 搭花蓮客運至文蘭。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Abutsu Ribuk (女，69 歲，漢名何碧金)，何女士之父為 Mak-kumuge 人，其母為西寶社人。
- 11:40 訪問銅門刀製造者「銅蘭鐵匠店」Mumah Yulau (66 歲，漢名許有祥)，原為 Mak-kumuge 人，其祖父 Lashi Talan 為頭目，日治時代日警召集各社頭目，教導其製作刀具、農具的方法，以供部落所需。（原本泰雅族並不會製作刀具，早期都是由在新城開鐵匠店的漢人，帶到各部落交換鹿皮、鹿角。）
- 太平洋戰爭期間，還打造軍刀、刺刀、武士刀，另外，製作番刀給高砂義勇隊使用，因此治刀技術大為改進。
- 戰後，其父親 Yulau Lashi 在銅門開鐵匠舖，製作遠近聞名的銅門刀，民國 60 年搬到文蘭大馬路邊現址。
- 原本用小火車鐵軌打造，目前改用汽車避震器造刀，與兒子兩人每月可製作五十幾把刀，每把售價 1,800 元，收入不多，主要是為了保存文化。
- 12:50 榕樹，泰雅編織教室。
- 榕樹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Wumin Pada (66 歲，漢名林武丁)，林先生為張建忠表弟，其姊於日治時代嫁到霧社，往來探親皆走能高越嶺道，當時路況非常好。
- 林先生並指出原初音火車站即是目前鐵路局的「南華道班」，曾為貨運火車站，目前不再停靠火車。
- 13:50 返回。
- 14:20 花蓮機場搭機回台北。

第三次田野調查

調查概要：花蓮縣秀林鄉初音、榕樹、銅門史蹟地勘查，榕樹、重光、萬榮鄉的萬榮、明利等部落泰雅族原住民耆老訪問。

主要成果：太魯閣戰爭與能高越嶺路的關聯，各部落的遷移史。

參加人員：楊南郡、金尙德

行動日期：91.8.17

8/17

07:30 花蓮出發。前往榕樹，在途中西寧寺前再次細看「初音至奇萊橫斷道路紀念碑」與「殉職者之碑」。查看位於木瓜溪畔的「日治時代不動明王神祠」原址。

訪問泰雅族原住民 Siro Piso (68 歲，漢名盧詩詠)，訪談內容如下：

1. Siro 的父親 Piso 是日治時代的木匠。曾在日治時代東能高警官駐在所(今檜林保線所)，伐木製作電信線桿。當年日治時代沿途電信桿定期檢查，已腐朽者必須馬上抽換。Siro 小時候曾隨父親走到東能高警官駐在所。目前繼承父業為木匠。
2. 日治時代東端起點是初音警官駐在所。位於仁壽橋北端丁字路口。戰後為警察檢查哨，後來被警備司令部接管，派兵監視橋樑安全及人員出入。
3. Siro 小時候曾在初音警官駐在所前遊玩，看到佩刀的日本警察。昭和 15 年(1940)起，也看到日軍出入初音警官駐在所。
4. 榕樹部落在太平洋戰爭時，曾有日本陸軍駐紮。軍營在今榕樹路 54 號附近平地。戰後由國軍接收，目前有一個步兵連駐紮，其營部在南華。
5. 銅門檢查哨遷過二次，原本在初英發電廠排水出口附近，後來搬到榕樹 1-1 號(部落西部)最後才遷到現址。
6. 銅門檢查哨外圍，經跨溪大吊橋到木瓜溪北岸，可達銅門發電廠。發電廠左方水泥結構物是日治時代的銅門銅礦，礦坑在其下方。
7. 位於銅門檢查哨附近的水簾發電廠。日治時代的電廠當時已被土石掩埋，現有的發電廠是戰後重建。
8. 銅門警官駐在所(日治時代東端入口第二站)原址，就是現在的銅門派出所。現在的銅門國小，從前是「蕃童教育所」。目前仍可看到日治時代的木造日式宿舍，當年日人所栽植的樟樹與黑松，已然長成大樹。

接著與 Siro 一起步行到榕樹 1 鄰 1 號，訪問 Wumin Pada (66 歲，漢名林武丁)訪談內容如下：

1. Siro 和 Wumin 曾經都在銅門警官駐在所附設的蕃童教育所受教育。當時的老師是日本警察。當年銅門警官駐在所有 2 名巡查、1 名警

丁。警丁不一定是泰雅族，有時是日本人或阿美族。當時日警老師很親切，管教不嚴。

2. Siro 和 Wumin 兩人在日治時代，都曾多次走過能高越嶺道。道路經常在維修，標準路寬是 1 公尺。
3. Siro 少年時自願參加突擊隊，在正式作戰前，接受定期訓練，訓練場地就是能高越嶺道。
4. 一般泰雅族原住民從銅門到霧社，只要 1 天半或 2 天。第一天從銅門出發，當晚在奇萊警官駐在所過夜。第二天走 3 小時就到能高警官駐在所（天池山莊），當天可到霧社。回程一樣是 2 天。
5. 因為太平洋戰爭失利，盟軍隨時可能佔領琉球群島。當時，台灣也做好「本土決戰」的準備。Siro 受到猛烈的突擊訓練，但是一週後，就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10:00 離開榕樹，轉往重光（Balanao）。繼續進行田野調查。

10:10 在重光社區，訪問泰雅族耆老 Poli Dahan（90 歲，漢名艾海寶）。Poli Dahan 雖然年紀很大，但思慮清晰，以下為訪談內容：

1. Poli 的父親是頭目。原居地是立霧溪沙卡亨社（Sakahen），位於立霧溪支流托博闊溪東岸，與托博闊社隔岸相對。大正 3 年（1914）太魯閣戰爭，頭目 Dahan 和他的弟弟率領社眾，翻過南方山稜，逃離立霧河流域。邊戰邊逃，。
2. 當族人沿著聯絡木瓜溪與立霧溪的南北向越嶺社路（古道）逃走途中，Poli 出生於半路上。於是其父母暫時避難於太魯閣大山附近的山洞，靠父親打獵維生。族人由其弟弟（小頭目）繼續率領逃難。這一條路 Poli 在 13 歲時曾與母親走過，路寬僅容一人走，路上芒草很多，不太好走。當年他們清晨 5 點從木瓜溪的沙卡亨社出發，晚上 7 點才到立霧溪的沙卡亨舊社。當天只帶著要送給舊社親友的禮物，輕裝而行，才有辦法一天走過去。
3. 當 Poli 17 歲時，沙卡亨社眾已定居於木瓜溪中游新開之地。共有 8 戶，形成一個部落。部落仍稱沙卡亨社，位於坂邊警官駐在所附近，今稱磐石。
4. 昭和 6、7 年（1931、1932），沙卡亨社和鄰社共 35 戶，被強制遷到現居地。現居地 Balanao 意思是「肥沃之地」，土地雖好但瘴疾猖獗，半數以上族人都染病，病亡者多。同時被遷來的沙卡礮社人，不堪疾病又逃回原居地。Poli 家族也曾經遷離 Balanao，後來衛生條件變好時，再回來定居。
5. Poli 的妻子 Oto Wumin（86 歲，漢名楊阿美）是立霧溪中游西寶（Siipao）社人，當年，西寶社也被強制遷到 Balanao。
6. 原住在木瓜溪的巴托蘭群巴托蘭社人和馬黑洋社人，分別被遷到西林社和萬里橋社（萬榮）。部分西寶人被遷到埃夫南社。

- 12:00 離開重光，繼續轉往萬里橋社（萬榮）與長漢社（明利）。訪問從木瓜溪中游遷來的泰雅人 AMai Wumin（77 歲，漢名吳阿美），她未出生前，其父由立霧溪 Pachigan 社遷來，其夫是木瓜溪 Maxeyan 社人。繼續訪問鄰長 Mihan Bailan（68 歲，漢名林友明），據他說，他和 3、4 鄰住戶，都是從立霧溪布洛灣社（Bulowan）遷來的。時日已久居民平地化，很少人記得以前的事。繼續訪問數位老人，果然如鄰長所言，都不復記得往年山上部落的事。
- 19:30 搭機離開花蓮。返回台北。

第四次調查訪問

調查概要：台北市羅斯福路台電總公司發電處水力營運課與電源開發處水力電源課訪問。

主要成果：與能高越嶺路有關聯的台電歷史：興建東西向輸電工程的經過。

參加人員：楊南郡

行動日期：91.8.22

訪問發電處水力營運課鄭郁邦課長，電源開發處水力電源課王崇鈇課長，帶回東部各水力發電廠簡介、水資源史、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分布圖，以及多位當年參與開發電源，興建東西向輸電線路、開拓能高保線路的員工名單。

1. 發電處洪志隆副處長。曾在龍澗、榕樹、初英等發電廠工作。
2. 台電東部發電廠值班組巫阿竹主任。（經電話訪問，他說龍澗發電廠前後的日治時代已與現在的施工車道重疊，但是在稍上游處，可看到位在施工道路下方，近河床的步道）
3. 台電花蓮和平工程處鐵猛雄副處長。曾經負責木瓜溪、立霧溪的電源開發。
4. 霧峰台中供電區營運處林茂山經理。有關東西向輸電線路目前運作狀況。

第五次田野調查

調查概要：霧峰台電台中供電處與南投縣明間鄉南投超高壓變電所訪問，有關台電東西向輸電工程的歷史與現況。

霧社訪問台電退休員工，泰雅族原住民耆老以及霧社事件見證人的訪談。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

行動日期：91.8.28~8.29

8/28

06:00 新店出發。

09:15 台中縣霧峰台電台中供電處，訪問林茂山經理、楊儒溝股長，訪談內容如下：

1. 林經理於民國 46 年進入台電當學員，最初在天池保線所工作，負責整修保線路及維修輸電塔。冬季時線路結冰，難以負荷重量，經常斷裂，後來改用鋼心鋁絞線才解決這個問題。
2. 天池保線所於民國 75 年，因包商工人夜宿時燈火不慎而燒燬。原本在天池的土地公移至雲海保線所另建廟供奉。
3. 現在的天池山莊，由觀光局、林務局出資興建，台電已無關係，目前西段靠雲海保線所，東段靠檜林保線所及磐石保線所作為維修基地。
4. 奇萊山莊為台電東部發電處管轄，保線所為供電處管轄。
5. 能高越嶺道的輸電塔正式名稱是「萬大、銅門甲乙線」甲線在南，乙線在北，為 69KV 二次高壓線路。電塔的材質由原本的松木桿改為鋁合金，現在正在替換為鋼鐵材質。
6. 由於大觀、鳳林 345KV 超高壓輸電線路完工，萬大、銅門甲乙線已降低重要性。但為了維持備載線路，目前仍有少量通電。

11:30 南投縣明間鄉，南投超高壓變電所，訪談王建良線務段長、李秀川總領班。訪談內容如下：

1. 李總領班於民國 58~62 年在雲海保線所工作，當時能高越西段各保線所人員編制如下：天池 6 人、雲海 6 人、廬山 5 人、霧社 4 人、萬大 2 人。另雇工為技術人員燒飯及清掃。
2. 技術人員每天都有固定行程，巡視維修各電塔及線路狀況，每 35 天才休假一次。遇有重大狀況則加派技術人員搶修。
3. 當時架設輸電塔的總工程師，先是孫運璿，後來是楊金叢。楊金叢升任台電協理後，每年仍到能高越嶺道巡視，並於 9 月 23 日，在奇萊保線所旁的萬善堂，例行舉辦盛大的祭祀儀式（有戲班表演酬神），以安慰當年開路及架設輸電塔殉職的工作人員。

13:50 離開變電所，往霧社。

16:10 松崗，博望新村下方工寮，訪問泰雅族老獵人 Iyon Wasao（石恆柱，84

歲)，有關日治時代大正 6 年所開，能高越嶺舊道之事。

石恆柱現因嚴重痛風截肢無法行走，但是腦筋仍然清晰，他曾因打獵走過能高越嶺舊道 15 次，據他說：日本舊道路況極佳，有水源，動物很多，他一次入山最多可捉到大型獵物（羌、山羊）7 隻，飛鼠等小獵物不算。

17:45 回到霧社，訪問台電退休員工何影順。何老先生為泰雅族，今年 74 歲，泰雅名為 Walis Pawan，一般人都稱他為 Kawada（日語川田）。訪談內容如下：

1. Walis Pawan 於民國 39 年進入台電工作，當時正開始架設東西向輸電塔，他工作的路段是從霧社到奇萊與沙卡亨（磐石）之間。起初擔任臨時工，二年後升任正式的技術工。
2. 日治時代後期，日本人已開始進行東西向輸電線路工程，並完成 A、B、C 三種程度的基礎工程。部分電塔的基洞，在光復前已完成。後來台電獲得美援經費，沿用日本人的定線及電塔位置，完成輸電線路。
3. 民國 39 年，奇萊駐在所已破舊不堪使用，後來所建的奇萊保線所位置較高，與駐在所的距離約 1 公里。現在奇萊保線所也被拆除了。
4. 沙卡亨（坂邊）駐在所，並不是大家認為的舊磐石保線所，而是位在西邊，與磐石保線所隔著一條小溪相望。
5. 日治時代殉職的泰雅族郵件遞送人 Awui Watan，死前曾與 Walis Pawan 之父 Pawan Nokan 見過面，當時 Pawan 正在天池邊設陷阱。Awui Watan 後來凍死在水池邊。日治時代曾在其殉職處設立紀念碑，後來移至能高越嶺道鞍部路旁。Walis Pawan 在民國 39 年 12 月 28 日，隨同測量人員到銅門時，遇見 Awui 的兒子，告以此事。

19:00 離開霧社，至春陽民宿投宿。

8/29

05:30 春陽出發。開車往平靜部落找泰雅族獵人 Siyatsu（高枝文）。

06:20 平靜，家人告以高枝文已到對岸田地工作。

07:30 沿小徑下溪谷、過吊橋，在對岸山坡工寮找到高枝文。商討下個月（9.14~19）出發踏查能高越嶺舊道的事宜。

09:30 回到霧社，訪問林務局退休員工簡方順先生。簡老先生現年 76 歲，民國 51 年進入林務局工作，民國 81 年退休。民國 70 年左右在雲海苗圃工作，培育紅檜及扁柏樹苗。後來苗圃廢棄，改到萬大工作。

10:00 訪問霧社事件見證人葉繡清女士（77 歲），葉女士之父在霧社駐在所擔任警丁，因此小時候就住在霧社。訪談內容下：

1. 當時，霧社完全沒有原住民部落，都是日本警察官吏的辦公室及宿舍，有一個檜木建的旅館，稱為「櫻」（Sakura），非常漂亮，可容納一百多個客人，葉女士的母親在旅館幫忙煮飯。
2. 霧社事件後，日本人屍體堆積如山，她的父親協助日本警察砍柴焚燒屍

體，燒了三天才燒完。

3. 當年從埔里有台車可到眉溪的南豐村，由此走路過人止關，約一小時可到霧社。
4. 當時的霧社公學校（霧社事件爆發地）就是現在收費站旁的台電電力電源保護中心。
5. 霧社事件中，日本警察架設山砲鎮壓原住民的「櫻台」，就是現在救國團的霧社山莊。日治時代是青年團、女青年團的集會所。也是警察動員的集會所。

葉女士因其特殊際遇，認識許多日本人，並留下很多年輕時的照片，借與我們翻拍。

- 13:00 離開霧社，返回埔里。
- 13:30 埔里，午餐。
- 14:20 訪問林務局埔里工作站，之後返回台北。
- 17:00 新店。

第六次田野調查

調查概要：大正7年完工的舊能高越嶺道「初音至奇萊主山橫斷道路」的路線勘查，以及現今能高越嶺道沿線的史蹟地調查。

- 主要成果：1.日治時代屯原駐在所遺址、富士見駐在所遺址、尾上駐在所(雲海保線所)、舊尾上駐在所遺址、松原駐在所遺址，以及武器彈藥庫、炭窯、紀念碑等的發現。
- 2.舊能高越嶺道全線的實地踏勘，完成道路現況的調查與紀錄。
- 3.舊能高越嶺道上聯帶山駐在所遺址、森中駐在所遺址、朝日駐在所遺址的發現。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高枝文、石萬木、李正一（高枝文等三人為泰雅族）

行動日期：91.9.14~19

9/14

06:50 台北出發。北二高有點塞車。

10:30 埔里，早午餐。

12:10 霧社，仁愛分局辦理入山證。

12:40 回到霧社，至霧社飯店三樓，訪問泰雅族耆老 Walis Taule (85 歲，漢名高金賢)。Walis Taule 是北港溪上游，Malepa 馬列巴群的人。昭和5年(1930)，他13歲時與媽媽一起到霧社，準備參加第二天的運動會。霧社事件發生時他正好在現場，與來自其他部落的小孩在做體操。據他事後聽說，當天霧社駐在所只有一名警察留守，莫那魯道命令他打開武器彈藥庫，取得武器彈藥後衝進會場。當天他親眼看到莫那魯道的手下，追殺四處奔逃的日本人，連懷抱幼兒的母親也不放過。他們只殺日本人，命令其他不參加抗日的泰雅族原住民快點逃走。Walis Taule 在混亂中與母親走散，一直跑到 Masitobaon 社（瑞岩）才遇到母親。Walis 17 歲時當警丁，兼任蕃童教育所老師，二次大戰時為日本帝國海軍二等兵，在作戰時負傷，後來被美軍俘虜，在集中營療傷度過這一生物質生活最豐裕的六個月。光復後被遣返，在鄉公所擔任村幹事直到退休。

14:00 廬山溫泉，

14:40 訪問泰雅族耆老 Piho Tadau(70 歲，漢名劉進春)。Piho Tadau 是霧社群 Tarowan 社人，霧社事件後，日警把原住在廬山溫泉一帶的抗日部落 Mahebo 馬赫坡社遷至川中島。讓當時幫助日本的托洛閣群 Tarowan 社（靜觀、民生）人佔據 Mahebo 舊地。

Piho Tadau 為我們指出莫那魯道家遺址，以及當時駐在所的位置。

14:50 莫那魯道步道，此為仁愛鄉公所所開的環山步道，舖有混凝土或柏油路面，可行駛小貨車。路旁有許多花卉栽培用的溫室。

15:00 莫那魯道住宅遺址，目前為芒草覆蓋，前方有一座泰雅男人頭像。

- 15:35 馬赫坡社遺址，露天溫泉，附近種植高山蔬菜小黃瓜、番茄、青椒等。
- 15:40 馬赫坡泰雅木屋，訪問泰雅族老婦 Kumu Dawin(67 歲，漢名林沈彩珠)。其夫 Buyon Silav(67 歲，漢名林文財)，原為 Budayau 社（靜觀）人，在此建造一間泰雅傳統住宅，內有許多泰雅族生活用品供遊客參觀拍照。目前由其子林健雄在此經營露營場地及露天溫泉。
- 16:50 回到廬山溫泉。
- 17:30 回到春陽民宿。
- 20:00 泰雅朋友 Siyatsu（高枝文）到春陽民宿商討明日行程。
- 9/15
- 05:50 春陽出發，搭乘高枝文的小貨車。
- 06:00 廬山溫泉買便當。與林務局埔里工作站巡山員李清雄會合。
- 06:25 廬山部落買米酒。
- 06:50 往屯原叉路，由於泰雅族原住民及漢人在山上經營農場，種植溫室花卉及高山蔬菜，目前此路全鋪上柏油，雖然坡度很大，但路況維修良好。
- 07:00 小貨車車軸斷裂，在此吃早餐等候其他車輛來接。
- 07:20 在山上經營花卉農場的李小姐（李清雄之姐）開車來接駁。
- 07:28 屯原駐在所遺址，目前其地為濃密芒草覆蓋，因清晨露水很重，決定下山時再砍草勘察。
- 07:30 屯原吊橋前，車道到此為止。
- 07:40 整裝出發。
- 07:42 屯原吊橋。
- 07:47 第二吊橋，過後路面被上方滑落碎石掩埋，台電正雇工 6 人在此維修。過後路上有 5 台搬運車，滿載睡袋、糧食、鍋具，（此為旅行社辦理的「能高越西段、南華山登山健行」商業營利性活動所有。參加者不須有登山經驗，也不需背糧食睡袋。）
- 08:00 乙線編號 69 號電塔指標。過後有鋼架木橋。
- 08:09 輸電鐵塔。可看到塔羅灣溪對岸的馬海僕富士山。
- 08:15 甲線編號 41 號電塔指標。此為長稜，路旁為二葉松、柳杉混生森林景觀，林下杜鵑盛開在九月。
- 08:17 輸電鐵塔，由此上去為富士見駐在所遺址。遺址在稜線上，其基地呈長梯形，周圍有下駁坎和夯土牆。在此測量拍照。
- 08:45 出發。不久經過一個山坳，見斑鳩成群。
- 08:55 小木橋。
- 09:00 連續二座木棧橋，路上排水不佳。摩托車及搬運車輪轍深陷。
- 09:05 小木橋。
- 09:12 木棧橋。
- 09:13 小木橋。

- 09:17 景緻優美的二葉松林，過後開始出現鐵杉。
- 09:20 第三座吊橋，在此等候搬運車過橋。
- 09:25 出發。
- 09:30 福雲宮，此為台電工作人員所興建的土地廟。土地公原本安置在天池保線所，民國 75 年保線所失火焚毀，民國 81 年在雲海保線所旁建廟。
- 09:31 雲海保線所，原為日治時代尾上駐在所，保線所幾經修繕，但仍可看到許多日本建築的殘留部分。保線所後方山洞為駐在所的武器彈藥庫，現被當作倉庫使用。
- 09:43 出發。
- 09:50 乙線編號 79 號電塔指標。此地二葉松森林林相優美，因日照充足，林下野花盛開。因此處為平緩長稜，懷疑舊尾上駐在所遺址在這附近。沿越嶺道右邊小徑往下找尋。找了 15 分鐘不得要領。
- 10:05 回到能高越嶺道上。
- 10:15 疑似舊尾上駐在所遺址，往越嶺道右邊小徑向下找尋。找了 15 分鐘不得要領。此路段因曾經發生森林火災，路旁山坡上有許多枯木矗立，形成有名的「白木林」景觀。
- 10:30 出發。
- 10:42 第四座吊橋。
- 10:45 走右下叉路。
- 10:47 大崩坡。自山頂至溪底全部崩壞，此為很久以來的崩地，目前已呈穩定狀態，看似可怕，其實相當安全（摩托車可通行）。
- 11:05 新崩溪溝，正在新造鋼架橋中。石萬木追上來說：舊尾上駐在所在新崩地前方約 100 公尺處。他剛剛下去已找到。
- 11:10 回到舊尾上駐在所上方。看右下方都是芒草覆蓋，若非石萬木曾經看過疊石，實在很難猜到下面有駐在所。
- 11:25 舊尾上駐在所遺址，基地為 24X12.5 公尺的長方形。後方有疊石駁坎，東側有圍牆，前方有下駁坎疊石。此駐所在霧社事件時被泰雅族原住民焚毀。後來重建於現址。原本能高越嶺道在駐在所下方，後來改道。基地測高 2,320M。
- 11:32 回到越嶺道上繼續前行。
- 11:33 乙線編號 80 號電塔指標。新造鋼架橋處。
- 11:40 出發。
- 11:50 乙線編號 81 號電塔。此為小突稜，展望良好。
- 11:55 甲線編號 57-1 號電塔指標，景緻優美，在此午餐。
- 12:20 乙線編號 87 號電塔。之後為 GPS 基點。
- 12:23 松林，越嶺道左邊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木炭窯。高 1.5 公尺、直徑 2.1 公尺，內部均為砌石，出入口門楣還在。放下背包，上去四處找尋松原駐在所遺址，未有任何發現。

- 12:42 出發。
- 12:47 路左有電話線(編號 344 號),右方箭竹林內有夯土炭窯,高 0.6 公尺、直徑 2.5 公尺,測量後回到剛才 GPS 基點處再次找尋松原駐在所遺址。果然在基點後方芒草叢中發現遺址。松原駐在所遺址共有三層,其上有駁坎、疊石平台、武器彈藥庫。
- 13:15 出發。
- 13:22 剛才放背包的箭竹林炭窯。
- 13:27 被鋸開的大倒木。
- 13:30 水源,休息。
- 13:38 出發。
- 13:45 大鐵杉林,鐵杉巨木林立,在霧中如國畫般優美。
- 14:02 路右方有一棵台灣五葉松。
- 14:25 鋼架木橋,有小瀑布,過後路面排水不佳。
- 14:50 突稜上,可以看到天池山莊。
- 15:30 能高第一吊橋,吊橋兩頭均有梅花草盛開。過後有小瀑布。
- 15:50 能高第二吊橋,能高瀑布,在此拍照休息 5 分鐘。
- 16:00 天池山莊。原為能高駐在所遺址,後來成為台電天池保線所,本來是一棟漂亮的檜木造日式房屋,內有榻榻米房間、浴室,可容納近百人,日治時代稱之為「能高檜木御殿」。直到民國 75 年被燒燬前,一直是登山者最稱道的高山豪華宿所。目前重建為天池山莊,約可容納 60 人,由林務局管理。有廚房、瓦斯爐,並有柴油發電機,晚上可供電。因廁所水管漏水亂噴,許多人在廁所外方便,造成髒亂。據山莊管理員李正一說,在農曆年或連續假日,山莊常常湧入 2、300 人,普通周末連休,大約有 4、50 人,以昨天為例,共有 70 人在此過夜。山莊無法容納時就紮營在前面廣場。
- 9/16
- 05:45 天池山莊出發。天晴,但露水很重。
- 06:00 稜上可展望南華山全貌。
- 06:40 天池,在此觀察地形,找尋日治時代避難小屋遺址。泰雅族原住民稱此地為 Squayan,意思為道路交叉點。
- 06:50 在天池之南發現小木屋遺址,約一坪大,內有檜木柱殘段、一片厚檜木板 80X50X3cM,日治時代的藥酒瓶。
- 07:00 出發。有三重市登山會十餘人在路旁紮營,他們是自松雪樓出發登奇萊連峰後,準備今日循能高越嶺道西段下山。
- 07:30 叉路,向東上中央山脈主稜。
- 07:50 稜頂,在此可向東展望到聯帶山鞍部,也就是舊能高越嶺道最高點,拍照及觀察地形。

- 08:00 出發，一路上採食玉山懸鉤子。
- 08:50 到達越嶺點，日治時代設有紀念標，標示州廳界及海拔高度 3,307M。目前也有一支塑膠界標。拍照及觀察地形。
向東可看到太平洋，以及整個木瓜溪流域，向南可展望能高連峰，由於天氣良好，甚至可看到玉山連峰。越嶺點南方有一小山頭，曾有失事飛機墜落於此，一般稱為 3260 高地。在此停留 15 分鐘。
- 09:05 出發。
- 09:40 卡羅樓山南側，原有避難小屋及簡易地圖，目前地圖已損毀，小屋已無遺跡。
在此稍事休息並觀察地形，前方即為卡羅樓山東面的大斷崖，雄偉壯觀。
- 09:45 由此循獵徑東下。
- 09:50 Lahanau 石洞小溪源頭，有日治時代建物遺跡，檜木柱、檜木板等，由於此地並無平坦地可供建屋，猜測是由上方隨小溪土石崩落到此。續沿溪右岸直下。
- 10:30 在溪邊接上能高越嶺舊道，原路線由小溪左岸下來，因其上方崩壞，所以剛才改走獵徑。
- 10:36 石洞獵寮，在此午餐。
- 10:50 出發，能高越嶺舊道沿稜向東南方向走，
- 11:25 路上小圓山頂，發現日治時代舊屋遺跡，有 2 根檜木柱，其上都有樺孔，應是聯帶山駐在所遺址。
- 11:40 稜線上小山頭。能高越嶺舊道沿等高線左繞。
- 12:30 路上有浮築橋，長 60 公尺、寬 1.2 公尺，通過一個凹地，兩邊都有路肩石、砌石下駁坎。路基平均高度 0.6 公尺。測高 2,850M。
- 12:50 巨大鐵杉林內，野生動物很多，飛鼠從樹洞中頻頻探頭。
- 13:00 能高越嶺舊道鑿石壁而開，路寬 0.8 公尺，路況良好。之後路寬多在 1.5 公尺以上，沿等高線轉向東北，路況良好。
- 13:30 放下背包，沿稜直下查看森中駐在所遺址。測高 2,700M。
- 13:45 路上有多棵紅檜巨木，最大一棵約需 20 人合抱，可列為神木。2,680M。
- 13:50 森中駐在所遺址，基地呈長方形，24X15 公尺，後方砌石駁坎長 19 公尺，高 1.5 公尺。左側削平石壁長 5 公尺，石壁下有水泥灶 2 個。駐在所遺址上有許多半朽的檜木柱，並有日治時代白鶴清酒、櫻花啤酒及醬油瓶多個。其中白鶴清酒瓶還有盜製包裹軟木的瓶塞。（據事後詢問老人家得知，當時白鶴清酒算是高級品，非一般日本警察收入所能負擔。）此地測高 2,450M。
- 14:40 回到能高越嶺舊道上。一路都是沿等高線開鑿的寬平道路，但是有不少倒木，有的樹幹直徑超過 5 公尺，翻越非常困難。
- 15:45 道路寬平處休息。之後仍是一樣，大部分路況良好，但遇有崩坍或倒木時則密生咬人貓，行進困難。

- 16:40 道路寬平處休息。
- 17:30 道路寬平處紮營，無水，利用水瓶內少許水煮一點熱湯當晚餐。
- 9/17
- 05:30 因無水，未吃早餐，天亮即出發。路況非常好，左邊山壁下有排水溝，路面寬度達 1.8 公尺，石萬木戲稱可開發財車。
- 06:00 過山崩處，滾下之石塊如巴士般大小。過後休息。測高 2,330M。
- 06:10 出發。
- 06:45 過崩地，高繞時發現日治時代電話線桿。測高 2,310M。
- 07:00 回到能高越嶺舊道。沿途神木級檜木很多。
- 07:25 路左上方 5 公尺處有平台及疊石駁坎。疑為朝日駐在所遺址。放下背包上去查看，找到一個有「辰」浮雕日治時代的酒瓶。
- 07:30 過一小溪溝，兩旁有疊石橋墩寬 2 公尺、高 1.6 公尺。原有木橋長 12 公尺、寬 1 公尺，現已朽斷，一半還跨在橋墩上。朽橋密生「雞肉菇」，在此取水摘菇煮早餐，順便四處尋找遺跡。
- 07:35 在距離木橋 50 公尺處，發現真正的朝日駐在所遺址！基地長 31 公尺、寬 24 公尺，面向東方。原本應是一棟面積上百坪的大檜木屋。目前屋舍已崩塌，但地面上全是檜木柱及檜木板覆蓋。駐在所遺址上到處都是完整附盜瓶塞的白鶴清酒酒瓶及櫻花啤酒瓶。在基地東南側，推測是庭院處，發現排列整齊，倒插的酒瓶作為花台。清理出一列共 27 個酒瓶（或更多，因埋入太深不易挖出），其原貌應是一個正方形，總共超過 100 個酒瓶。可以想見當時盛況。
- 09:10 早餐過後出發。
- 09:20 有木橋長 10 公尺，形制與剛才所見略同。橋已半朽但未斷，勉強可走。過橋後道路清晰。
- 09:40 山溝，路崩毀不明，後退回到能高越嶺舊道上，循東向小支稜下去，不久接上能高越嶺舊道。推測能高越嶺舊道是以之字形下降的。
- 10:00 沿能高越嶺舊道而走，道路不斷以之字形下降，有如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路面寬平，又像可開發財車。
- 10:20 休息，測高 2,150M。之後，道路繼續以之字形下降。
- 11:00 休息，測高 2,040M。道路繼續以之字形下降。
- 11:30 休息，測高 1,850M。查看地圖，如繼續沿此路下去，必定下抵天長壩蓄水庫上游，將無法下山。此地發現獵路，應是花蓮地區泰雅族原住民獵區。
- 12:00 沿獵路順稜直下，路上處處有陷阱。螞蝗也很多，證明此地野生動物非常多。
- 12:10 過山溝有水。在此休息捉螞蝗，測高 1,640M。此後獵路急降。
- 13:50 下抵台電奇萊壩施工道路 13.6K 處，測高 1,425M，路邊有一間廢棄工

寮。此處剛好是在天長橋西南方過隧道後約 500 公尺處，附近都是陡直的石灰岩峭壁。幸虧尋得獵路下山，否則必定身陷山中絕境。

在此取水煮午餐，順便讓連日辛苦的雙腳稍事休息。

15:20 出發，往奇萊山莊方向前進。

15:35 奇萊山莊（即台電木瓜溪發電計畫各水壩的維修中心）。台電職員楊國治在現場。

放下背包，訪談楊先生。得知能高越嶺道東段天長斷崖還可通行，由供電處負責維修。在天長隧道落磐的二年多內，施工補給都是走天長斷崖的能高越嶺道。自從天長隧道修復後，能高越嶺道靠近奇萊山莊處又被芒草堵塞。原有的奇萊保線所（即日治時代的奇萊駐在所）在施工道路下方約 200 公尺處，不久前被拆除了。

16:00 原想在山莊過夜，但高枝文等三人希望繼續趕路。

17:30 施工道路盡頭，20K。（原本道路繼續延伸至檜溪壩、林溪壩，但因前方五甲崩山隧道落磐嚴重無法修復，今車道道此為止）休息 10 分鐘，決定繼續走。

17:40 出發，沿台電新開的保線路走，路寬 1 公尺，以之字形緩慢上升以翻越五甲崩山。路況良好。雖然天色昏暗，不久就要使用頭燈照明，仍能行走。

18:45 在路上寬平處紮營。無水，見天氣良好未搭帳棚，半夜下小雨。

9/18

05:35 天亮即出發，因無水，未吃早餐。

06:00 五甲崩山稜頂，展望崩山形勢。幾乎從稜線到溪底全面崩毀。原有的能高越嶺道路基已蕩然無存。

06:10 出發。

06:25 乙線 120 號鐵塔山頂，因地形關係，道路有點崎嶇。

06:35 山頂小鞍部，測高 2,000M。在鞍部旁石縫內發現一瓶水。五人分喝，總算稍解自昨晚以來的乾渴。之後，翻過稜線小徑快速下坡。部分路段有繩索可拉。

06:50 下到能高越嶺道。測高 1,850M。放下背包，前去查看道路崩毀情況。約 100 公尺處即為五甲崩山大斷崖處，看情形未來將繼續崩落，台電的臨時保線路可能需一改再改。

07:00 沿能高越嶺道向天池方向走，步道寬平好走。

07:50 小水源，有水管可接水。在此暢飲山泉。之後，之字路緩緩上坡。

08:00 路旁紅葉繽紛，在此可展望太平洋，風景既秀麗又壯麗。

08:05 開始下雨。路上遇到 7 個保線所員工，休假下山。

09:00 檜奇吊橋，在吊橋前看到 2 隻帝雉，在霧中啄食嫩芽。之後，在路上撿到 3 個獼猴桃，可能是松鼠或台灣獼猴咬下的。其中一個很甜。

- 09:25 檜林保線所，原本是日治時代的東能高駐在所。因中秋節休假，保線所內空無一人。在此生火煮早餐。標高 2,109M。
- 11:30 出發。
- 12:10 下檜林吊橋頭，此橋二十幾年前已斷一直未修復。高繞，過碎石溪谷。
- 12:35 在溪谷碎石坡上休息，展望風景，並聽高枝文解說泰雅族各族群獵區的分界。
- 13:25 上檜林吊橋，看到 2 隻帝雉（或藍腹鷓）的雛鳥。測高 2,470M。之後一路之字形路上坡。
- 14:45 能高主山登山口，測高 2,680M。三年前 921 地震前準備要建避難小屋的建材，堆滿路上，包含 2 輛搬運車，破壞景觀至極。
- 14:55 縣界，2,680M。風雨大作，勉強砍草後找到日治時代所立的三個紀念碑碑座。原本三個紀念碑，一個紀念當年在颱風天勉力送信而殉職的原住民 Awui Watan，另二個是紀念殉職日本警察。民國六十年代還在，不知何時被何人惡意破壞。
- 15:15 離開縣界。往天池山莊走。
- 15:50 鐵橋、瀑布、崖壁上密生玉山懸鉤子。
- 16:00 天池山莊。過夜。
- 9/19
- 07:40 天池山莊出發。
- 07:55 能高吊橋。
- 09:10 松原駐在所遺址。
- 09:25 溪溝新建橋處。
- 09:35 大崩坍。
- 09:50 吊橋、白木林。
- 10:05 雲海保線所。休息。
- 10:30 出發。
- 11:10 富士見駐在所遺址。
- 11:35 第二吊橋。
- 11:40 第一吊橋。
- 11:45 登山口。
- 11:48 屯原駐在所遺址。上去查看，芒草及荆棘密生。經砍除部份芒草後，發現整列下駁坎及一個用水泥填縫的石灶。因植生過密，無法繪出完整基地。
- 12:30 出發往霧社。
- 13:00 霧社，招待同行三位泰雅族原住民嚮導及其親友午餐。
- 14:50 駕車回台北。
- 19:00 回抵新店。

第七次田野調查

調查概要：清流訪問泰雅族原住民耆老，有關霧社事件遺族的生活狀況。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鄧相揚

行動日期：92.2.12

06:30 新店出發。

10:30 埔里，訪問研究霧社事件多年的民間學者鄧相揚。鄧先生為客家人，祖先原本定居於石岡平埔巴宰葛哈布人地界。高祖父時代隨巴宰族移民，由台中石岡經東勢繼續南下入埔里盆地定居。當時埔里盆地已有洪雅族占居，巴宰族只能住在盆地周圍與泰雅族交界的緩衝地帶。

細問鄧先生許多霧社事件相關軼事。

14:00 埔里訪問邱建堂先生。邱先生為霧社事件赫哥社族人後代，事件後被遷移至川中島（今清流社區），目前在霧社仁愛鄉農會擔任總幹事。

15:00 埔里出發，往仁愛鄉互助村清流。

15:40 清流社區（川中島），訪問邱建堂的父親 **Walis Dakun**（漢名邱長治，72歲）霧社事件後遷移至川中島次年出生。訪談族人心聲，以及霧社事件後族人的生活。

17:00 餘生之碑原址，目前鄉公所建一噴水池及紀念館（尚未完工）。

17:30 離開清流。

21:40 回到新店。

第八次田野調查

調查概要：能高越嶺道沿線的史蹟地複查，奇萊南峰、能高北峰（南華山）登山路線調查。能高越嶺道東段乙線保線路調查。

參加人員：楊南郡、王素娥、經建會張景森副主委、營建署陳光雄副署長、林務局林浩貞科長、翁儷芯，南投林管處林義雄處長、張金瑟主任及員工。

行動日期：92.3.1~3.3

3/1

台北搭火車往台中，抵台中後因發生阿里山火車失控事件，楊秋霖組長臨時退出，轉往阿里山處理事故。其餘隊員續往南投仁愛鄉，夜宿廬山溫泉，天廬飯店。

3/2

- 06:30 飯店出發。搭林務局公務車往屯原。
- 07:25 屯原，發現陳副署長未上車，部分隊員先行，部分隊員在此等後陳副署長。
- 07:52 陳副署長到達，出發。
- 07:55 第1座吊橋。
- 08:00 第2座吊橋。
- 08:12 鋼架木橋。路上遇自行車隊準備騎車上天池山莊。遇另一隊下山隊伍，共42人，為台電總管理處登山隊，該隊夜宿雲海保線所，由此上山登奇萊南峰及能高北峰，再返回雲海過夜。
- 08:25 甲線41號電塔路標。
- 08:26 富士見駐在所遺址。與林科長、翁儷芯一起上去查看遺址現狀。
- 08:45 富士見出發。
- 08:48 路左有2尺見方石穴及人工砌石。
- 08:50 溪溝小木橋。
- 08:52 溪溝小木橋，旁有五葉松。
- 09:10 甲線44號、乙線75號指標。
- 09:12 第3座吊橋。
- 09:18 福雲宮（台電土地廟）。天上有大冠鷲盤旋。
- 09:19 雲海保線所，在此休息並查看日治時代尾上駐在所的舊跡。
- 09:30 雲海出發。
- 09:42 白木林。
- 09:47 第4座吊橋。
- 10:15 舊尾上駐在所遺址。
- 10:35 乙線87號指標。
- 10:37 松原駐在所遺址，上去查看。

- 10:40 路旁有圓形石砌木炭窯遺跡，高 1.5 公尺，內徑 2.1 公尺。
- 10:55 小水源，午餐。
- 11:35 出發。能高越嶺道穿過優美的鐵杉林。
- 12:10 鋼架木橋。
- 12:50 休息，吃水果。
- 13:10 第 5 座吊橋。
- 13:15 鋼架木橋，有小瀑布。
- 13:17 第 6 座吊橋，觀看能高瀑布，久旱未雨，瀑布水量稀少。
- 13:25 天池山莊。
- 13:35 天池山莊出發，往奇萊南峰。
- 14:20 天池，久旱未雨，池水完全乾涸。在池邊南岸找到日治時代天池小屋遺址，除了前次發現的檜木板之外，還有夯土牆。
- 15:00 天池出發。
- 15:10 奇萊南峰叉路口，先向左上東稜，
- 15:25 稜線上，觀察上回走能高越嶺舊道所經過的地形。
- 15:32 下山。
- 15:37 奇萊南峰叉路口。
- 15:41 小溪谷，久旱無水。過溪谷後直上，路上遇正在上山的林科長、翁儷芯及已完成奇萊南峰登頂，正下山的張副主委與天池山莊管理員李正一。
- 16:00 稜線上。
- 16:15 奇萊南峰山頂。標高 3,357M，二等三角點 1496 號。
- 16:25 下山。
- 16:45 小溪谷。
- 16:52 南峰叉路口。
- 17:00 天池。此時狂風大作，幾乎無法站立行走。
- 17:25 天池山莊。

3/3

- 06:00 天池山莊出發，選擇先上天池再往南登能高北峰的路線。
- 06:45 天池，在此拍合照。
- 06:55 天池出發。往東南上稜。
- 07:00 稜上休息，看風景。
- 07:05 出發。
- 07:40 能高北峰（南華山）頂，標高 3182M，三等三角點 5942 號。
在此拍照，李正一燒開水泡咖啡，隊員邊看風景邊喝咖啡。
- 08:15 出發，沿南稜下山。
- 09:00 能高鞍部。在此拍照，前往觀看光被八表碑，整理裝備等。南投林管處部份隊員在此折返。

- 09:30 出發，沿台電乙線保線路（便道）往東以之字路直下。（原能高越嶺道因台電正在重修上檜林橋而無法通行）
- 11:20 保線路便道下抵能高越嶺道。
- 11:40 檜林保線所，此為日治時代東能高駐在所，目前是台電東部供電處 2 個有人看守的保線所之一（另一個為磐石保線所）。在此訪問保線所看守員古明生（Laon，56 歲，布農族原住民），訪談主要內容如下：
1. 乙線 137 號鐵塔再上去約 200 公尺處，有寬約 1 公尺的日本路。
 2. 民國 60 年能高越嶺道過五甲崩山的路段還很好。
 3. 民國 63 年起，五甲崩山開始小型崩坍，之後，越崩越厲害，目前已從山頂崩到溪底。
 4. 台電的能高保線路也隨著崩坍不斷改道，目前的改道路線不知道何時會因山崩而再次改變。
 5. 經過檜林的登山隊都是從天池向東下山的。前二天，即 228 假日，由此下山的隊伍約有 7、80 人。
 6. 台電除了重修上檜林吊橋外，也要重建已斷了 30 年的下檜林吊橋。
- 13:00 在檜林保線所午餐後出發。
- 13:40 能高越嶺道五甲崩山改道岔路口，在此等候其他隊員。
- 14:30 全員到齊，由此走保線路便道上稜。約 150 公尺落差的之字上坡路。
- 15:15 稜線上。
- 15:25 休息，等候張副主委前來，觀看中央山脈奇萊連峰橫列。
- 15:30 出發。
- 15:45 五甲崩山頂端，等候張副主委前來，觀察崩坍狀況。
- 16:00 出發。
- 16:15 台電施工道路盡頭，林務局花蓮林管處陳處長等人攜帶水果飲料在此迎接。
- 17:30 全員到齊，搭林務局公務車出發。
- 19:00 花蓮晚餐。
- 20:30 搭機返台北。

參考文獻

日文文獻

1. 《台灣蕃人事情》，伊能嘉矩，1902
2. 《蕃族調查報告書》共 8 冊，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1913-1921
3.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共 8 冊，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1915-1920
4. 《太魯閣蕃事情》，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編，1914
5. 《南湖大山方面調查事項》，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編，1914
6. 《台灣蕃族志》，森丑之助，1917
7. 《台灣蕃社戶口一覽》，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18
8. 《理蕃誌稿》，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1918-1938
9. 《台灣祕話》，粹本誠一，1928
10.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子之藏，1935
11. 《蕃地調查書》，台灣總督府編，1930
12. 《霧社蕃騷擾事件調查復命書》，日本拓務省管理局長生駒高常，1930
13. 《霧社事件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密件（禁止部外流通），1930
14. 《高砂族授產年報》，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36-1941
15. 《高砂族調查書》共 6 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6-1938
16. 《台灣的蕃族研究》，鈴木作太郎，1932
17. 〈能高越〉，收入於《台灣の山林》雜誌〔台灣國立公園專輯〕，市村毅，1936
18. 《台灣山岳》雜誌，台灣山岳會，1927-1934
19. 《台灣山岳彙報》雜誌，台灣山岳會，1929-1938
20. 《理蕃の友》雜誌，理蕃の友社，1932-1939
21. 《國立公園：大タロコ》，花蓮港大タロコ國立公園協會編，1939
22. 《能高郡管內概況》，能高郡役所編，1939
23. 〈台灣山岳參考圖表〉，台灣山岳會小林武男編，1940
24. 《合歡越え》，宮村間彌，1940
25. 《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1942
26. 《台灣蕃地地形圖》，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測繪，1910-1918
27. 《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24
28.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1929-1938
29. 《五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台灣總督府，1938
30. 〈討伐軍隊行動經過一覽圖〉，太魯閣蕃討伐部隊製圖，1914
31. 《東台灣展望》，毛利之俊，1933
32. 〈台灣花蓮港、埔里間の水準測量に就て〉，收入於《地學雜誌》，
陸地測量部三角科編
33. 〈日本帝國主義の台灣山地支配〉，小島麗逸，1979

34. 《證言霧社事件——台灣山地人の抗日蜂起》，アウイヘツハ原作，
許介麟解說、編著，1985
35. 《台灣・霧社に生きる》，柳本通彦，1996
36. 《台灣旅行寫真館》（霧社事件 70 週年紀念專輯），アジア旅行研究會編，2001

中文文獻

1. 《台電十年》，台電十年編纂委員會編，1957
2. 〈東西橫貫公路籌建經過〉，收入於《台灣省公路局踏勘報告》，
台灣省公路局，1959
3. 《台灣山岳》會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1951~1971
4. 《中華山岳》會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1972~2003
5. 《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移與拓展》，廖守臣，1984
6. 《台灣電力發展史——台灣電業百週年紀念特刊》，台灣電力公司，1989
7. 〈南投縣山地行政及原住民保留地概況〉，收入於《南投文獻》，蘇振綱，1996
8. 《白石傳說——泰雅族發源探勘手記》，台大登山社，1997
9.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林炳炎，1997
10. 《霧社事件》，鄧相揚，1998
11.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美國陸軍航測圖，聯勤測量處複製發行 1952-1955
12. 《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聯勤測量署，1938
13. 《五萬分之一台灣地理人文全圖》，上河文化，2002

【附錄】

里程換算表

公 里	公 尺	華 里	日 里	日 町	日 間
1	1000	1.736	0.255	9.167	550.03
0.001	1	0.001736	0.000255	0.0092	0.55
0.576	576	1	0.147	5.28	316.8
3.927	3927	6.818	1	36	2160
0.109	109.09	0.189	0.0278	1	60
0.001818	1.818	0.003	0.00046	0.016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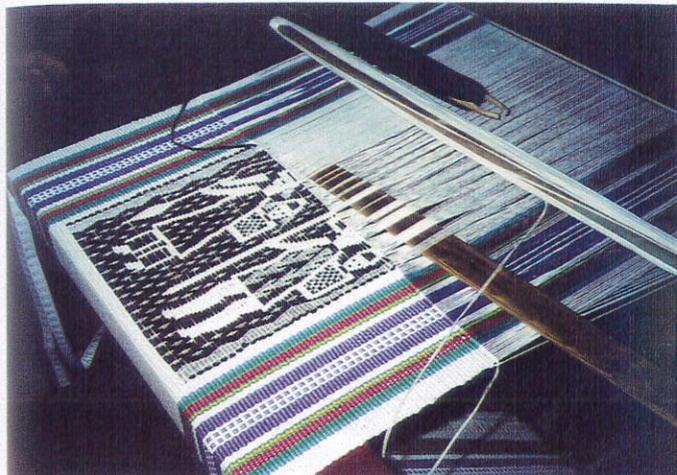
華制 1里=180丈=1800尺

日制 1里=36町=2,160間=12,960尺

1台尺=1日尺=0.30303公尺

1華尺=0.32公尺

楊南郡製作



春陽部落的泰雅傳統織布技藝。



春陽派出所與國小是從前排灣駐在所與教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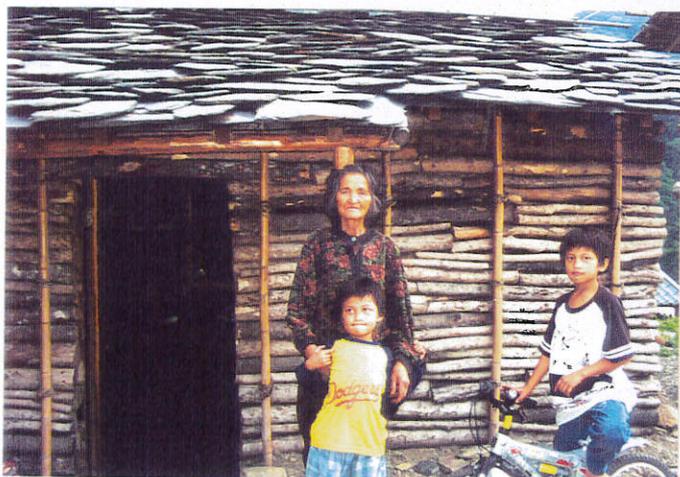
霧社事件抗日部落馬赫坡社遺址。



霧社事件抗日首領莫那魯道故居遺址。



廬山部落（博阿倫社遺址、富士社）。



泰雅族賽德克亞瑟族傳統的住屋。



右上方芒草叢中為屯原駐在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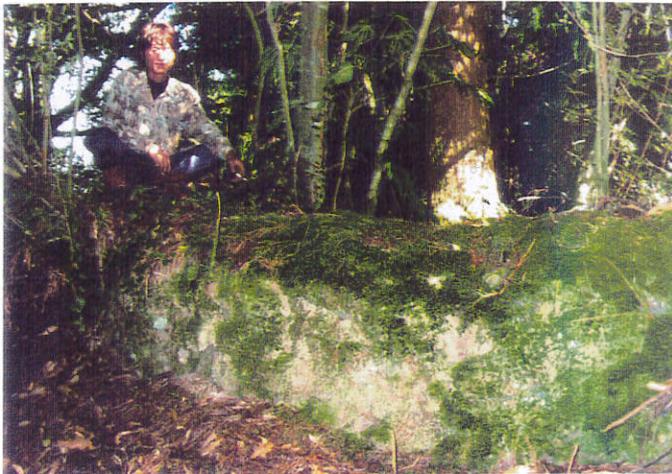
屯原駐在所遺址的灶與地基。



從能高越嶺道上看到的馬海雲富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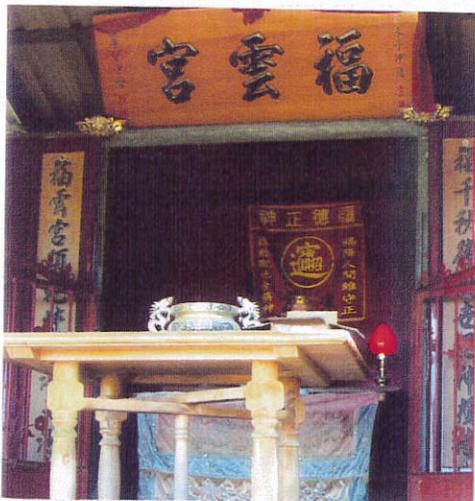
富士見駐在所遺址在左方樹林中。



富士見駐在所的夯土圍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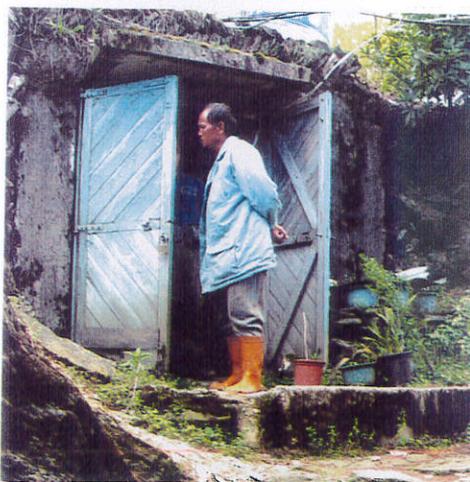
越嶺腳踏車隊從屯原騎到天池山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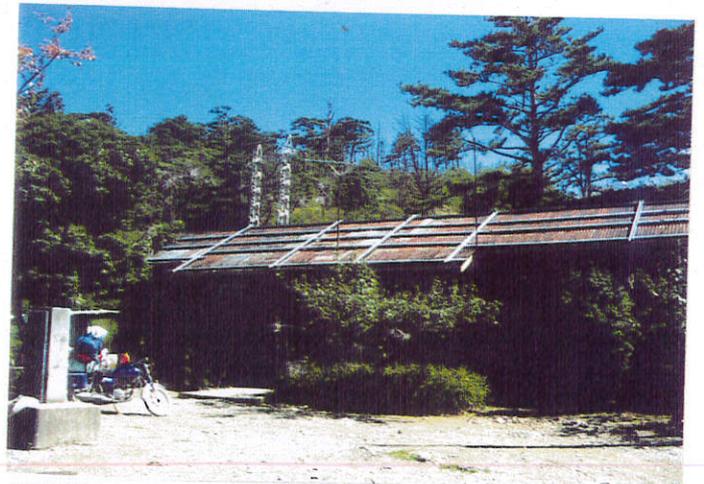
福雲宮是台電維修工人的精神撫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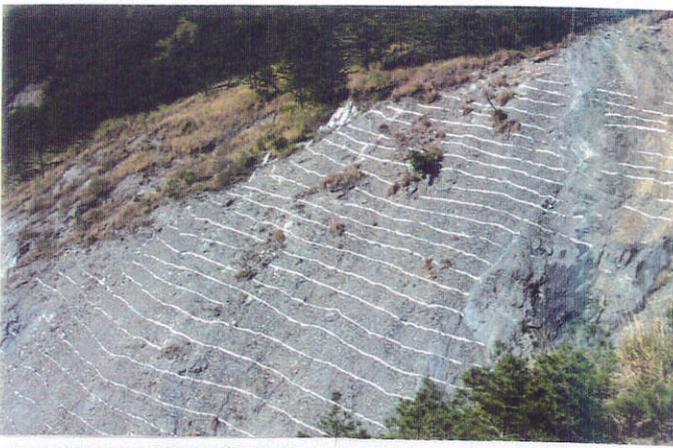
雲海保線所前廣場視野開闊。



尾上駐在所山洞內的武器彈藥庫。



尾上駐在所成為現在的雲海保線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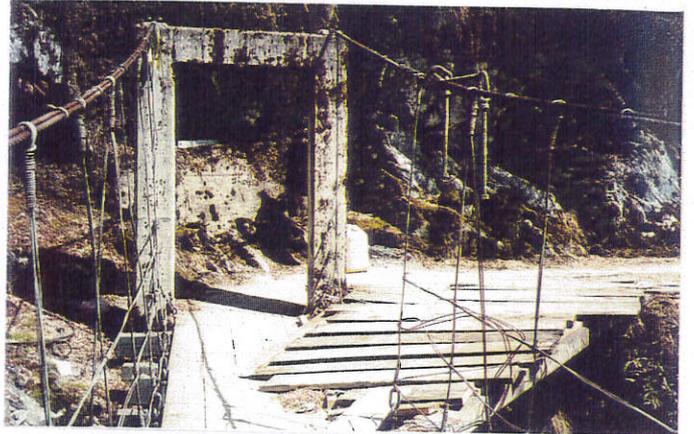
雲海保線所東邊的崩坡固定。



雲海保線所東邊崩坡看似危險，其實可騎機車。



吊橋與白木林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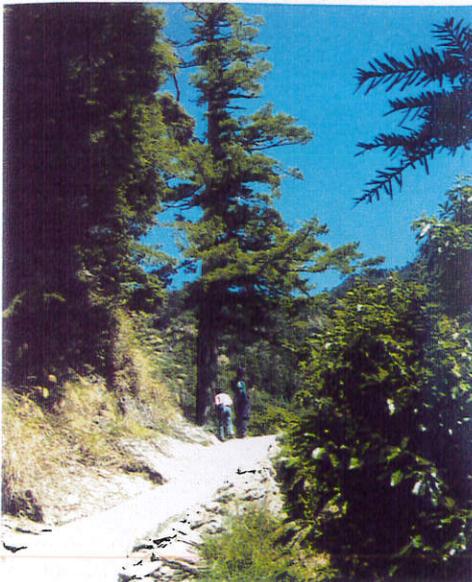
為方便搬重車通行而改造的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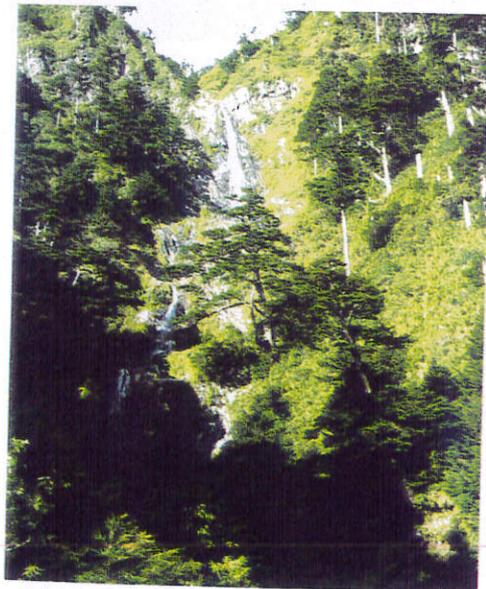
能高越嶺道旁高山野花盛開，此為台灣繡線菊。



松原駐在所遺址的屋基。



舖上混凝土的步道，走起來又熱又硬。



總落差 200 公尺，分成三段的能高瀑布。



能高天池。



秋天能高越嶺道旁的玉山懸鉤子果實。



從稜線上展望能高越嶺舊道所經的地形。



能高越嶺舊道南望能高主山（右後）與能高南峰（左後）。



能高越嶺舊道北看卡羅樓山東面斷崖。



能高越嶺舊道的木橋、橋墩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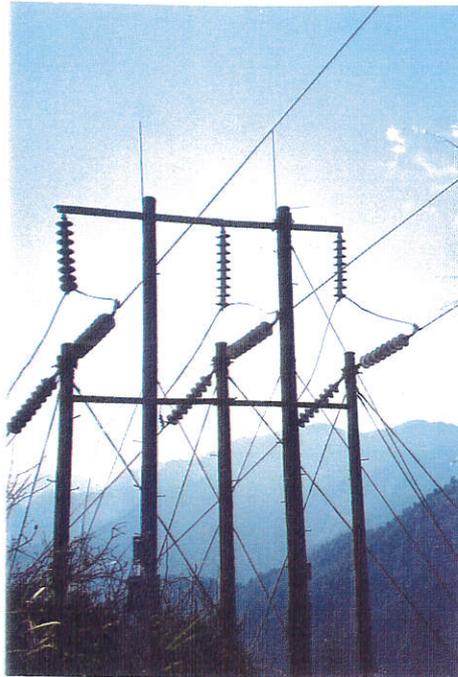
朝日驛在所留有上百個酒瓶，此為有磁瓶塞的清酒瓶。



朝日驛在所遺址，被倒地的檜木柱覆蓋。



能高越嶺舊道通過斷崖。



能高鞍部附近還可看到早期的木桿高壓電塔



立於能高鞍部的「光被八表」碑。



積雪期間辛苦工作的台電維修人員。(台電提供)



冬季的能高鞍部。(台電提供)



從能高天池攀登能高北峰。(後方是能高南峰)



能高鞍部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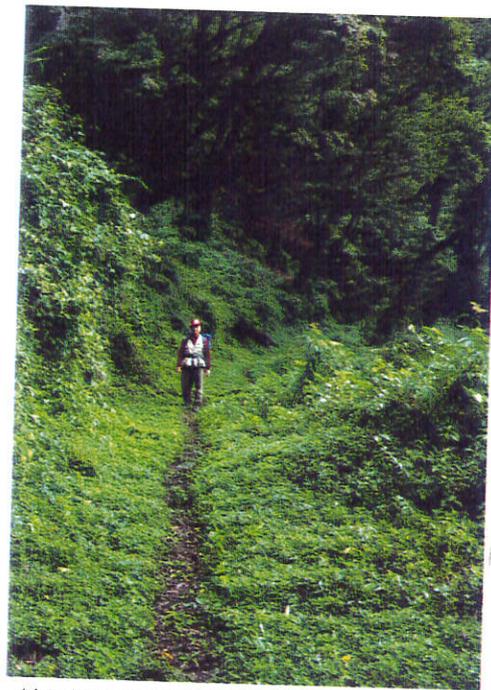
東能高駐在所成為現在的檜林保線所。



五甲崩山稜線上展望奇萊連峰。



檜林保線所西邊的能高越嶺道。



檜林保線所東邊的能高越嶺道。



久無人行走的柴田溪吊橋，目前狀況還不錯。



能高越嶺道通過著名的天長斷崖。



建於民國 66 年的台電磐石保線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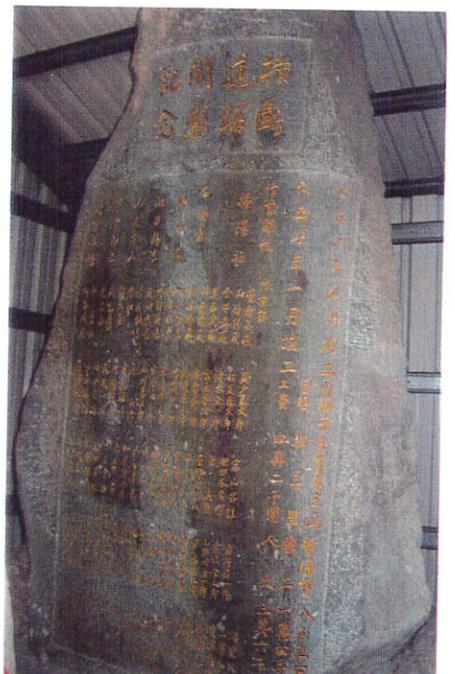
能高越嶺道東段的西寧寺，日治時代能高健行必先參拜。



不動明王，護佑能高越嶺道的路基安定。



西寧寺供奉地藏王，撫慰艱難路殉職英靈與旅人安全。



西寧寺前，日治時代所立的橫嶺道路開鑿紀念碑。



銅門墘的泰雅老婦，是殉職漢差 Awui Watan 的孫女。



著名的銅門刀，斬釘截鐵俐落無比。